

黄龄：不怕野蛮生长 / 00 后同人圈太太的入圈独白 / 赛博时代词人唐映枫 / 那多的现实犯罪写作

新生活的引领者

城市画报 CITY ZINE

荒野过家家 OUTDOOR LIFE

12 种“露营+”新玩法
一人一车一帐篷环游中国
逃跑计划登山开 Live
划桨板进深山过夜
跟着动漫去露营
.....



2020 8 mm

434





图 张大鹏

重启自然

现代都市青年，流行起一个词，叫“隐性治愈”。做着平时相似的事情，外人察觉不到异常，但自我在其中慢慢地发泄情绪。

因疫情，很多人感觉身心被困，渴望投身大自然，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渺无人烟的荒野反倒变成让人心安的归宿地。重拾帐篷、背包、睡袋，甚至划起桨板，向荒野出发。

隐藏在荒野之旅背后的，是不是一种“隐性治愈”？

不为人知的，不露声色的，默默地，释放自我，舒缓情绪。

我曾经在加拿大露营旅行，那里的营地都非常健全完备，要提前预约，不然常常爆满。与其说是露营，倒不如说是与自然建立亲密的联系。湖泊、山脉和森林就是成人和小孩最好的游乐园。这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而并不是旅行。

重新恢复与自然的联结，重新刷新对自然的思考，重新启动自然主义生活，是这个暑假最迫切的生活重修课。

桂松

主管、主办单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编辑出版：广东城市画报社有限公司
经营机构：广东南方媒体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主编：杨凡

副主编：桂梅

副总经理：李慧芷 张君会

内容中心

总监 / 席郁兰

采编部 / 夏偲婉 卢绍聪 赖琳琳

EMAIL: editors@cityzine.cn

新媒体部 / 杨逸 温钰怡 倪仕轩 潘心怡 区明坚

EMAIL: newmedia@cityzine.cn

设计部

设计总监 / 梁海平

设计 / 钟远超 温秀霞 孔韵彤

EMAIL: design@cityzine.cn

整合营销事业部

广告总监 / 黄钊

刘淑雯 刘文琳

EMAIL: ads@cityzine.cn

品牌拓展事业部

品牌总监 / 薛凯剑

陈卉欣 梁倩茵

EMAIL: branding@cityzine.cn

发行部

贾冠军

电话: (020) 87363016

EMAIL: circu@cityzine.cn

行政部

行政总监 / 连婷

林卫球

电话: (020) 87372926

传真: (020) 87372926

EMAIL: admin@cityzine.cn

社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27楼
(510601)

国内总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信箱

国外代号：M252

国内代号：46-7

发行范围：国内外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44-1472/Z

网上购买请到淘宝店：

<http://shop33415346.taobao.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4000566



NO 434 2020.08

封面摄影 杨天祥 插画 Eve-3L

2020年第8期出版日期：2020年8月1日

下一期出版日期：2020年9月1日

印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定价：人民币18元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刘祥武

如发现本刊印刷或装订质量上有问题请直接
向印刷厂反映。



淘宝商店



订阅号

what's INSIDE 目录

016

封面专题

荒野过家家



疫情过后，人们恢复了有限度的外出活动，假期想游玩的心情自然也按捺不住。想逃离城市的枯燥生活，却又不想去人挤人的旅游热点，许多人开始重拾起那颗亲近自然的心，启程前往人迹稀少的山海湖边，扎营生活几天。

当下流行的露营不再只是徒步户外旅行的“附属品”，还是一次出行的核心与目的——专注露营体验，回归自然本身，享受其中。它不一定要搬运大量装备和生活用品到野外，所谓“野奢”，奢侈在于时间，而不是装备。当越来越多普通人带上帐篷走向山野时，露营变得不止“户外”。来自各个领域的参与者开启露营生活的同时，也将音乐、动漫、烹饪等跨界元素融入其中，出现了一种更加丰富、有别于传统的“新露营”。

018 一个人，一顶帐篷，露营环游中国

026 回到自然，像孩子一样“野”起来

034 露营，不一定为美景，但渴望在路上遇到你！

042 划桨板进深山扎营

050 奇葩露营

056 露营新手指南

060 “奢”在时间——漫谈当下新露营

002

刊首语·重启自然

006

心水

010

据点

013

专栏·庆山

爱的本质

014

水手日记

快乐小岛：既不 care 钱，也不赶时间

062

达人

酷女孩黄龄：

不怕野蛮生长，只怕白活一场

066

报道

带过 35 个网红后，
经纪人张运气选择离场

070

我爱我家

当家作主，是独立的第一步

076

生活方式

宿舍里的水生王国

080

新青年·Tim

30000 米的高空和 3 万元的账面

084

想象

美国东北森林中的黑色童话

094

读来读往

那多，20 年写作小叙

098

外面

在纳米比亚荒漠开启上帝视角

106

读来读往

一位 00 后同人圈太太入圈 7 年后的独白

109

专栏·庄小哥

酒后拨号，谁能为你的冲动买单？

110

资讯

112

填字游戏 & 数独

杨天祥正露营环游中国，这是他在青海腾格里沙漠的露营地。



图 杨天祥
插画 Eve-3L

《THE PLANT》：边缘与危机

《The Plant》是一本有关植物的杂志，除了以简单、个性化和舒适的方式介绍植物外，还会以特定植物为主题进行专刊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插画家、设计师、音乐家、作家，与读者分享他们对植物的感知和经验。通过这些热爱植物的创意人士的作品，为植物爱好者提供一个全新的绿色视角。最新发行的第十五期，没有特定的植物，但是给处于生活转变的我们一个思考指南。

Alasdair McLellan看到圣诞节后被遗弃在路边的云杉，思考我们与给人希望、力量的植物之间的关系。Zoë Ghertner的花园，呈现植物果实腐烂、枝叶败落的，不愿被人分享的一面。画廊艺术总监Hans Ulrich Obrist采访了Formafantasma工作室的设计师组合Andrea Trimarchi和Simon Farresin，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在伦敦Serpentine画廊的展览“Cambio”中所探索的木材。他们围绕木材与气候、生态和经济危机的主题讨论贯穿于整个采访。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巴黎摄影师Brigitte Lacombe拍摄的纽约中央公园和伦敦摄影师Tom Johnson镜头下的里约热内卢。正如杂志前言写道“世界被打断了，许多确定性也随之被打断，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但是这场疫情正在改变我们曾经认识的世界。”今天我们只能在网上看“Cambio”，而中央公园建了一个临时医院，我们需要知道所处的边缘和危机，需要知道我们未来要前进的道路，一起从这些艺术家身上寻找灵感和方向吧。

(文 Bo)



01



02

03



04



05



06

01.杂志封面，由Tom Johnson拍摄。02.Alasdair McLellan拍摄的圣诞树。03.Zoë Ghertner衰败的花园。04.Camille Henrot的插画作品，展示了我们所面临的气候危机。05.Brigitte Lacombe拍摄的纽约中央公园的树木。06.伦敦蛇形画廊艺术总监Hans Ulrich Obrist (中)、设计师Andrea Trimarchi (左)和设计师Simon Farresin (右)。



01 音乐: Bob Dylan 《Rough and Rowdy Ways》 这是79岁的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首张原创专辑,用令人叹服的歌词和越来越醇和的布鲁斯,表明他依然是那个不会让人感到舒适的抗议歌手。

04 电影: 《体操A级丑闻》奈飞纪录片,再次聚焦美国体操队性侵丑闻,从两个调查记者的视角追踪了整个事件的成因、历史及后续。

07 书: 《老鼠什么都知道》主角是两只喜欢谈论别人和自己生活的话痨老鼠,房东也会偶尔出现。漫画常常呈现出重复或静止的画面,在两只老鼠的对话和房东自说自话中,流露出生活的哲学。

02 音乐: Jessie Ware 《What's Your Pleasure?》英国流行女伶Jessie Ware用一整张复古迪斯科舞曲赢得了一大片专业乐评的喝彩,强烈的1980年代舞厅气息从每一首妖娆的律动中喷涌而出,让人深陷时间霓虹之中,倍感舒适。

05 电影: 《默片解说员》导演周防正行用看似热闹、实则悲伤的场面,再现了默片及默片弁士(无声电影解说员)最后的辉煌。

08 书: 《一切随缘》日本演员树木希林在面对面疾病、家庭、爱情、工作时领悟到的生活哲学。她拒绝物欲,不留恋糟糕的婚姻,不在乎容貌,拿出面对生活的凛然,活出了独一无二的人生。

03 音乐: 张蔷《我是张蔷》与其说这是中国初代迪斯科女王张蔷的首张英文创作专辑,不如说是重庆电音组合调肆钓贰的首张专辑,张蔷更像是客串女声,在充满极简主义风格的电音节拍中呢喃哼唱, Chill Out, 极度舒适。

06 电影: 《翻译疑云》畅销书终集的绝密手稿从防守严密的宿舍中流出,谁是泄密者?法国人对文学的热爱都要溢出银幕了。

09 书: 《菲利普·迪克传》科幻大师迪克的妻子安妮通过大量书稿、访谈、书信,展现了迪克的写作生涯与感情世界,还原作品中场景和人物原型,揭露天才作家最为真实、美好、可怕的一面。

(文 风子 萧涵 愈夏)

挪威冰川下的“五角形”山小屋

在挪威西部Luster的小高原上，有一所Tungestølen高原小屋，游人在此能俯瞰美丽的Jostedal冰川。一个多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冰川徒步旅行者的主要目的地，但在2011年圣诞节，它被一场风暴摧毁了。在挪威国家登山协会地方分支机构Luster Turlag的委托下，挪威建筑设计事务所Snøhetta重新设计了新的“小屋”，并于最近完成了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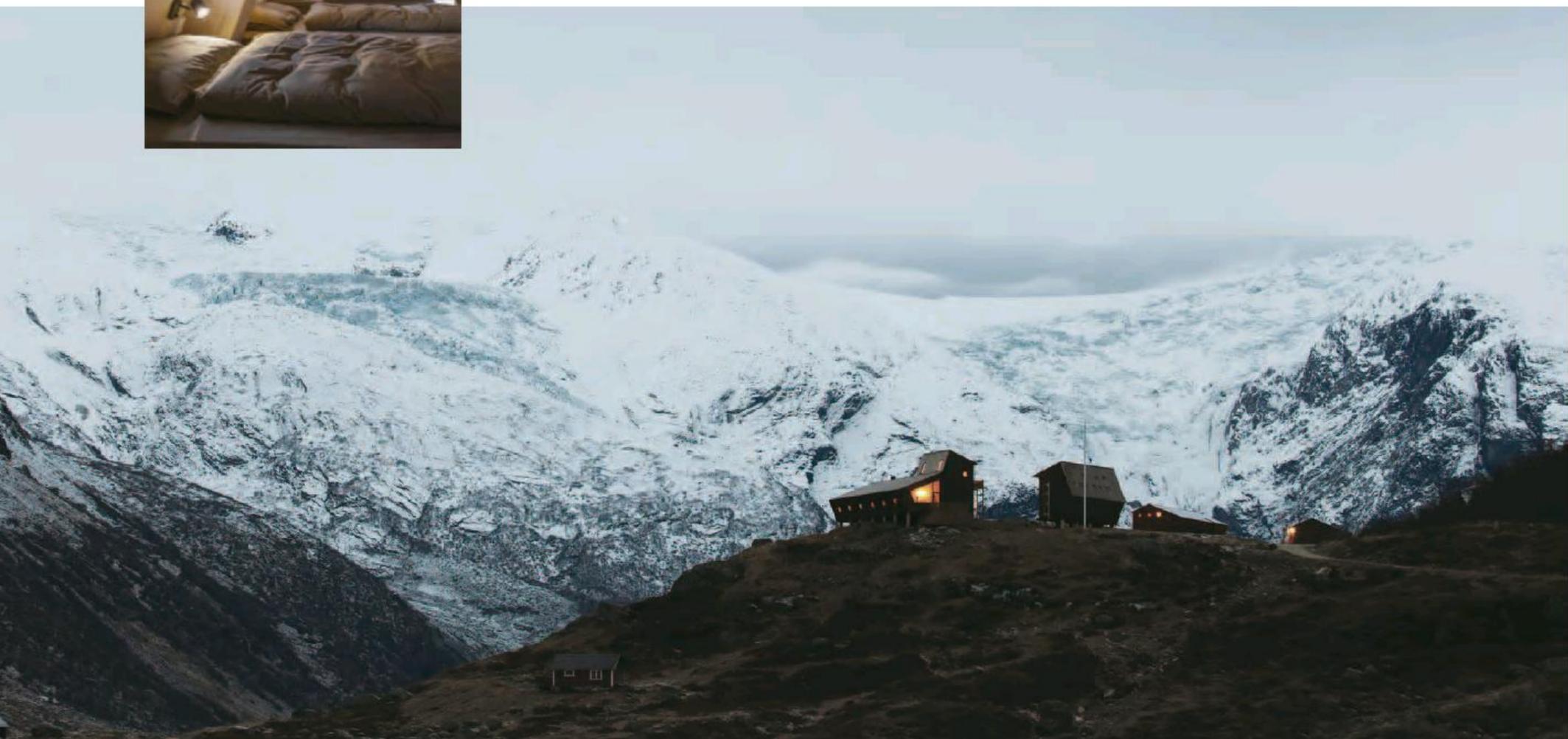
考虑到原有Tungestølen小木屋遭到了完全的破坏，Snøhetta设计了一座由九个五边形小屋组成的建筑群，建筑采用胶合木框架建成，表面覆盖有了正交胶合木和矿石松木，散发着浓厚的自然气息。小屋外墙呈喙状，以减缓来自谷底的强风对建筑的影响。内部采用了特别的结构，通过有一定角度的全景窗户将冰川山脉的景色带入屋内，为空间增添了景观视野和光线，让游人能在此冥想歇息。

主屋迎宾区的层高4.6米，营造了一个宽敞的社交空间，并摆放了宽敞的木质餐桌供游人就餐，透过偌大的落地窗户，人们能将冰川美景一览无遗。其它建筑为客房旅舍，能容纳30名旅者停留入住，包括一间宿舍以及两间私人客房。



01
02
03
04

1.五角形的建筑外观。2.面对着冰川就餐，别有一番风味。3.温馨的旅舍住宿区。4.屹立在高原山的Tungestølen小屋与Jostedal冰川。





01 云扇吊灯 由中国设计师朱妍璐设计，她在圆玻璃灯罩体上均匀散布了60根“扇叶”，呈现出团扇般的完美球体。该系列有三种款式选择，“铜金白玉”采用雾砂玻璃灯罩，光线如皎洁的明月一般。

04 叼塑料袋的大狐狸 创作“大黄鸭”的艺术家霍夫曼的新作Bospolder Fox出现在荷兰街头。狐狸是在清理垃圾吗？作品有着无限种解读，艺术家想以此引起人们对城市、自然、动物的思考。

07 车票戒指 日本设计师辻尾一平推出一种新的车票设计方案。将车票两端切出开口，使其能卷起扣合，成为可戴在手指上的“车票戒指”，便于乘客确认目的地，也避免了车票丢失的发生。

02 画面音响 VOID 由中国台湾成功大学学生许宣智等人设计，装置的光影画面会随音乐流转。当使用者轻抚圆框上下滑动调整音量时，光影还会前移后退，有着不一般的视听体验。

05 混凝土开关 来自匈牙利的Sekhina工作室开发出一系列混凝土电源开关及插座。混凝土与塑料同属绝缘材料、不易燃烧，且能隐藏于清水混凝土的墙面之中，让开关不再突兀。

08 口罩绳 来自日本的PHINGERIN推出口罩配件Mask Cable。使用它，就餐等场合口罩能自然地垂挂在脖子上，没有丝毫的存在感。绳子由聚氨酯材质制作，不会缠成一团，便于收纳携带。

03 相片清理APP 手机内存要满了，相册肯定是重点的清理对象。Gemini Photos能让删照片这件事变得简单，它把高度相似的照片归类，并选出最好的一张，以便使用者删除重复的照片。

06 自带包装的面饼 英国雷文斯本大学学生Holly Grounds开发出一种可食用薄膜，能取代方便面的包装。它热封后能防止食材变质，食用时直接连包装带面水煮熟即可，简单方便。

09 圆柱椅 受健身房压腿机的启发，西班牙设计工作室MUT设计出椅子Roll。它由钢管、两个作为座位和靠背的圆柱垫组成。反过来坐，把手搭在靠背上有着另一种随性的舒适。

(文卢绍聪 邹露 林可依)



广州 GUANGZHOU

一场洗涤身心的艺术之旅

花都木莲庄酒店 花都区山前大道迎湖街1号

光影交错中音乐响起，灵动的舞者在楼梯间、房间里、庭院中舒展肢体，幽然香味伴随着沉浸式的音乐，空间因此具有了动态的表现力……差旅途中的午后，站在木莲庄大堂的多媒体艺术装置面前，欣赏 203Y 剧场创造的沉浸式现代舞，停留一日的旅居时光如沐春风。

“于浮世喧嚣间，觅一处静心之所”。木莲庄的由来，源于设计师被盆栽意境所触动，延伸出城市 CBD 中“都

市微缩山庄”的概念。木莲庄将个性化、艺术化场景融入酒店体验中，让商务出行者即使身处繁华的都市核心也能获得诗意休憩。

无论在葱郁草地中的帐篷式酒店房间里，抑或是绿树掩映下私密宁静的居停空间，都能细品自然的魅力。在酒店内还能观赏多种艺术作品，让出行者洗去疲惫、沉淀自我。（文 路西）

1.木莲庄新鲜打造的临泉居庭院野奢帐篷房。2.帐篷里就是一个舒适的向阳房间。3.木莲庄酒店集团正在从1.0“都市微缩山庄”迈向2.0“艺术旅居平台”。4.现代舞勾勒出来的屏风在大堂静静迎客。



拉萨 LHASA

在拉萨，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拉萨瑞吉度假酒店 城关区江苏路 22 号

落地拉萨，间接车的“藏漂”小张，第一次看到布达拉宫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说，“回家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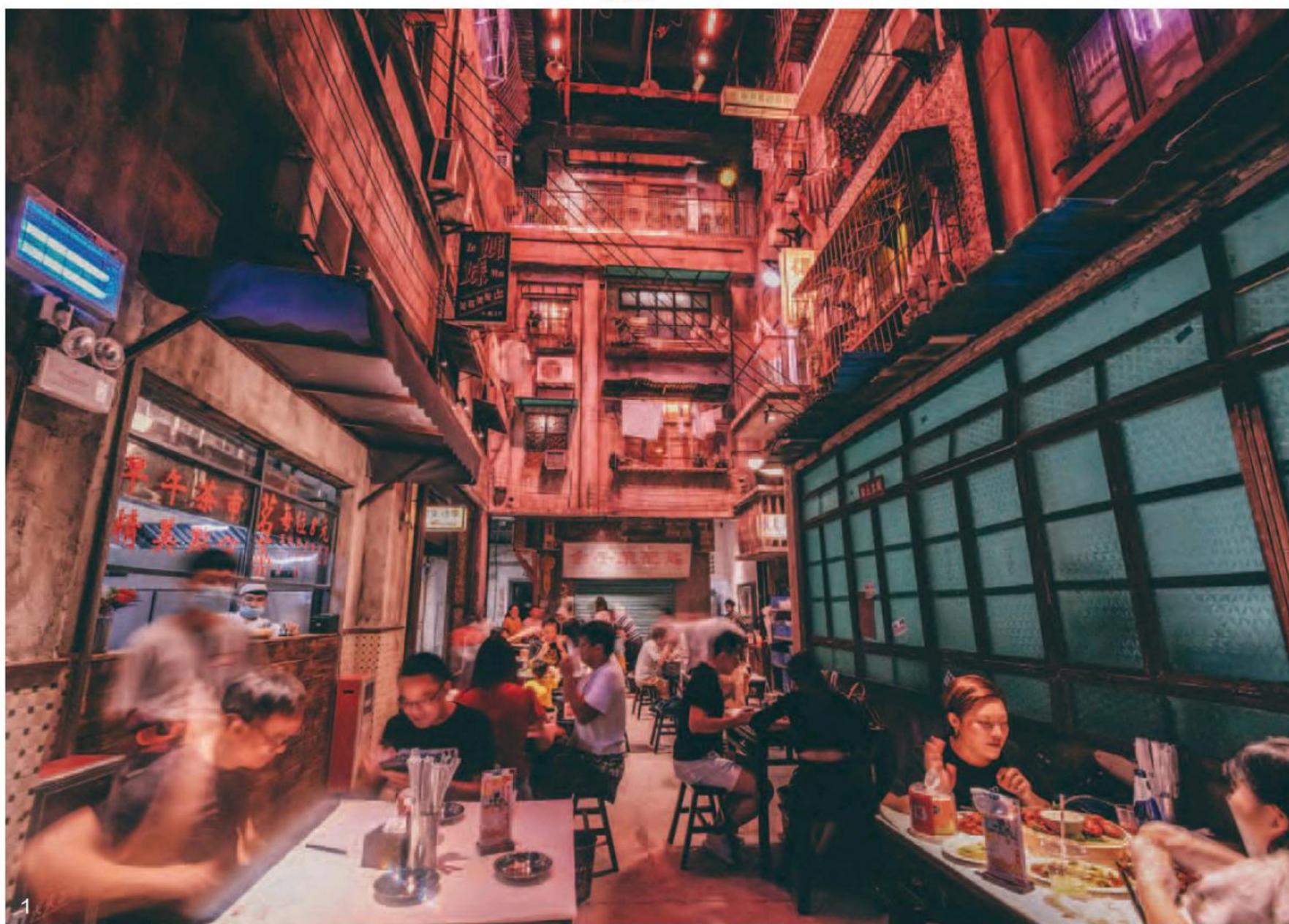
进入瑞吉酒店大门，绕过白度母身后的整墙屏风，就是四根赭红色门柱——这风格撷取于色拉寺主殿的设计。再往前走是一整面玻璃幕墙，正对布达拉宫，夜晚闪着光，仿佛在说“欢迎回家”。

酒店坐落在藏式大院中，多栋藏式外观的建筑分布

其中。这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堂两侧硕大的玻璃幕墙背后的佛像，它们只有轮廓，没有具体的面容，在此祈求大众安康、世界和平。

作为一家国际奢华品牌酒店，瑞吉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旅者带来舒适的体验。除了普通客房外，出行者还能选择面朝布达拉宫的布宫景套房、带户外庭院的日喀则套房等多种宽敞客房及私人别墅。（文 路西）

1.酒店坐落在藏式大院里，与不远处的布达拉宫遥相呼应。2.全日自助餐厅提供的藏式点心。3.酒店最具特色的黄金泳池吸引众多住客参观打卡。4.无脸佛是藏式佛教传统，祈求大众安康。



广州 GUANGZHOU

在 CBD 回到 80 年代

超级文和友(广州太古汇店) 天河区天河东路 75 号

最近广州天河 CBD 里冒出了一座“老城”，远远望去就能被玻璃幕墙和旧居民楼的粗犷感所吸引。人声鼎沸的排档圆桌，错落有致的门户招牌，亲切的卷闸门和磨石扶梯，这里是超级文和友。

这里所带来的迷幻体验不仅于此，延续了长沙食物特色的同时，超级文和友还搜罗了散布在广州老城的传统粤味小吃，像阿婆牛杂、陈添记鱼皮、恩宁刘福记云吞面、

炒螺明等，省去了许多在马路上东寻西觅的奔走。不少店铺还原了八九十年代时的面貌，无论是踏入一览还是酒足饭饱后离开，都能切身感受到迷幻都市风带来的不真实感。

为了让这些美味聚集在此，文和友花费了 2 年的时间让这些美食老字号免租金进驻。与此同时，他们还拍摄了一部 52 集纪录片《街头大厨》，让食客了解这些广州美味背后的匠人故事。（文 佑冬）

1.在这里让人仿佛置身于上世纪80年代的繁华夜市之中。2.沿着磨石扶梯往上走，继续探索觅食之旅。3.围坐在折叠桌上喝着啤酒吃小龙虾，市井气十足。4.目前有25家像阿婆牛杂、沙湾奶牛皇后等广州市井美食进驻超级文和友。

爱的本质



庆山专栏

白瓷罐盛上清水，供养桃花三两枝。唯愿无事常相见。

性和食物一样。

人在年轻时通常需要吃很多食物，并且渴望尝试各种滋味。吃是带来乐趣与存在感的很重要的方式。逐渐变老之后，新陈代谢变慢，体能变差，吃得多会容易消化不良，而且很多食物开始不适合吃。就开始吃得少。有些还开始斋戒，洁净身心。

通常人越是压力大、心力不足，越喜欢吃东西。能量充足时，不吃东西也很舒服。食物是很好的麻醉和安慰品。在一个人能清楚自觉地控制饮食的时候，说明他处于平衡状态，也比较健康。但若人在疲惫、抑郁的时候反而会暴饮暴食。

性也是如此。

一个人如果从年少到年老，一直都很关心吃，热衷于吃，并且把吃东西当作人生最重要的满足与享乐，则是心智不能开发。但不管如何，少年壮年时的确应该吃饱。吃些好的食物。底子好，得到了饱足，才较有可能慢慢转向无欲。最终，基本欲望应该慢慢爬阶梯，转化成高级意识。而不是始终被之所困。

古代印度人正经地研究过情欲之事，但“爱经”的描写方式，颇似神俯瞰人间。想起以前道家老师说，其实现代的男人们很多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性爱艺术，却热衷欲望。就像爱打架的人，其实根本不会打架，却最爱找人打架。而且喜欢找不同的人打架。这就是自不量力。也是损伤自己与他人。

痴迷于权力、赚钱、情人标本数量、物质虚荣的人，也许是缺乏情感滋润。男性尤其如此。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去爱与被爱。情感是一种享受，体验情感而最终得到自由与解脱，则是至高享受。大多数人忽略鲜活而自然的身心能量。也从未想过它的转化之道。只是因为匮乏而饥不择食，或贪婪过度。如果得不到，就以需要其他的不同方式来替代。最典型的是物质主义与娱乐至上。

那天看是枝裕和的电影《比海还深》，老奶奶说，很多人都未曾有过这样的爱，比海还深的爱。但也许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才这样苟且地活着。不及时地去爱别人，没有活在当下。这是不对的。

这个时代，达成任何欲望过于迅速。人们却更加生疏于爱与被爱。这是一种奇怪的轨道。实现的方式越来越快捷，情感的知觉却越来越粗糙与迟钝。通常，人处理情感的方式也变为快捷而廉价的消费模式。

人与人之间，缺少内在磨合与整合的过程，而更注重外在、外表、形式与条件，缺乏容纳、理解、怜悯、耐心、温存、善待……这些最基本的人性要素。情感因此无法建立有效生长的模式。一切过于快速、功利。同时也是肤浅的。

在精心修饰与伪装的肉身与面容背后，已失去美与天性的原始、单纯。也几乎都被贴上煽情、引诱的商业标签。任何原始情绪或情感，都可以被利用。人们失去品尝本性俱有的真正滋味的能力。那种无动机的、单纯、鲜活、自然的爱与性。如果有，它们也只是让人不安，且无法信任。

人们逐渐失去与本性的联结。而对被自己放弃的美与天性，采取轻蔑、嘲笑、讥讽、嗤之以鼻的态度。

按照通行的价值观，当下社会，男人需要有钱、有权力，女人需要保持年轻貌美，以此得到宠爱。这种价值观催生出一帮拜金而自私自利的女性。依赖和谄媚男性的物质供给，却不愿意付出责任、情感与精力去照顾家人，支持他人。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意思是女人生个孩子需要被感恩戴德。生孩子是女性天命，当然也可以自由地选择不生。但这并非交易筹码。

在一些公众号的毒鸡汤里，男女都是性别符号。如果女性又要当感情的巨婴，又要控制金钱，还能够对应怎么样的男性呢？当然也只能是爱钱、视女性为玩偶、感情浅薄的男性。

女性的独立，首先是意志独立，经济独立。而不是敌视、隔离、二元化地对待男性。男女之间应该互相分担、分工合作、把对方当人。身为女性，无论如何应该要有一份工作（或收入来源）。很多人进入全职家庭妇女队伍，不提升自我，自认为是牺牲，最后发现处境极为被动。在经济上全盘依靠对方是危险的，不但会剥夺自己的力量，还会发展出试图独占对方的感情、金钱等各种极端的念头。

这些并不符合人的本质之道。

对一个社会而言，有强大正能量的女性可以为家庭、他人带来很多支持与帮助。而负能量的女性只会带动男人的欲望、躁动，却令他们更加麻木不仁及爱无能。

就像在一本书中某古老瑜伽士说的，“有一些女人，贪财却无财，好色却无伴侣，娶她们为妻，没有半点好处”。

看到有人说，现代人与古人相比婚姻容易失败，是因为现代人在婚姻中注重爱情，而古人以道义和传统作为大目标。觉得有道理。能维持的婚姻，其实最后是以性情、修为、涵养来支撑的。

真正的情投意合才是关于忠贞的唯一承诺。共同进步、互相提升，即是承诺之体现。至于孩子，如果伴侣间有足够乐趣，没有孩子也不会无聊，有了孩子或许锦上添花，但前提是两个人成熟，懂得如何抚育与引导幼儿。如此孩子日后也能够对他人有益。女性的一生可以真实地恋爱、生育，活得像开花的草原。更有担当，也更丰足。

懂得了爱的人，或许可以与任何一个对方谈恋爱。他们有能力随时可以付出爱，对人平等。只是这种高级境界很少有人可以做到。

在人世没有爱极为荒凉。爱是珍贵的礼物。

人生最简单也最困难的一件事，也不过是你喜欢的人，也刚好喜欢你。想在一起的人，刚好可以在一起。如果不好好珍惜这样一个人，那就是活该了。👊



参加完Panigiri后我们来到海滩游泳。

快乐小岛： 既不 care 钱，也不赶时间



01 | $\frac{02}{03}$ 01 伊卡利亚岛的孩子。02 在Panigiri跳舞的女孩。03 快到伊卡利亚岛的时候，船上的日出。



尔尼

导演、撰稿人和摄影师，现居法国巴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七大洋上航行。代表作纪录长片《如果你启程前往伊萨卡》，文集《我有一切的美妙》。社交媒体 @ 尔尼 ERNI。

航海时，我常常拜访一些普通旅客不曾到访的地方，而这里，让我一次又一次不断航海再返回——后来还成为我在地中海上的家，它就是位于爱琴海东南部，南斯拉夫泽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伊卡利亚。

伊卡利亚海岛有一座纪念碑，基石上刻着一句话：“一个人掉下来，千万个人飞上去。”源自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住在一座迷楼，为了逃出迷宫，他用蜡粘合鹰的羽毛，终于飞了出去。飞出迷楼，是伊卡洛斯觉醒的开始。他摔下来，落入伊卡利亚岛。

这里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地方。问伊卡利亚的高寿岛民是怎么活到90岁以上的，他们通常会说是因为洁净的空气，食物与葡萄酒。

然而相比长寿，这里的居民更快乐，因为他们不会计较那么多。满街望过去，是那些年过半百，依然充满青春活力的老年人，在午夜的酒吧，20岁的年轻人与90岁的老奶奶一起跳舞，白发苍苍丝毫不影响他们去恋爱，享受生活，继续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一位百岁老太太耸耸肩告诉我，“我们只是忘记有死这么回事儿了。”

艾利修斯（Eliseos Fakaros）是我来伊卡利亚拍摄时的助理兼司机。他也是雅典中学的历史老师，他在伊卡利亚长大，祖祖辈辈都是伊卡利亚岛人，每年夏天，他都会回到伊卡利亚。

他指着爱琴海对面的邻岛萨默斯岛（Samos）说，“那个地方离这儿只有15公里，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那儿更发达，有不少高楼大厦、度假胜地和价值上百万欧元的房子。在那里，人们很在乎钱。在这儿，我们不在乎。在这里的许多节日上，人们集资买食物和酒。如果钱剩下了，就给需要的人。”

“为什么这里的人可以活这么长，因为我们只在乎真实的东西。”Eliseos告诉我。

“什么叫真实的东西？”

“你自己真正感觉的，而不是附炎趋势，人云亦云。”

一开始我还不明白，后来我就知道了，我坐出租车，司机一路和我聊天很开心，到了目的地，他邀请我喝咖啡，死活不收我一分钱，远远地对我说，欢迎来我们岛，然后开车离去；午夜的港口酒吧，我和船上的朋友们一起，老板也死活不愿意收我们酒钱，并不断邀请我们喝一杯。最后我们一起用自己的语言表演嘻哈，我站在台上随使用中文编了一段说唱：“这里的人为什么都不care钱？”

不爱钱这点让伊卡利亚的经济长年没进步，不过也没退步，希腊经济危机时，这里也没受到什么影响，反正就是“该干嘛干嘛，想赚就赚，别人管不到。”

有一天半夜，我突然醒来，想吃冰淇淋。看看时间大约凌晨4点，我们的船停泊在一个无名港口，估计那些小店肯定关门了。结果我跑出船舱，看见港口一副车水马龙的样子，便利店全部开着，我过去问，你们怎么开这么晚啊，老板回答，我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

我的朋友Nana在这里结婚，她告诉我，结婚当天，牧师迟到了三个小时。因为他和朋友喝酒聊天特别开心，忘了主持婚礼的大事。不过宾客也没有生气，他们不慌不忙地坐着聊天，没有一个人催促时间。牧师终于迟迟到来，大家都喝得微醺了，就这样高高兴兴地举办了婚礼。

后来，我在伊卡利亚创造出新的旅行方式——完全不看目的地，出门搭便车，上车就对人说，你们要去哪，我和你们一起去吧。没想到，交了满岛的朋友，有的人带我去看演出，有的人带我和他们的家人吃饭，有的人带我一起从长满仙人掌的悬崖峭壁边跳入大海。

最近，我又回到伊卡利亚，我想去Panigiri，打电话给Eliseos，让他来接我，看要多少钱。他说Panigiri是为了朋友聚会的节日，不是做生意，我带你一起去玩。

电话那头，我心里一阵暖流，也许这就是所谓真实的东西吧。

Panigiri，是一个古老神圣的节日，千年来在希腊岛屿的夏天被成百上千人一起庆祝。

演奏着小提琴，布朱克、曼多林单簧管和吉他的游吟诗人们，以及卷发和棕色皮肤的女唱师，他们弹奏着千百年来不断歌唱的史诗与历史，生活与叙事音乐。

我们一群朋友，有的搭车，有的坐卡车，有的徒步，从岛屿的四处赶来，在山林间相聚。山间挂着灯泡，头顶是松树与星星，桌子上摆满了葡萄酒、芝士、沙拉、羊肉。

舞蹈开始了，人们聚集在中心，手拉手，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任何人都可以退出，完全没有限制与边界，只需要你全情投入其中。伊卡利亚舞蹈的形状，是一个没有封闭的圆圈，就像生命的旅程，永远流动没有止息。

我和大家一起跳舞，所有人都全情投入，舞蹈如同涟漪，如果你允许，涟漪将不断深入触碰你的自我中心，这场古老盛大的宴会拥有了生命的脉搏。

月亮在山丘与森林中逐渐下沉，太阳的微光从海洋那头亮起。

我与朋友们紧紧拥抱着，走到悬崖靠海的地方，看着月亮和太阳在树林缝隙中慢慢地下降与上升。我们一行人，是三年前一起航海认识的好朋友，现在我们又相聚在这里，这个让人忘记死亡，忘记时间的岛屿。

我们并不说话，静静看着太阳升起来。悬崖旁边是一片墓地，阳光照进来，我们看见墓地里的玫瑰与雏菊，情侣们正在相拥接吻。

世界的一切似乎被这场盛宴连接起来了。

有的人用生命创造时间，有的人用时间创造生命。📍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大自然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美妙绝伦的。」疫情过后，人们恢复了有限度的外出活动，假期想游玩的心情自然也按捺不住。想逃离城市的枯燥生活，却又不想去人挤人的旅游热点，许多人开始重拾起那颗亲近自然的心，启程前往人迹稀少的山海湖边，扎营生活几天。

当下流行的露营不再只是徒步户外旅行的「附属品」，还是一次出行的核心与目的——专注露营体验，回归自然本身，享受其中。它不一定要搬运大量装备和生活用品到野外，所谓「野奢」，奢侈在于时间，而不是装备。

当越来越多普通人带上帐篷走向山野时，露营变得不止「户外」。来自各个领域的参与者开启露营生活的同时，也将音乐、动漫、烹饪等跨界元素融入其中，出现了一种更加丰富、有别于传统的「新露营」。（文卢绍聪）



OUTDOOR LIFE 荒野过家家





专题编辑 席郁兰 赖琳琳 卢绍聪

专题设计 梁海平

专题插画 Eve-3L

实习生 林可依 陈斐仪 邹露



杨天祥

31岁，前《中国国家地理》领队，Glamping lab 主理人，户外爱好者。目前生活工作于大理。

一个人，一顶帐篷，露营环游中国

文 席郁兰 图 受访者提供



因为疫情憋坏了，杨天祥突然决定要说走就走，一人一车一帐篷露营环游全国。旅程从今年5月突然开始，至今仍未结束。意外的是，时不时有人像《阿甘正传》一样，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与他同行。



杨天祥买过十几顶帐篷，单价从100元到10000元不等，踩过很多坑后，他认为，初玩者不必追求装备奢华，“够用就好”。



说走就走，也会怕怕的

尴尬，出发快10天了，杨天祥还没露上营。

去海边，海边一直下雨，去草原，路上遇到沙尘暴且车胎被扎了，这一趟还能好好的吗？作为一个前《中国国家地理》领队、如今的文旅开发从业者，杨天祥倒也不着急，在宁夏中卫黄河宿集的一个朋友的民宿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露营地——腾格里沙漠的一片绿洲。

朋友介绍了当地牧民带他进沙漠，去之前，他反复问牧民朋友：有没有大型动物？答案都是否定的。当牧民的车离去，他一个人坐在湖边，心里仍不免冒出沙漠野兽到绿洲喝水的可怕想象……但意外地，一沾枕头他就睡着了。

尽管做过领队，也走遍了全国所有省份，见过无数山川湖海、极致风光，这一次的“说走就走”仍然是杨天祥最不一样的一次。

这是一次只与自己有关的旅行，没有工作任务，不用照顾团队、照顾嘉宾、安排行程、不用背负很多人的安全，没有时间限制，路线限制。之所以选择露营，只是因为露营可以“很自由”，走走停停，随遇而安，不用赶往一个个订好的酒店——再加上最近这两年，在大理和一帮朋友经常周末短途露营，他

“败”了很多露营装备，1.95米高的大帐篷，一两千元的单人椅，荷兰锅、平底锅、瓦斯炉……一应俱全。

“因为疫情憋了好几个月之后，我终于开启了这趟一直想尝试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开始上路的时候还有点不适应，一个人，离开家，开车几千公里，大概从第三站后慢慢就变得很享受这种状态了。”杨天祥说。

令人沉醉的自然和闻讯而来的朋友

那个担心有野兽出没的晚上，杨天祥竟然睡得出奇的好。沙漠里白天风很大，但过了晚上七点，就渐渐地一点风也没有了，“篝火的烟都是直的，旁边只能听到鱼跳出水面的声音和时不时的鸟叫”。



露营活动——玩棒球。

手机没有信号，他就拍拍照，喝喝咖啡，或者坐在椅子上看夕阳一点点落下去，“也会思考刚刚过去的一段私事，我有没有伤害谁”。

三天一点也不漫长，尽管行为上会不自主地拿起手机，心里却一点也不难熬。第三天牧民司机来接他的时候，他正拿着纺纱面罩做鱼网准备捕鱼。

之后他还经历了很多个这样的三天。在青海湖，在翡翠湖，在呼伦贝尔……每一站景色都不一样，金黄色的沙漠，清澈湛蓝的湖边，每一层颜色都不同的盐湖，聚集了多种植被的草原森林过渡带……作为一个城市动物，“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人的感官会变得非常的敏锐，风声水声树木生、山川好像都不一样了”，在城市里不入眼的，都变成了观赏、感受的对象，人也变得很小很小。

许多人看到杨天祥更新的动态，都想求同行，留言：“应聘副驾、会摄影文案，吃得少”。出于安全、不想被打扰等原因，他拒绝了陌生人，但接受了老朋友的同行，还开玩笑说会不会像《阿甘正传》一样一直有人加入。在兰州，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开着房车从贵州赶来，与他汇合去青海湖露营，“多年未见，共同相处3天，他睡他的房车，我睡我的帐篷，想说话就说话，不说话也不尴尬”。

一人露营食谱

1

早餐 - 树莓酸奶煎吐司

2

晚餐 - 烟熏鸡胸肉

食材 鸡胸肉、复合香料(黑胡椒、白胡椒、丁香碎)、小番茄、土豆、玉米、柠檬、大蒜、黄油、盐、樱花木、锡纸

- 1 在鸡胸肉上用刀横向竖向轻轻划开，方便腌制入味。用盐、意式复合香料、黑胡椒，均匀涂抹到鸡胸肉表面，并充分按压，做个让它放松的 Massage。腌制 20 分钟。
- 2 铸铁锅预热 5 分钟。
- 3 在锅底铺上锡纸，放入适量的樱花木、烤架和腌制好的鸡胸肉。熏制 15 分钟。
- 4 把小番茄、玉米、土豆等辅菜入水煮熟。
- 5 热锅，加入黄油，放入熏制好的鸡胸肉和煮熟的辅菜，鸡胸肉两面各煎 15 秒。
- 6 切片、装盘。



01 | 02 01 和宠物一起在大自然醒来。02 山野烟熏鸡胸肉。03 自备瓦斯炉、荷兰锅，不落地生火，以免破坏自然。04 手套、喷枪、不锈钢壶，在野外不建议使用陶瓷或玻璃餐具，建议使用钛或者不锈钢餐具，轻巧耐用。

在青海省翡翠湖，另一位台湾的朋友也从深圳飞来与他同行，离开时他说：“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第一次长时间深入的交流”。杨天祥才意识到，这一切有多难得。三天之于一段环中国旅程，如同城市里一顿饭的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却深入许多。

到了呼伦贝尔，又有一位熟悉草原的摄影师来与他同行……

杨天祥完全没想到，自己的行动会这么有煽动性，能收获这样意外的体验：“我们认识的很多人，大家都有各自的家，见面要么谈工作，要么谈近况，然后又很久不见。古人说的‘同榻而寝’现在已经很难再有，这几天，我们一起煮吃的，欣赏美景，睡觉时互道一句晚安，已经是难得。”

他开始期待，下一个帐篷客人了。





观点

Glamping

(精致露营)与传统露营不存在鄙视链!

||

精致露营中的‘精致’不是装备多贵，我理解它是一种舒适。传统露营是其他户外活动中不得已的过夜方式，它并不舒适。精致露营把露营本身当作核心的户外体验，于是我们就希望帐篷更大一点、睡觉的时候有一个暖炉、有一把椅子而不是坐在石头上，不是啃馒头而是能有厨具和炉子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餐食……这都是 Glamping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价格有多高，品牌有多大牌。传统户外爱好者没有必要排斥它，玩 Glamping 也不必觉得自己高出一截，它们之间没有鄙视链，它们永远都在诠释的一件事情，就是对自然的渴望和需求，希望和自然产生交互、并在这个交互过程当中获得体验。我从前者到后者并不是改变或成长，只是多一个爱好。 ||



青海翡翠湖



云南玉龙雪山



青海腾格里沙漠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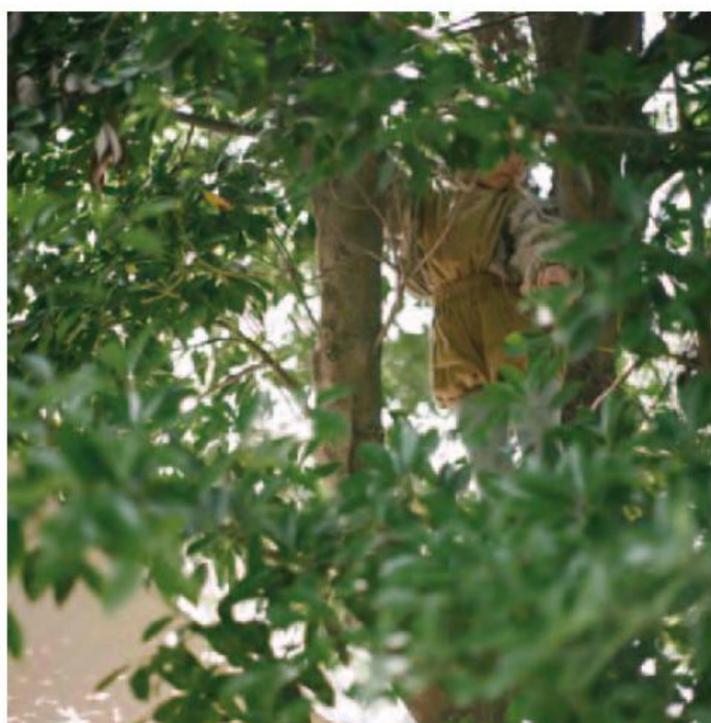


今年4月，弦子带着女儿胡桃在温州的三洋湿地日营。那天他们拖了一车装备出去，却没带卡司炉，只能吃自热火锅了。

回到自然，像孩子一样“野”起来

文 卢绍聪 图 受访者提供

孩子几年前还是一名买了帐篷却一次都没用、一直跟着朋友“蹭营”的小女生。而今，她已然成了一名露营老手，不仅领着两位好友、五个孩子去新发掘的地方露营，还拉上几拖车的厨具、装备。孩子最初开始露营的动力，其实是让孩子收获更多体验。可到头来，她发现更多是孩子带着她一起成长，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学习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自己好像也是一名没长大的孩子。



01 | 02
03 | 04

01 孩子们用着野外捡到的石头枝条玩耍，有一次爸爸和孩子们一起玩国王游戏，胡桃给扮演国王的爸爸戴上树叶眼罩，还逼他用树枝刷牙，然后用石头和野果做了顿国王的下午茶。02 不过夜的话，只带个天幕遮阳就足够了，大人摊在户外椅上聊天喝茶，孩子们在附近爬树游玩，大家很少会窝在帐篷里。03 正在爬树探险的胡桃。04 带上拖车，装备再多也可以轻松搬运。

“野”起来的不只有孩子

今年上半年，弦子一家因为疫情待在温州老家没有回北京。在家宅着慌的他们想到了一种能外出又能远离人群的方法——去郊野露营。在几个月时间里，他们走遍了周边的公园、农场、山林、溪水河边，回北京前弦子仍对楠溪江念念不忘，离开前又约上朋友特地去了一次。

那次露营完全源于一个冲动的念头，出发前一晚弦子突发奇想，“要抓紧每一个能去‘野’的时候，因为自己大概不会在温州待多久了”。于是她头脑一热立马发信息给两位朋友约明天去露营，地点只能是楠溪江，活动是划船游泳，“夏天最好的打开方式不就是去楠溪江游泳嘛”。面对着她的热情，朋友马上答应了邀约，可出发当天弦子却大跌眼镜，“没想到他们如此敷衍，自己有设备都不带，妈妈就带俩儿子来了”。

喊着要划船的弦子其实并没有船，集合前她还急急忙忙地跑到玩具市场买一艘，“这次很多东西都很即兴，反而是我觉得很美妙的一段回忆”。他们在溪边随意找了块人少的地，天气正好有几朵云，不晒也不下雨。已经是露营老手的他们三两下功夫就扎好天幕，孩子们也开始嚷嚷着要划船玩水。这时弦子的朋友才意识到自己没有给孩子带泳衣，她没多想就让孩子把上衣脱了，只穿着裤子下水，“那个画面特别野，特别原生态”。

没划几下船，孩子们的裤子全湿了，他们上岸把裤子脱了，挂在帐篷旁边的绳子上晾干。直到要回家了裤子还是湿的，他们只好穿着上衣，光着腿回家。时间久了，他们全然忘了自己没有穿裤子，弦子和朋友也一样，直到回家坐电梯时他们才意识到说了句：“妈妈，我们没穿裤子感觉怪怪的。”

露营时“野”起来的不只有孩子，还有弦子的丈夫，“日常他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天天宅在家里，但我发现到了野外，他内在的小孩也激发起来了”。



今年的露营更多是孩子们带着胡桃去露营，爸爸很少参与进来，“以前搭帐篷都会请爸爸们帮忙，从来都没有自己去尝试，现在自己搭自然就学到很多力学的原理和生活技能。越来越多东西都要自己做，在野外能学到很多东西”。

玩水那天，他早就对充气船虎视眈眈，天幕都没搭好，就已经跟朋友家的孩子商量，让人家在岸边先等一会，自己先在河里漂一下，回来下一趟就让人家玩，“我心里就想肯定没下一趟了，这就是个骗局”。后来看不过眼的弦子把他制止了，“如果真成了，那小男孩也太惨了”。

爸爸跟着孩子们下水“野”去了，妈妈们在岸边休息，在溪边打壶水煮茶，然后就躺在露营椅上聊天吹风。下午孩子玩腻了在石滩上捡石头，胡桃捡来了粉色的石头给妈妈看，说这跟自己身上的衣服的颜色一样。这让弦子很惊讶，因为她一直认为这种美学教育是需要引导的，“它就自然而然、意外地发生了，我觉得还挺珍贵的”。

重拾童年

弦子最初是2014年开始接触露营，那时候她常常跟着北京的朋友们“蹭营”，即使自己也有帐篷，几年来也没用过，每次露营都只是把人带上而已。“那时候更多是被带着去玩，虽然一腔热血买了装备，但是自己其实还没入道。”

她最近一两年开始爱上露营，弦子认为这是孩子给她带来的改变。以往闲暇时，她更喜欢那些文艺静态的活动，约着朋友逛美术馆，或去咖啡厅喝杯东西。有了胡桃后，她开始愿意尝试体验户外活动，甚至到了后来自己成为了发起者邀请朋友一起露营。

过程中不只是弦子带着孩子去露营，同样也是胡桃带着她拾回童年，“其实挺感谢孩子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小时候弦子很少有与生活、自然相关的经历，只专注在自己的学业成绩上，剩下一点点的课余时间也被合唱团、钢琴课等各种兴趣班填满，“其实我也没有童年，是个生活里挺弱的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露营，弦子感觉自己在慢慢地跟着孩子一起成长，重新认识世界，学习那些最基础的生活技能。

在一次结束露营回程的路上，弦子一家隐约看到了几只萤火虫，沿着飞行轨迹，他们惊喜地发现了附近山林里一大片的萤火虫，心情特别激动。与许多电影里萤火漫天的画面不同，弦子遇到的萤火虫藏在黑漆漆的树林里，当她蹲下来时才发现还有连绵成片的“萤火虫地毯”，像LED串灯一样散发着幽光。“以前我想象的萤火虫肯定是遍布在稻田上，但其实他们挺聪明的，他不会在那么明显的地方”。



打开饭盒传出来的焦炭味让孩子一家忍俊不禁。



01
02

01 弦子试着用铝饭盒做白米饭，这次还不是很成功，饭烧焦了也照样吃。面对胡桃的疑惑，她昧着良心说：“烧焦的米饭才显出老手气质。” 02 普通的炖牛肉在野外已经是豪华大餐了。



煮白米饭也不简单

每次露营，弦子都会带上食材和一堆锅碗餐具，还有必不可少的卡式炉，“我不希望只撑了个天幕，然后坐在那就完事了”。今年3月，弦子一家还有她的爸爸奶奶一起去溪边野炊。那时他们刚试着在老家露营，装备都在北京家里，连天幕都没有。虽然东西简单，但那顿饭让她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顿饭是胡桃做的，洗菜、切菜、炖煮都是她自己完成的，虽然只是盛了锅溪水一锅炖，“阿太（胡桃的太姥姥）觉得像跟着我们过家家，但我觉得特别满意满足”。一讲到胡桃在溪边像小大人似地认真切蔬菜，双下巴都出来了的样子，弦子浑身都散发着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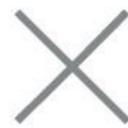
一次次户外生活的经历，也让弦子不断刷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其实现代城市的便利将许多东西隔离掩盖了。有次，弦子试着用铝饭盒煮米饭，她就像用电饭锅似的，放入米和水，然后把盒饭扔进火里。结果铝盒烧焦了，里面的米都没熟，“我以为放进去它就能熟”。这跟弦子过去一直认为种子埋在土里就能长出来一样，“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天真”。



01 | 02 01 孩子们去玩了，妈妈们就在天幕下边看着他们，边喝茶乘凉。02 朋友家的孩子没带泳衣，他们让他把上衣脱了下水。事后孩子和朋友也想不通自己在做什么，
03 “上衣脱了又很容易晒伤，穿着裤子一上船就湿透了”。03 晒了一下午还没干的湿裤衩。

爸爸像个小孩子一样，跟着孩子一同下水“野”去了。





后来她查了资料，研究了一番，终于明白煮白米饭的原理——煮的过程中要细心聆听水的声音，若沸腾得太猛或太弱，都要调整火候，当只听到一点点水滴的声音，那就是快熟了。经过这样的细细研究，亲手煮白米饭也成了弦子的一件趣事，“听声音控制火候，十几分钟后打开就是能吃的饭，这件事挺有意思的”。

为了提升露营的用餐体验，弦子还在家进行模拟野炊，“假装现在自己在户外做饭，我每天带着这种心态在家里练习”。不只是用铝盒闷饭，她还试过做烤肉串、烤牛排。露营似乎不只是一种与大自然、户外接触的方式，它同样在影响着弦子的生活。“通过这样的途径，其实也能让我们更专注于细节，专注于生活的本身”。

先苦后甜的Glamping

别看弦子在温州老家露营装备简单，其实她也有丰富的Glamping经验，之前在北京还曾与一众好友一起“搬家”到户外。如果要形容那段经历，她会用“酸爽”来形容。那天他们带齐了装备，甚至还有家具，但车不能直接开到营地，只能用拖车把东西运进去。“单就是拉自己家的东西就拉了七趟，还得帮别人搬，弄完下来已经筋疲力尽了”。

弦子和丈夫搬完东西已经很晚了，最后他们没搭成帐篷，篝火派对结束后，只好回到车上睡觉过夜，虽然过程不顺利，但这段回忆在她脑海里特别深刻。“没有前面的困境，那一天的记忆就不会那么深刻。就是要拉了7趟行李，然后车还陷到土里，得找人找吊车，才会觉得特别特别值得回忆，就是自己找虐”。

无论是怎样的露营方式，Camping还是Glamping，弦子都很喜欢，“因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朋友们在一起”。她在2020年有一个愿望，希望今年能在自己家举办一次露营派对。大伙就在院子里扎营，她用自己种的蔬果下厨招待客人，再往简易的充气泳池里放满水，让孩子们可以玩水嬉戏。“露营也不用非得到外面去，我们家院子也可以啊。”



在阿那亚遇到的热情狗狗。

城市画报：分享一次最惊险的露营经历。

弦子：没有很惊险的，我们都玩得比较安全，只有一次经历想起来比较后怕。那次我们去一个叫泰顺（位于浙江温州市）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农场，有一片很大的绿地。当时我们没有查地图，跟着导航去了才知道是山区。我们三个妈妈都不太会开车，大家都是路痴，后面还坐着5个孩子，走盘山路一直绕，而且海拔很蛮高的，耳朵还会耳鸣，孩子又在车里巨闹无比，那个经历还挺印象深刻的。我们回程没算好时间，晚上6点多才出发，后来发现山路天黑了要开慢，最后在山上开了4个小时，现在想起来挺后怕的。这次之后朋友老公很害怕我们一起出去。我们有时候思维不是特别清晰，真的上路了就一往无前了，也不会想到要掉头回来，直接开到山区去了，还是有点虎的。

城市画报：分享一次最让你崩溃的露营体验。

弦子：最让我崩溃是没带卡式炉，比没带椅子还崩溃，没椅子还可以找石头坐。有次忘记带炉了，只能被迫吃自热火锅和冷的沙拉。我露营的理念是“把家搬出去”，没有带炉子就等于没有把厨房搬出去，这样的“家”是缺一部分的。露营有点烟火气，用卡式炉做点东西吃，在户外让人感觉蛮温暖的。

城市画报：分享一次最难忘的野外过夜体验。

弦子：第一次带胡桃去露营的那天吧。有一次，我们很想去露营，于是把孩子留给阿姨带，把家里摄像头一装就去了。但那天很回，那时候孩子才几个月大，夜里还会哭闹着要喝奶，我们就连夜从露营的地方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回来。还是离不开孩子，所以这种操作都没有成功过。后来胡桃长大了一些，去年8月才第一次带她住帐篷过夜，那晚我们还玩了小皮影戏。她一进帐篷就说特别喜欢，可能小孩天生对这种封闭的环境有好感。那晚她很早就入睡了，睡得特别甜，等她睡着了，我就放心去和朋友们聊天了。

其实我也很喜欢睡帐篷，不喜欢在帐篷里面搭行军床。就算是Glamping，我也睡防潮垫，在垫子上再铺两床被子，让它变软软的。这样都够我们一家人睡，有很大的活动空间，躺在里面滚来滚去都可以，很放松自在。

（实习生陈斐仪对本文亦有贡献）



去年中秋，弦子和朋友一同露营赏月，可月亮直到凌晨时才亮相。晚上用过冷餐后，大人小孩一同玩自制的皮影戏。



一次在阿那亚的Glamping，弦子和朋友正在准备晚餐。他们在营地扎帐篷，搭了长桌和露天电影院，有种在非洲的即视感。

露营，不一定为美景，但渴望在路上遇到你！

文 赖琳琳 图 逃跑计划团队提供(除署名外)



2019.11

——
张家口茶山露营

喜欢上露营之后，逃跑计划决定把乐队Live加进去，在他们看来，“与其说那是场露营旅行，不如说是一次音乐和露营的结合、专业领域和现实生活的交互，一场充满了实验性质的出行”。



01
02
03
04

欢乐的露营游戏时光

01 宠物玩乐。露营时带上狗狗在原野上撒欢，或是让狗狗追着遥控车跑。02 乐队野外狂想曲。乐队五人一起骑车，烧烤，酒足饭饱后拿起乐器，以落日为幕，演奏一曲。他们想着日后策划一场野外有观众的巡演，开一台CamperVan（露营车），就像下乡慰问演出一样。03 越野摩托骑行。11月的茶山银装素裹，乐队五人一起在弯弯绕绕的盘山公路上骑摩托。04 扔石子。乐队五人的热身游戏，像童年那样在山崖边上扔石子。





星空帐篷下的少年

01 05
02 | 03 | 04 06 | 07 | 08

01 2019年7月，毛川和朋友的澳洲骑行。02 毛川在头盔上别了一个GoPro，记录下了这次骑行。03 毛川和他的骑行朋友们。毛川说，澳洲是个骑行者的天堂，无论是摩托车还是自行车，在这里你会受到与其他机动车驾驶员平等的待遇和尊重。04 澳洲骑行的路上搭帐篷过夜。（澳洲骑行拍摄作者：曹洁）05 2019年9月，潮白河，在宋庄附近，偶尔大家排练间隙去那儿喝喝茶歇歇。06 2019年8月，大家一起去张家口老掌沟露营，自制烤肉拼盘儿，如果是三人以上的露营，带这种大托盘一准不会错。07 鸡蛋一定要带，在户外它简直是抗饿神器，番茄蛋花汤都可以安排。08 选一个靠树荫的地方扎营，支好帐篷铺好防潮垫，如果天气湿润，可以多带几张防潮垫。

在积攒了丰富的露营经验后，去年十月，逃跑计划终于将乐队各种便捷式排练的设备搬到张家口的茶山，从白天到黑夜，他们在野外演奏《你的爱情》，骑山地车，露营，看山看云，跟着虫鸣声韵律起伏，“那时候你会跟大自然同脉搏”主唱毛川说。

十月的茶山，冰雪银带缠绕着黑黝黝的山谷，旖旎的晚霞散在夕阳里，远处绵延的群山上的排排风车慢悠悠地转着。逃跑计划乐队的五人开始在这里安营扎寨，劈柴、烧烤，狗狗星星到处走来走去，仿佛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站在悬崖边缘，朝着远处的大山扔石子，仿佛还是街角那群未长大的少年；他们相互为对方戴上头盔，骑着越野摩托飞奔在山间，到达终点之后用力地击掌；键盘手曲锐有节奏地敲打MIDI键盘，鼓手非凡用打击板代替真鼓，手里拿着抖动器，脚铃绑在脚上，脑袋轻轻地跟着晃动，其他人弹奏着电吉他，毛川对着麦唱着“你的爱情最重要……”，旁边的油灯闪着微弱的光芒，仿佛在



2019.09

北京潮白河



他们打着节拍。

乐评人耳帝给予他们这次野外露营表演很高的评价，“逃跑乐队把那首梦幻、风骚、合成器宛如漂浮城市上空的文雅流行，变成了粗砺简易、胡子拉碴、带有土地芬芳与DIY精神的放克流行，在野外呈现出这样的表演绝非易事，需要解决收音质量、声音延迟、设备的便携性等众多繁琐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与露营精神本就是一致的，试想你在野外漫步，仰望天空，花草清香，山谷开阔，流水缓缓，不远处传来的声音在唱着‘这里一切太美妙，日月的大小和地球的倾角’，是多么美好的体验……”

起初这次露营的选址让毛川很头疼，因为要满足骑山地车的路线足够有意思且大家都能驾驭，解决轻量化的排练设备，还要便于拍摄，最后他们选择了张家口的茶山。因为山里的海拔比较高，手机没信号，温差比较大，远处山顶上还有皑皑白雪。白天他们骑车运动，乐队演奏，下午一起捡柴火烧烤，晚上坐在篝火旁聊天。毛川说，“当你睡在密密麻麻的星空下，拉开帐篷拉链的一角，把脑袋探出去，那一刻仿佛正在透过天窗看到了在没有污染的空气中数星

星的那个少年，霎时间你真想跟他聊聊。”每次睡在星空下的帐篷里，都让毛川想起小时候，“薄薄的帐篷可以给我厚重的安全感”。

在认识毛川之前，乐队很多成员都没有过露营经历，“算是毛川打开了我们露营的这扇门，露营时有很多时间和大家聊天，和自己对话。”非凡说。曲锐认为露营最吸引他的地方是远离喧闹的城市，枯燥的工作和琐碎小事，接近大自然，与外界无联系，享受安静生活。“我最难忘的还是和乐队的露营，骑车、玩音乐、烧烤、晚上一起坐在篝火

2019.08

张家口老掌沟露营



毛川和他的朋友在新疆骑行时，他们每晚露宿在星空之下，支帐篷、打篝火、就着自发电的露营灯和星星闪烁的微光，在大自然下聊聊天。大家的手机统统没信号，但没任何人在意。（图 李佩阳）



边上聊天、吹牛。可能因为大家熟识太久太久了，没有那种距离感，就特好。” 吉他手晓东感慨道。除了乐队的露营，贝斯手小刚也会带家人去野外露营，“去年我带家人和孩子一起去露营，晚上女儿就坐我身上，陪她一起烤着篝火看星星，那种幸福让人觉得很满足。记得有次，我还给闺女找了光滑的树枝玩儿，跟她说这是宝棍”。

毛川的移动城堡

毛川是户外运动的狂热爱好者，每年他都会抽时间去户外骑越野摩托车，“骑摩托车时才会明白，什么叫走得越远，离自己越近。没有车窗玻璃挡住视线，亲密地感受风感受雨，也只有这时人是真正处在景色里，不再是旁观者。”

在野外骑摩托车时，毛川和骑行队有时会去到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只能在外搭帐篷露营。2018年7月，澳大利亚还是冬天，毛川和朋友从布里斯班出了机场就租摩托车，后座驮着帐篷睡袋各种工具。一路上哼着小曲儿，风餐露营，与袋鼠打招呼，望着银河入睡。他们穿过森林，路过风雪，

穿越墨尔本，绕过城市和人群，只走乡下安静的小道，累了就扎个帐篷睡一觉再继续上路。“有时候露营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欢笑结束后有很长的沉默，就在沉默里自我批判自我思考。”最后他们到达十二门徒石的海边，毛川欢快地跑进了海浪里，兴奋地大喊，声音被海水淹没。

常常修理摩托车和乐队设备让毛川练就了一身工匠本领，因为骑摩托车爱上了露营，他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从构思到选择配件、施工……终于把自己的小皮卡改造成了一辆CamperVan（小型露营车），里面各种设施齐全，“这就像一个哈尔的移动城堡”。他需要用这辆车运输自己的越野摩托车，车上的水箱配了三个水泵，足够他骑车后洗澡，“水泵一机多用，可以生活用水，也可以在野外将溪水通过过滤器为水箱注水，可以拉长野外的生存周期。”

在逃跑计划乐队成员看来，露营是一种参与感非常强的体验。从规划路线、打包装备、自驾出发，到在合适的位置安营扎寨……每件事都需要大家亲力亲为。毛川说，“我觉得喜欢户外的大多是小时候过家家还没玩儿够就长大了的人。这些人的心里还住着一个少年。”短暂地离开城市生活，告别现代文明，“露营就像一种技能，多一个技能就多一份安全感，其实这样短暂的逃离也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在自然的环境里，只要话声一停，常常是万籁俱寂，只有燃烧的篝火啪啪作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我们，这种片刻的安宁奢侈得让人只想沉浸其中。”毛川说。

听逃跑计划的音乐能感受到他们奔跑在山野间的气息，旷野之辽，他们的音乐灵感将继续在山谷中燃烧。听他们的露营故事，仿佛能想象到他们在星星点点下的帐篷外，弹唱着《闪光的回忆》：“愿生有去处，苍有归途，但保持飞扬”。

2019年10月，毛川和他的朋友们去新疆骑行。（图 李佩阳）



2019.10

——
新疆达喀尔无人区

“愿生有去处，苍有归途，但保持飞扬”



毛川和他的朋友骑行穿越了新疆达喀尔无人区。（新疆骑行拍摄作者：李佩阳）

城市画报：露营时看到的最棒的风景是怎么样的？

毛川：日出、日落和人们的友谊。

非凡：那次去老掌沟，早晨一起床从帐篷里出来，发现两头牛正在顶我的帐篷，太好玩儿了。就感觉你在城市生活里怎么可能碰到这种事儿。

小刚：去年夏天在一个山沟的河道旁露营，只有很厚的沙子地和草地，手机一点儿信号也没有，想要有信号必须爬到山顶。后来几个人就骑着越野车顺着防火道冲到了山顶，结果在山顶看到连绵不断的山脉和云雾飘飘的山谷，那一瞬间被震撼到。

晓东：最难忘的就是乐队一起去茶山的露营。在一个山顶，边上就是风力发电的大风车，看着夕阳感觉特别震撼。露营特别注重自己动手的能力，这是在现代化城市里慢慢退化的一种能力。和乐队哥几个一起扎帐篷、砍柴、做饭、弹琴，这种感受太美妙。

曲锐：平时很难去到野外露营，所以好多细节感觉都是风景，都想纪念。没有wifi和乱七八糟的娱乐设备，你的思维、生活、欲望统统脱离了往日的轨道。一到地儿就开始扎帐篷，归置锅碗瓢盆，整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尤其是一到晚上，营地黑灯瞎火的，各种手忙脚乱，幸好有小伙伴，伙伴这种生物的存在，在第一天晚上要比食材重要。在野外，银河清晰可见，偶尔还有流星。那感觉太好了，会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幸运，想珍惜每一分一秒。

城市画报：对露营的选址要求有哪些？比较看重哪方面？

毛川：我最初喜欢上露营是因为能和朋友去山里骑越野摩托和速降自行车，未来可能还会选择可以冲浪和滑雪的地方。我比较推荐的露营场地有张家口的老掌沟，还有我们排练室附近的潮白河。大家可以通过网络，或者驴友的app去选定自己的路线，对于初体验的人来说建议去已经有所开发的露营基地，等到驾轻就熟的时候再玩野一点的，而且最好是有伙伴，毕竟也是户外生存，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非凡：有山有水有树林，最好在山里，因为我们平时喜欢骑个越野小车，这是我们野外的固定娱乐。看重嘛，天气和饮食（笑）。

小刚：露营选址一般在有草坪的地方。最好能背靠着山，旁边有溪流。比较看重的是防鼠蛇牛等动物，还有对突发险情的判断。比如我们有次去露营，剩了些食物在帐篷旁边，睡醒之后发现食物还有一些装备都被牛拱了……（笑）

曲锐：对露营选址没有特别要求，森林小溪，山川海域带给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晓东：我觉得应该是在考虑风向及地形后，选择一个较平坦的地方。我个人比较喜欢摄影，所以看重的是附近环境有没有美感，拍出的照片来好不好看。

城市画报：未来还想去哪里露营？对露营这种生活方式还有什么期待吗？

毛川：我未来还想去很多地方露营，不一定为美景，但渴望在路上遇见你！

非凡：有海的地方，哈哈。因为我去年开始爱上了冲浪，希望我们的露营能跟冲浪、摩托车综合在一起。

小刚：新疆吧。因为我喜欢那种在户外，周围是山川河流和旷野，有种漂泊的避世感。

曲锐：我对于露营有一个新的期待，就是房车。因为有一台自己的房车之后，露营时间线就会变长，路线也会发生变化，随身物品的选择变得更多。

晓东：未来当然想去国外找一些景色比较好，比较原始的自然环境玩一玩。我希望身边所有人都能体验一回这种生活，露营真的是一件只有自己亲身经历后才会感触良多。之前我也觉得这有啥好玩的，不就是大型过家家吗？后来自己经历之后才发现，很多生活中的细节和智慧，都能在这场“过家家”游戏中得到检验，那种感觉是你在城市里生活太久后被忽略的。

CITYZINE



逃跑计划乐队

逃跑计划乐队 (Escape Plan)

中国内地流行摇滚乐队，前身是孔雀乐队，成立于2004年底，现由主唱毛川、吉他手马晓东、贝斯王新刚、鼓手王非凡、键盘曲锐组成。代表作品：《夜空中最亮的星》《你的爱情》《一万次悲伤》等。



插画：Eve-3L

2019.09

北京宋庄露营

2019年9月，宋庄附近的野外，为了测试去茶山露营的设备，同比排练。



划桨板进深山扎营

文 卢绍聪 图 不过夜俱乐部&Tara

来自中国香港的Tara有着15年露营经验，由于疫情，定居深圳的他不能像过去一样随意去香港露营。趁着这样的机会，他和朋友们在这半年里探索起了深圳周边的露营地，收获了许多新体验。

他们背着行囊在梧桐山溯溪而上，坐在溪涧边的大石头上聆听流水潺潺；也试过在某个周末午后面朝蛇口港，在天幕下边吃茄汁大虾意粉，边喝啤酒；还曾带上狗狗开车到惠州某个湖边，找了块空地扎营野炊过夜……





Tara与不过夜俱乐部的朋友一同划桨板进山谷。一众露营爱好者在今年创立了不过夜俱乐部，Tara是当中的核心成员，他经常与俱乐部成员一起探索户外，并拍摄短片记录。他们向人们推广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露营方式，认为户外生活同样可是轻松、舒适的。



抵达营地终点，Tara与朋友一行人在石滩上扎营。帐篷直接扎在桨板上，不用带地垫，减轻了行囊的重量。



扎好营后，Tara跟着朋友一同寻找属于这里的美味——山坑螺。本来狗狗没有跟过来，他们走过了四五个水潭后，狗狗突然就出现在Tara身边，他没想到狗狗会如此粘他。



划桨板进山时，狗狗也一样站在桨板上，后来才突然跳进水里，“真的很调皮，我差点被它弄翻船了，那次是它真正第一次主动下水，好像有点怕，游了一个圈就回来了”。



Tara没有带帐篷，直接睡在桨板上。天幕杆也没带，捡了两根树枝，用船桨就把天幕架起来了。



01 | 02 03 扎好营后，Tara和朋友们随即把鞋脱了，走进溪涧准备晚餐。他们一边沿着河边走，一边顺着石头的缝隙摸，山坑螺都藏在那里。当地的一个朋友时常抓螺吃，如果没有他，Tara也不会知道河里还有这样的美味。02 山坑螺的烹饪很简单，用钳子剪去螺尾，加油稍加翻炒，收锅前加点盐就好。吃的时候，Tara直接用手拿起螺儿，用嘴一吸，鲜美的螺肉就入口了。03 抓螺时，他们只选个头大的，把小螺都放回河里。如果大螺小螺全部被捉走，它们很快就会在这里消失。

划着桨板去露营

今年五一，Tara在广东河源万绿湖周边体验了一次“桨板露营”——过去10多年来他从没试过这样的露营方式。他的“桨板露营”并不只在湖边扎营玩桨板，而是将它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带上必要的装备划桨板到山谷深处露营过夜。设置了这样的玩法后，露营变得更有意思，也更具挑战性。

出发当天，他们一大早就在湖边给桨板充气，待一切准备就绪，便带上在家收拾好的行囊轻装上阵。天气正好，垂钓者也三三两两地在湖边等待鱼儿上钩，Tara一行人路过他们，站立在桨板上悠闲划行。直到离开湖泊进入溪流，原来平缓的水流变湍急，树丛茂密起来，他们才开始有一种出发探险的感觉。山溪的水况持续变化着，他们时而站立划行，时而坐下随波逐流，适应着环境往露营地前进。河岸两侧有时屹立着横断石壁，犹如巨人建造的大石墙，Tara抬头才能看到长在顶端的植被。划累了遇到浅水处的一块大石头，他们便坐在大石上泡脚休息，让溪水把身上的疲倦一扫而空。划了几十分钟，当河道变得弯曲，水变得缓和时，他们按捺不住期待的心情，因为这说明距离终点不远了，穿过数个水潭，终于到达了露营地。

出发前几天，他们预先踩过点确保安全，提前规划路线，并明确途中的休息点与最终露营地。由于需要划桨板去露营地，Tara不得不考虑所带装备的尺寸、重量、防水性等因素。问及所带装备时，他却说：“带的东西和平常都一样，其实没有少什么。”这与Tara追求轻量化的露营方式有关，他的装备轻便

小巧多用途，甚至常常就地取材，尽可能地少带一件物品。在扎营用品上，他这次没有带帐篷、地垫，只带了个300克的天幕。他连杆子也没带，用船桨就撑开了天幕，睡觉休息直接就躺在桨板上。他说：“桨板和天幕的组合简直完美。”

Tara过往很少尝试在河边湖边露营，因为香港没有这样的露营地，玩水上活动只能去海边，但要忍受沙子和黏糊糊的海水。谈到半年来好几次的“淡水露营”，他兴奋地说：“超级棒的，对我来说这很新鲜，可以玩桨板，淡水也干净舒服很多。”

有狗狗在，睡得更踏实

带着狗狗露营，是Tara一直以来的愿望。狗狗养在深圳的家，以往他去香港露营时并不能带上狗狗。今年春天，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带着狗狗去了惠州的湖边露营。那天营地只有Tara和他的朋友，于是他少有地松开了狗狗的绳子。解除束缚的瞬间，狗狗立马在草地上自由地

转圈奔跑，浑身散发着快乐的气息。

午饭Tara和朋友们煲了玉米排骨汤，主食煎了些鱼皮饺吃。吃饭用的小桌比较矮，狗狗很轻松就能爬上桌面，趁人不注意就舔一下盘子。垃圾袋搁在桌边，它还会偷偷翻垃圾，让Tara气得不行。“它自由了，我们变得麻烦了。”

半夜时分，狗狗在帐篷外趴着休息，Tara睡觉没有拉上帐篷的门帘，可他睡得比以往都踏实。因为他心里清楚，只要外面有动静，无论是陌生人，亦或是野生动物，狗狗会比他更警觉，更早地作出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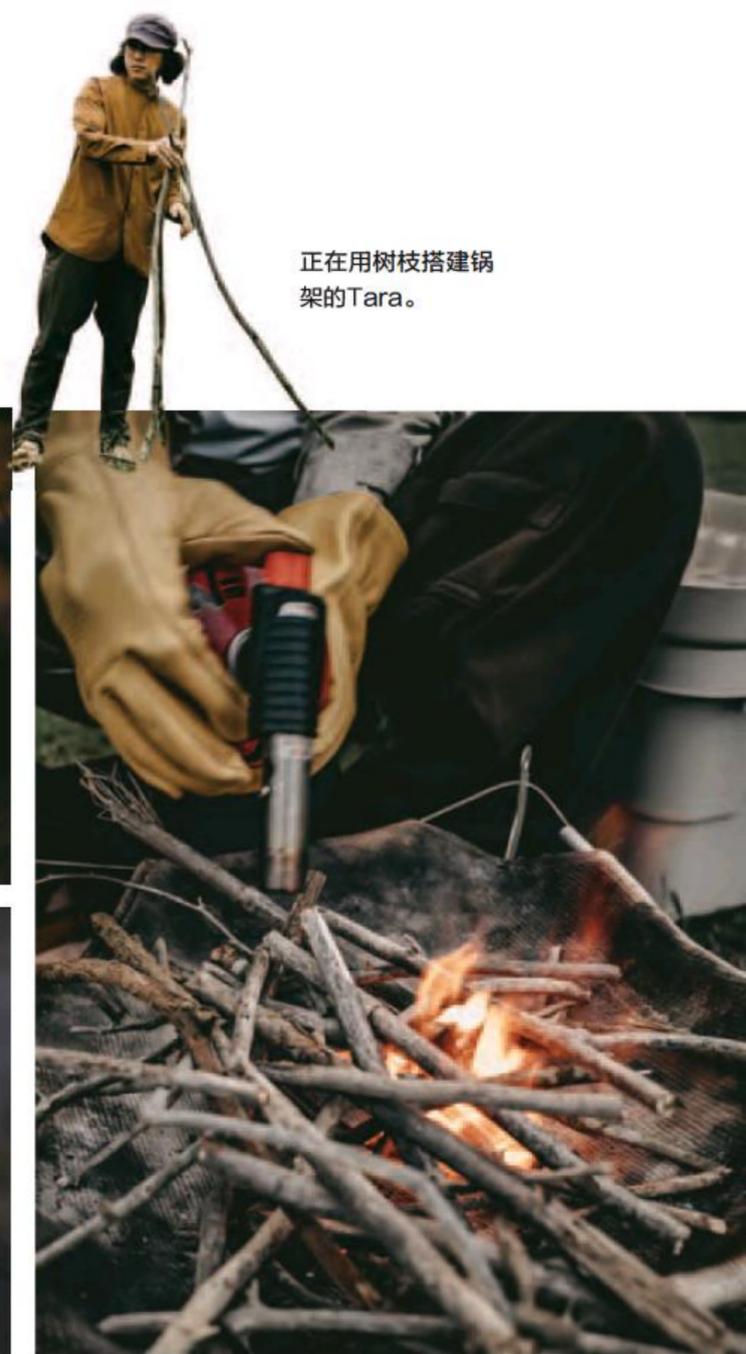
热爱，从拥有一套装备开始

在疫情之前，Tara更多是在香港露营，早在千禧年初，香港的露营文化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多个郊野公园都设有露营地及相关配套设施。他第一次露营是在2005年复活节假期，那时他还在香港念中学。在同学的邀约下，Tara开启了自己的露营生涯，五六个青涩少年带着借来的帐篷，买了啤酒、西瓜向着海边沙滩出发。

回想露营的初体验，他的脑海里只残存着两极化的印象——糟糕的过程和难忘的快乐。同行的人大部分也是第一次露营，对装备不太熟悉，光是搭帐篷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沙滩度过的两天一夜，不只有阳光与海，还有脚上始终甩不掉的沙子，“感觉身上一直都是脏脏的，沙子里还有沙蚤咬人”。这么多年来，Tara都很少在海边沙滩露营，也许与此脱不开关系。可他一直忘不了

初次露营的种种美好，无论是成功支起搭帐篷的兴奋感，还是和朋友吹着海风，在星空下谈天说地的氛围。

中学的经历只是一次小小的萌芽，Tara认为自己念大学时才开始爱上露营。他开学就加入了校内的户外社团，露营所需的装备都能从这借到。与此同时，他也常常逛论坛，看帖子研究装备路线，时不时会在心里感叹“怎么别人可以玩得这么好”“啊，这个很酷”。随着露营的次数多了，他对露营也有了更高的追求，陈旧的公用装备开始无法满足他，“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装备”的想法在他心中越发强烈。最终，他决定兼职打工存钱买了一套露营装备。



正在用树枝搭建锅架的Tara。

04 | 05 | 07
06

04 在野外吃什么都很滋味，走完一个行程、扎好营，坐下看着风景放松，简单吃一顿香煎鱼皮饺也很满足。05 MSR DromLite 6L水袋，悬挂起来，打开盖子就能接水或洗手，相当方便。06 Snow Peak汽灯，明火照明散发的暖光让露营更具氛围。07 Tara正在生火，木材堆放在焚火台上，不能与地面直接接触，以免破坏植被及滋生火灾。

有了自己的装备后，Tara的露营变得更自主独立了。辛苦半天走完自己制定的路线，入夜前在营地搭建好天幕帐篷，用着自家顺手的锅具烹饪煮食，最后再点盏油灯，坐在躺椅上看星星。自己用心一脚准备所感受到的幸福，绝非是跟着朋友同学“蹭营”，或将就用着公家装备所能体会到的。

这时候的Tara才算真正爱上露营，“这个过程很重要，中学时没有这样的体会，那时还不算爱上这件事情”。当一名新手对露营有追求，开始在装备上投入，这也象征着他爱上了这件事。装备的投入不仅提升了体验感，过程中所带来的幸福感会让人更加热爱露营。“这是一个特别的节点，买装备能让人一直着迷于此。”

上山露营跟回家一样简单

在学生时代，Tara的露营好友都是身边认识的朋友同学。许多设备都会一起合买，比如买4人大帐篷一起用，因为那时候露营基本都是几个“死党”（好友）一块去。但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家庭或工作的原因，Tara身边一起玩露营的朋友越来越少，更多与网上认识的同好相约，各自带上自家装备组队出发。

当初合买的重装用具开始变得不合时宜，过程中Tara慢慢地爱上轻量化的露营方式。他把这种转变归因于时间，最初选择一人用的装备也是重装的，“没有很在意重量，主要看外观好不好看，颜色酷不酷之类的”。接触户外的时间久了，Tara开始更注重设备的功能性，防水、耐用、轻量等，“因为现在经常去露营，整天都会对着它，只是好看不行，用了几次就不想用了”。

在他看来，轻量化十分契合当下都市人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在地少人多、生活节奏快的香港。露营装备便于收纳，不会占用家里过多的空间，收拾整理清洁也不用大动干戈。背个小背包就能带齐装备出发，即使带着装备乘坐公共交通也很方便。

露营现在成了Tara生活中一件很日常的事，与在餐厅吃饭、去电影院看电影无异，甚至就跟回家一样方便。一个装满装备的背包就放在公司或车里，他有时一时兴起，下班后就约上朋友上山喝啤酒聊天，晚上扎营过夜，第二天洗个澡就去上班。离开营地时，Tara便把装备收拾好放进背包，回去后也不用整理，下次依旧带上背包就能露营。他说：“现在去露营就很简单，不像以前要计划，带很多东西，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也不会影响到平时的生活或工作。”

CITYZINE



Tara



城市画报：分享一个露营时你觉得最幸福的瞬间？

Tara：盛夏的一个周末，我在惠州的一个湖边露营，晚上划着桨板出湖，漆黑的四周和满天繁星，远处微弱的灯光和树林的剪影，蒙胧的一切和水面的微波浪，这一切又神秘又梦幻的景象，让我一生难忘。

城市画报：分享一个露营时让你觉得最崩溃的瞬间？

Tara：有一次，不小心将煮好的整锅饭倒在地上了。还有好几次，到了营地才发觉带少了重要的装备，像帐篷帐杆没带，冬天没带睡袋，吊床没带绑绳……

城市画报：对于露营新手，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Tara：要一直玩下去的话，热爱的人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装备。像我认识刚玩露营的朋友，他也会想要一套自己的装备，用自己的东西，搭出自己的营地。这样才会有动力玩下去，大家都喜欢用自己那套装备。当东西多起来了，有几套不同的装备后，

还可以这次去带这一套，下次去带那一套，形成一种自己的玩法。就像单车也会有不同种类，比如山地单车、公路单车，去不同地方骑会骑不同的单车。

城市画报：你如何看待Glamping这种露营方式？

Tara：现在流行的Glamping要搭好一个营地，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搭建或搬东西，其实很多精力会浪费在这上面。我觉得露营更重要的是享受与大自然接触的时间。轻量化的装备能在15分钟搭好所有东西，搭完人也不累，这样可以保留更多时间享受露营本身，与朋友聊天，或者看风景放松放空等等。Glamping也是一种露营方式，只是觉得会很累，但是我也不排斥，就是另一种不同玩法而已。



疫情复工后的第一个周末，Tara已经迫不及待地约上朋友去山里露营。在三面环山的草地上，三朋两友围绕篝火畅聊一晚，在鸣虫的陪伴下入眠。

奇 葩 露 营



除了在风景优美的露营地、水库、山林间露营，还有人在山顶、雪地、非洲大草原、孤岛，甚至是在树上，在动漫取景地里露营。露营就像一个能让人逃离现实文明社会的帐篷，让人看清大自然的美好与残酷。（文 林可依 愈夏 图 受访者提供）



01 | 02 | 03 01 帐篷酒店的公共休息区外部。02 帐篷酒店的公共休息区内部。03 随处可见的动物在帐篷周围吃草。

张大鹏作为资深的露营旅行达人，曾在非洲乞力马扎罗山上扎帐篷露营，被云海与星空拥簇；曾在日本富士山感受朝雾高原营地的氛围，那里的公共设施和人们的素质令他感慨，不愧是露营天堂；也曾驻足在外蒙古库苏古尔湖畔，眺望无边的草原。山上、湖边、溪滩、海边、草原，张大鹏都曾支起帐篷，享受过那里的繁星与空气；甚至还曾在冬天去露营，带上有烟囱口的帐篷、斧子，找到一片能够捡到干柴的营地，把帐篷里的炉子烧红，再炖上一锅肉汤，过起冬日里的游牧生活。

在非洲塞伦盖蒂草原上，张大鹏体验了“世界上最奢华的帐篷酒店”。由于迁徙的季节性以及保护区的规定，帐篷酒店每年只存在两个月。在这里，人们可以近距离观看一年一度的动物大迁徙。

在最奢华帐篷酒店里，床垫、地毯、家居用品应有尽有，连独立私密的洗手间也配置齐全。除了如酒店般的设施和服务，最奢华的还是与动物完全不设防的亲密接触。“斑马在帐篷外吃草是寻常的事，运气好的时候，早上拉开帐篷，门口就蹲着几只狮子。”张大鹏说，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因为每个帐篷都配备了保安，如果帐篷外有

狮子之类让人害怕的大型动物，用对讲机呼叫保安，他就会将狮子赶走。

虽然足够奢华，足够舒适，张大鹏感觉还是缺少了自己动手的过程。比起“坐享其成”，他更喜欢自己搭建露营场景。“我认为露营是一种户外美学，挑战性就在于场景搭建的风格，我称之为室外设计，能体现一个人的审美。”他还在计划做一场在秋天的中古车露营。

张大鹏认为露营是一件没有门槛的活动。但露营既然是一种户外美学，就必然有境界的高低。张大鹏已经做了很多年的Glamping（精致露营），一开始做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不理解。直到去年，他明显感觉到Glamping在国内的关注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在他看来，这与疫情限制人们出行肯定分不开，而互联网也作为催化剂加速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传播。随着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大家对露营的舒适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而和传统露营相比，Glamping更丰富，更舒适，也更好看。张大鹏坦言，Glamping流行起来，很大成分是因为人们觉得它拍照特别好看。

张大鹏

45岁 / 杭州
Gogogo品牌创始人



AFRICA

非洲

在最奢华的帐篷里观看动物大迁徙



在非洲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帐篷酒店。

从今年3月到5月，Olivier在孤岛沙滩上露营了81天。每天，他听着海浪的拍打声入睡，又在一望无垠的碧海蓝天中醒来。

Olivier把帐篷支在菲律宾Malapascua岛（又称妈妈岛）海边沙滩的椰子树下，身为一个自由潜水教练，他对自己的技术有着十足的把握。但在上岛的第二天，却由于不够了解当地洋流和海浪的规律，几乎丧身大海。死里逃生回到岸边时，挂了一身伤不说，自己帐篷中的大部分打鱼装备都被盗走了。双重打击之下，Olivier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每天打鱼、跑步、吃饭、看新闻、看日落，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Olivier原计划在妈妈岛上待两周，体会《鲁滨逊漂流记》中在孤岛生存的感觉。疫情的迅速扩散导致突然封岛，真的变成了三个月的“孤岛求生”。

刚开始他还可以通过捕捞，解决自己的饮食。没过多久，近海的鱼几乎不见踪影，他开始靠鸡蛋为生，每天四个水煮、三个炒饭，足足吃了两个月。当生火也成为难题时，他越来越对现代文明社会的点点滴滴感到珍惜。一而

再再而三延长封岛期限的通知，迫使他克服浮躁与冲动，学会享受这片无人的白海滩。

五月雨水多了起来，Olivier在帐篷里度过了一个摇摇晃晃的台风夜。出发前带上的防潮垫没让帐篷进水，但也因此聚集了很多喜潮的昆虫，它们时不时爬进帐篷里。原本极度怕痒的他，现在对所有的叮咬都熟视无睹。

起初，Olivier的中国面孔让当地岛民有些排斥，小孩子们捂着嘴在后头追着他喊Chinese。时间久了之后，这种偏见自然消除了，岛民们会让他到家里蹭饭，给他买鸡蛋，小孩子们也跟着他一起运动。当他得知帐篷背靠着的一家三口的生日是连在一起时，便想办法从岛的南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和他们一起庆祝生日。

81天的孤岛露营，Olivier渐渐可以在海边从日出坐到日落。他在公众号“自由潜水教练Olivier”中，记录下这次的露营故事和心灵感悟。原本他也认为装备齐全能够保障露营更加便利，而在大自然中他又学会了接受空无一切的生活。物质上的艰苦提高了他对幸福的感知，也更加重视心灵的自由。

OLIVI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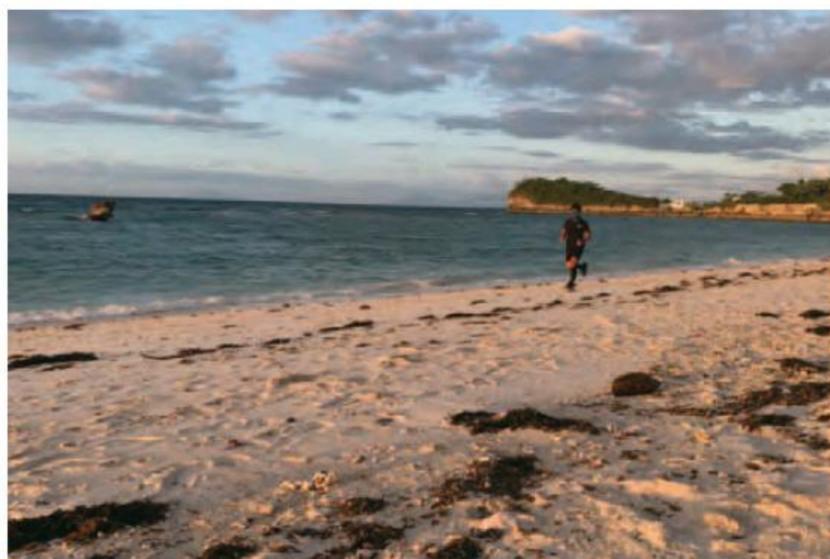
32岁 / 自由潜水教练



PHILIPPINES

菲 律 宾

81天的孤岛露营



01 | 02 | 03 | 04 | 01 当赤裸裸地把鱼获摆在面前时，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收获的兴奋感。02 在岛上的每一天Olivier都会跑步健身，无论到哪里，他都自带跑鞋。03 海岛周边的鱼被渔民网尽后，每天都以鸡蛋充饥，这是篝火版蛋炒饭。04 封岛初期，还可以捕捞到许多扇贝，两个月后，海岛附近就已经空空如也了。

一鸣 19岁 / 自媒体



GUANGDONG---广东中山 在树上露营24小时

树上露营前，一鸣有幻想过：帐篷在空中轻微地匀速摇晃，再盖上被子睡一觉，哇，这也太幸福了。但在树上露营的24小时里，帐篷随着风摇摇晃晃，一鸣不得不尽量保持不动来缓解头晕恶心的状态。又因为下雨，小虫子不断飞进帐篷。他建议想要体验树上露营的人，尽量选择比较干燥的地方。

在树上生活的想法来源于一鸣童年看的动画片中经常出现的树屋，这让他跃跃欲试。后来一鸣买了一个可以吊在树上的帐篷。但小树林里全都是笔直的树，一鸣利用绳索将帐篷吊在了两棵树的中间，通过打结绑紧让帐篷尽量稳固。

虽然过程有点艰难，但一鸣在这UFO般的帐篷里，也享受了户外清爽的风，看日升日落，听虫鸟齐鸣。不过他并不建议大家在偏僻的地方进行单人露营，还是尽量结伴同行，和家人朋友随时保持联系。

小小 30岁 / 产品经理



BEIJING---北京灵山 欢腾的饺子宴

今年六月，小小在北京灵山上的饺子宴露营里度过了快意的两天。她和一群户外爱好者白天爬山、和面团、摘韭菜、捡柴火，晚上煮酒烹茶、聚在火堆前聊天。一位姐姐担心小小不太了解山上的昼夜温差，提醒过小小带羽绒服之后，仍为她带了一件。小小认为，在大自然中，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互助，更能让人看清内心真实的自己。

每次饺子宴结束后，大家都会把营地的垃圾带下山。小小说，人如果跟大自然发生了联结，就不会去伤害自然，因为伤害自然就是在伤害自己。



SARAH 90后 / BAT运营狗



ZHEJIANG---浙江 跟着韩综在家露营

五一假期，Sarah在自家院子里开启了人生第一个露营——在家露营。当时她看到韩综《我独自生活》里，一位女艺人在阳台架了三角帐篷，在烛火摇曳中烤肉，她特别心动，就想自己也来一次露营。

白天她搭好帐篷，到了晚上，Sarah才真正开始露营生活，放着喜欢的音乐，把捡来的竹片劈开，放在炭火上烤年糕和火腿，再倒上一杯可乐。然后她躺在帐篷里看星星，呼吸着山间凉爽的空气，幕布电影放着海浪声，空旷的草地上起伏的虫鸣，好像回到了她小时候。就这样，她在家也享受到了难得的放空。



01	02	04
03	05	

01 动漫《摇曳露营》里女主角在本栖湖边看到的富士山。02 Links和朋友在本栖湖边搭起了帐篷。03 Links和朋友在富士山脚下的浩庵露营地。04 动漫《摇曳露营》主角们去山茶露营地的前台登记。05 Links和朋友去山茶露营地打卡。



Links现在在东京工业大学读摄影专业，刚来日本时，他因为摄影去过很多地方露营：他为了拍星空，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顶露营，风大到差点没把他吹走；为了拍到更美的风景，他和朋友在五色沼附近露营时，半夜被帐篷外的野生动物围嗅，他们一起大声放歌壮胆，后来他分析原因，“越接近水源的地方，越有可能遇到野生动物”；为了观赏红叶美景，他在零下15度的雪地里挖坑搭帐篷，第二天他在山上的帐篷村看到了密密匝匝的帐篷，还目睹了别人的冰上露营；为了朋友的一句话“要不我们把动漫里所有的地方都去一遍吧”，他和小伙伴去了动漫《摇曳露营》里的朝雾高原露营地打卡，吃四川火锅。

他时常羡慕富士山下许多一大家子精致的大帐篷，“主帐里有一个客厅，两个居室，外面还有防晒避雨的天幕，他们会围起来烧烤或者做各种料理。”据他了解这种名牌帐篷至少要上万元人民币，但这在露营地里很普遍。疫情解封后，日本各地的露营地都

LINKS

23岁 / 摄影专业大四学生



JAPAN

日本

爆满了。他却一个人来到了海边露营，“海边露营能听到海浪声，海浪声挺催眠的，听说海浪拍打的频率和人类心脏跳动的频率很相似。即使在出发时心情不太好，到了户外真的什么都会想。”

Links每次去到山林间露营都会在背包系上熊铃，野生动物听到声音就不敢靠近人类。因为山上露营的湿气很重，Links一般会用双层帐篷，外帐用石头撑起来，和内帐中间形成空气层，内帐就不会结露。日本很多景区山上都会提供露营地，设有服务的小屋。每到周末，露营地总能看到扎堆的帐篷，有些露营地还会售卖烧烤的食材，提供浴室和洗浴用品以及卫生间，还有专门做菜洗碗的地方。Links从来未在露营地看到过任何垃圾，“很多露营食物的包装设计也会考虑到回收性。”在Links看来，日本户外文化很浓厚，很多乡下也会有户外店，店员具备很专业的户外露营知识。

去动漫场景里露营



夜晚的浩庵露营地宁静而美丽，富士山和小帐篷遥相呼应。
Links认为在户外露营时，大家才能聊更多更深的话题。



露营新手指南

开始第一次户外生活前，有些事情想让你知道。

文 卢绍聪 插画 Eve-3L



1

充分的准备必不可少

“走向户外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论是休闲露营还是登山露营，这是一个好习惯。”

有着15年露营经验的Tara说。



- 1 提前查看天气、交通情况。
- 2 告诉家人、朋友行程计划，路线、露营地、出发回程的时间等。
- 3 出发前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梳理一次背包，看看是否还有什么遗漏。
- 4 如果你是发起者，动员大家各自准备自己会用到的东西，这样子压力没那么大，也没那么累。
- 5 打算在户外煮食，可以在家对食材预处理，把菜洗了切好分装，到时生好火，或卡式炉一开，热锅就能直接做了。
- 6 普通露营已经不能满足你的话，可以为户外出行想一个主题，泛舟、写生、烧烤，甚至是包饺子，让整件事变得更有意思。

2

营地选择，安全至上



初次露营建议大家选择近郊设备完善的营地，方便前往，也可以随时撤离。贸然前往陌生的野外环境露营，有可能会受到当地人的驱赶，更容易遇上不可预料、难以控制的情况，而面临恶劣天气或危险时也难以撤离。如果所在城市周围没有营地，可以联系租借私人农场、农家乐的场地。

在野外收获美好回忆的同时，别忘了注意保护周围的自然环境，这是最基本的户外精神。

3

亲近自然，也要保护自然

- 1 不可以落地生火，这样会破坏草地或植被。如果营地设施不足，要用焚火炉生火，火种不能直接接触地面植被，离开时要再三确认已经将火彻底熄灭。
- 2 生火前确定附近是否具备灭火的条件，提前了解水源、灭火工具的位置。
- 3 自己产生的垃圾一定要带走，不可以留在营地。带孩子去露营的话，可以把捡垃圾作为一种收集游戏，孩子们捡垃圾也会很开心，每个活动对他们来说都可以是游戏。
- 4 营地没有水槽或排污渠，用过洗洁精等化学物质的污水要用污水桶带走，不能让水流入河流湖泊。实在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回家再清洗这些脏的餐厨用具。
- 5 注意煮食的顺序，可以减少清洗的次数，比如先烤串再煎肉，煎完加水煮就成了汤，第二天一早还可以做个泡饭”。





帐篷只靠颜值可不够

在户外经常面对不同的天气状况，帐篷不能只是好看，还要能够对抗不同的恶劣天气的情况。帐篷功能性可以从以下方面考量：

材料 面料

尼龙面料会比一般的牛津布好，更轻薄便携，且易于透气，更受轻量化爱好者的喜爱。

防水 涂层

双面涂硅会比PVC涂层更耐用，不会发硬产生折痕或断裂，也便于叠放收纳。

整体 设计

没有一顶帐篷是适合所有的行程，应根据你的出行习惯进行选择。夏天出行或在平原海边，可选择开放式设计的帐篷；秋冬登山，更易遇到恶劣天气，应更留意帐篷的密封性。

轻量化

轻量化不单指重量大小，泛指一切让露营变得轻松的设计，比如折叠/堆叠设计、多用途用具等。

市面上的帐篷多种多样，品牌、材质、各类参数眼花缭乱，究竟怎样才能选择到最适合的帐篷呢？

帐篷 推荐



PreTents Bealock 双峰塔
轻量化的大帐篷，整套重量约4.5kg，尺寸为6m*3m*1.2m，搭建方法多样，可敞开可封闭，适用于不同的季节、场合。



Springbar 帐篷
它的防风保暖性很好，且空间利用率高，高1.95米，站着不拘束。另外搭建操作简单，1个人就能立起来。



PaaGo Works Ninja Tarp & Nest
开放式的设计适合在夏天使用，通风凉爽。可以睡三个人，是一个家庭用的帐篷。它的玩法多样，只搭天幕也行，不要内帐也可以。



Hummingbirds Hammock 吊床
吊床也是一种睡眠系统，在野外睡过夜也没问题，相当于帐篷的功能。睡吊床通风舒服，很适合夏天使用，十分值得尝试。

狗

大力推荐！在夜晚会发挥出它最大作用——看家。倒不是怕东西被偷，毕竟露营地基本都没啥人，主要是怕一些牛羊之类的动物闯进来。

直火 器皿

家里已有的可以直火加热的盘子其实很实用。露营煮食用锅还得倒出来，用盘子煮好了就可以直接整盘端出去，这样更方便。

滤水 器

营地附近水源的流动性比较强，附近没什么污染的话，可以尝试用滤水器直接在山涧小溪取水喝。滤水器过滤不了重金属，但可以过滤一些杂质和微生物，如果担心，煮沸后喝更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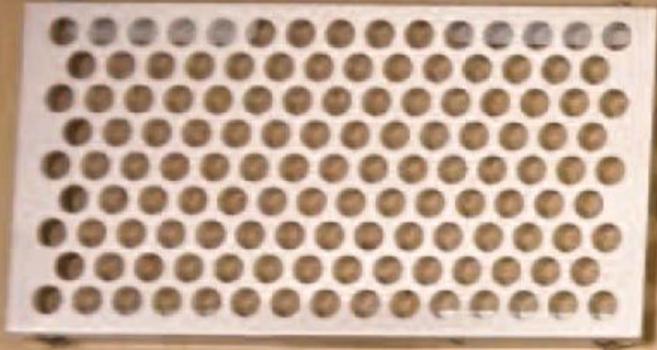


5

提升露营幸福感的3件事物



Trek's 小铝桌



SOLA Titanium Gear 保冷袋



PaaGo Works 相机内胆包



Pre Tents CoastWing 双人天幕



小铝锅 /
VIVAHDE木碗



Conifer Cone
Butterfly Saw
锯子



Big Sky 保温袋



BIC 迷你火机



Balade 小刀



Belmont 筷子



Munieq X-Mesh 风档/炉架



小姜超轻酒精炉



Evernew 杯子



TARAPOKY 斜挎包



Hydrapak 2L 水袋



UCO 蜡烛灯



Katadyn BeFree
滤水器



GoalZero Lighthouse
LED灯



Petzl Bindi 头灯



PaaGo Works NINJA Firestand 焚火台



露营装备不用一次买齐



Outdoor Yogui
天幕杆, 登山杖

Therm-A-Rest Uberlite
地垫

Therm-A-Rest 坐垫

急救包

Rawlow Mountain
Works Antelope 背包

PORLEX mini 咖啡磨豆器

Delter Coffee Press
咖啡压

Re:echo 10C 睡袋

这是Tara一次露营会带的物品，供大家参考。

设备是打造露营体验的关键，但新手入手装备宜少不宜多，可以先买最基本的天幕、帐篷，在城市周边体验几次露营，再根据使用经验，慢慢补充其它装备。选择装备时，不用攀比价格和品牌，适合自己的就好。

(特别鸣谢Tara、弦子、Picnic、逃跑计划的露营技巧分享，实习生林可依、邹露对本文亦有贡献。)

漫谈当下新露营

“奢”在时间



李轩James

James Outdoorlife户外生活企划负责人，户外生活方式爱好者，热爱露营、骑行、击剑、骑马、钓鱼等多种户外生活，他是许多户外知名品牌如日本品牌DOD、gripswany，芬兰品牌Kupilka、德国品牌petromax、feuerhand，瑞典品牌trangia等在中国的代理商。

Glamping定义由来

我第一次露营是10年前在青海湖边的一个自行车赛事，用一个简单的单人国产帐篷，那次印象深刻，晚上风很大聚酯帐篷不断发出异响，旁边铁丝网上有各种动物毛发，晚上能听见狐狸一类动物的奇怪叫声……之后零星的露营隔几年才有一次。3年前，我老婆偶然在公司的年会抽到一个丹麦帐篷，然后我就被北京的一帮爱整事儿的朋友邀请一起露营，就是现在的“精致露营”，为了区别传统探险式露营的不同，我暂且叫它‘新露营’吧。我从那时候开始爱露营，因为我是一个对喜爱的事情研究到底和坚持到底的人，所以最近这三年里我露营多次，也学习了很多关于新露营的知识。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国内现在流行的带有一定美学特征的休闲露营和汽车露营，不完全等同于国外的Glamping，Glamping是glamorous（豪华、奢华）与camping（露营）的合成词，目前在国外一般是指在固定的豪华帐篷营地露营，在室内使用的不是户外家具，而是使用室内家具营造，甚至提供有家电、酒店式服务等这样一种奢侈的度假露营形式，它的起源是非洲的Safari，20世纪20年代左右欧美人殖民非洲，有钱的欧美人去非洲建立营地探险并享受奢华服务的一种营地形式。

国内最开始选用“精致露营”（Glamping）传播只是为了让它既能区别于传统露营，又能提升格调，久而久之大家都用这个，还被戴上了“阶级”的帽子。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词来传播这种露营方式，它其实就是传统露营缓慢演变出来的一种适合当下审美的休闲露营，如果你仔细去研究所谓的“Glamping”露营用品品牌，它们有些早期产品也没有那么精致，露营在中国的演化过程被加速了。

走红小史

直接影响国内露营兴起的媒体应该是日本的《GOOUT》杂志和它在日本举办的GOOUT露营活动，它从2008年开始传播这种以urban outdoor和露营为主题的生活方式，逐步传播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一直到内地。山系这个词就是香港玩家发明的，其实说的是urban outdoor风格，因为这种主打城市户外的国外品牌名称常常以mountain开头或者结尾。

3年前，国内北京一帮爱好者和杭州一帮爱好者开始小规模地玩这个东西，媒体也开始传播户外露营，户外潮流。近两年，国内举办了很多相关活动比如露营、户外集市等，国内露营地也跟雨后春笋一样出现，新老网红都出来参与其中。

新的露营方式无论在审美还是在参与方式便利程度上都受到了欢迎，我和业内朋友都认为，2019年是真正的露营元年，而2020年也是集中爆发的一年。

当然，今年遇到疫情，也持续催化了露营的热度——不能出国旅行，出国的预算只能拿在国内花，大家就开始互相种草买买买，相约一起去露营，或者和家人一起露营。

去阶层化，自然里更平等

我认为，新露营和传统露营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形态上不同。比如参与的时间、地点、人与物不同而已。也不是少数有钱人的爱好，它反映的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精神生活急需满足的社会变化。中国已经到了这样的时间点，物质基础已经完全具备条件，营地也开始全国涌现，正如当年美国流行家庭露营是由于家用小汽车的普及一样。从精神层面讲，城市里已经够冒险了够累了，人们就想周末去和家人放松一下。它普及的本质，就是城镇居民回归自然的过程和行为。所谓“野奢”，最“奢”的是在精力、时间，而不是金钱。

这个过程其实在向去阶级化进行，在露营地里大家都是平等的，任何形式的竞争、比较，都会导致在好不容易找到的自然之地增加阶级划分。大家在自然中应该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回到原始人的那一刻。

最后，喜爱自然的前提是尊重自然。美国有《荒野法》，其中详细规定了如何去保护自然环境，如何合法地使用自然资源，又如何承担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我们国家也有《国家森林保护法》，如果将来这部法律能够细化哪些自然资源可以合法使用，如何取得合法使用权，将让这种健康有益的爱好的普及，也能推动就业，促进产业发展，最终成为自然和人类都受益的事情，两者本就是命运共同体。📍



富士山下，帐篷是舒适的私人影院。
(图 张大鹏)

文林可依夏阿怪 图受访者提供

告之亥寅今
才作野蛮生长，只怕自活一场

黄龄

黄龄，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戏剧演员。2007年，发布首张个人专辑《痒》，2020年，黄龄参加湖南卫视自制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次公演中，当黄龄所在的《Gentlewomen》团拿到417票时，黄龄一边去扶倒在地上的队友，一边不敢相信地举起食指向队友金晨确认。「是第一吗？我们是第一吗？真的是第一吗？」

一直被《痒》《High歌》挡在背后的黄龄被更多人看到了。「不够有野心，歌红人不红，可我站在这里就是与众不同。」这是黄龄在「三公」舞台上坚定勇敢唱出来的她自己，一个不太有野心、目前不太红，但的确与众不同的黄龄。

如果不是因为身高，黄龄或许会成为一位很优秀的排球运动员。回忆起来，虽然有沮丧在，但和音乐的缘分让她释怀许多。

而出道16年，黄龄一直没有被太多人真正走近过。她慢悠悠地，这些年来只出过几张专辑，并不急于做出更多的作品。第一张专辑《痒》时，黄龄还不到二十岁，并不能够真切懂得究竟什么是“痒”。创作人孟楠引导她，说自己被蚊子咬了，联想到感情。黄龄虽然还不理解，却把气质拿捏得恰到好处。凭借这张专辑，黄龄获得了第十五届东方风云榜东方新人银奖和第七届中国金唱片奖流行新人奖。三年后，第二张专辑《特别》问世，黄龄获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上海地区杰出歌手奖。

黄龄喜欢树懒，她也有点像树懒。她爱音乐，就和音乐共生，而不把音乐当作铺路石。她把表演搬进浴室，穿着最舒适的睡衣，准备好独特的饮品，一把吉他、一支话筒，就是她最完美的舞台——混响好、自我、放松。虽然接地气，浴室氛围却一点也不含糊，灯光舞美丝毫不逊，香薰、蜡烛、小彩灯，足见用心。伴着“B站的小伙伴，你们有没有吃过饭”，“浴室歌姬”黄龄的浴室音乐会正式开始。除了唱歌，她也时不时分享今天吃了什么、对着镜头化妆，和粉丝谈心。

黄龄更喜欢将这些表演称为浴室玩耍时间，要放松、要自在，她也希望这种传递快乐的交流方式能够给粉丝带来解压的快感。在入驻B站的第一条视频中，无数弹幕表示“请记住她现在正常的样子”，后续她逐渐放飞，毫无包袱，这种“毫不做作的做作”令粉丝直呼越作越喜欢。《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强度之大，超出了黄龄一开始的想象。“我本来想着可以每天训练到吃晚饭，到宿舍就能有聊天的时间，一起唱唱歌、喝喝茶什么的，结果完全没有，连敷面膜的时间都没有，大家就每天练舞、学歌、加强自己的体能。”黄龄坦言，在集体荣誉面前，自己的狼性出来了，变得激进一些，而不是像以前自己在做专辑那样悠哉悠哉慢慢来。

当被问及人生规划时，黄龄酷酷地说：“没有啊，我的规划就是没有规划”。她又补充道：“但就是很难做到。”

黄龄认为自己是一个胜负心不强的人，她眼中的输从来不是输，不是挫折、失败，而是非常宝贵的经历。经受一些打击，对她而言是必然的，也是与成功的喜悦相挂钩的，“如果经历一点点挫折就觉得不行的话，那我本身就输了对不对”。

“来啊/快活啊/反正有大把时光”，红遍大江南北的《痒》，确实写得符合黄龄的心态与状态。“任何年龄，50岁，80岁，你想去学滑板，想去游乐场，去坐旋转木马，都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黄龄说，“人生短暂，想做就去做吧”。

来啊 快活啊
反正有大把时光

来啊 爱情啊
反正有大把愚妄

来啊 流浪啊
反正有大把方向

来啊 造作啊
反正有大把风光

CITY ZINE
×
黄龄

城市画报：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至今，你的体验符合一开始的想象吗？

黄龄：很多姐姐都很独立、很有魅力、很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和她们组团，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目前和我组过团的姐姐都非常可爱，彼此没有太多分歧，也可能因为要组团，大家必须在很短时间内思想目标要达到高度统一，而这可能就是女团的魅力吧。

城市画报：录节目时有过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吗？

黄龄：有过一小回吧。是“三公”的时候和蓝盈莹、吴昕姐姐一起的那个团，一开始因为三个人加起来的总分较低，我们没有选到自己当时最想选的那首歌，分到偏中速的《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觉得在这样的舞台上会没有优势，“浪花”们更爱看唱跳类，商量解决方案时，编曲老师和舞蹈老师更希望我们挑战舞蹈，但又不能加乐器，当时我有点抵触，但一个晚上就消化了。我是不会钻牛角尖的思考模式，所以就还好。

城市画报：节目播出后有没有看自己的表演，还满意吗？

黄龄：有啊有啊，还挺满意的。过程中我都尽力了。因为我特别不喜欢拖后腿，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会一直练，一直想办法去克服自己的问题，我有全力以赴。

城市画报：你觉得那一场为什么会票数低？其实你在网络上的人气和观众缘都还不错。

黄龄：我也不知道，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吧，但我都接受。

城市画报：和蓝盈莹合作了两次，你认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黄龄：我和她两个不同性格的人搭配在一起，会摩擦出好玩的化学效果。我们俩都是上海人，血液里都流淌着上海记忆，我们就经常用上海话聊天。

城市画报：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吗？

黄龄：不是，我更注重和享受过程、享受生活。

城市画报：你认为自己“作”吗？

黄龄：我挺“作”的呀，不然怎么可能到现在还是单身，对不对？但我觉得“作”挺好的，对自己有要求。

城市画报：你什么时候会觉得真正地自在？

黄龄：在浴室洗澡唱歌的时候。少说话、安静一点。因为作为歌手，多说话太伤嗓子了，所以没事的话就shut up。

城市画报：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入驻B站？

黄龄：我觉得B站的小伙伴脑洞非常大，那里也有很多小伙伴翻唱我的作品，拿我的歌编舞。我就想我也入驻B站吧，将我的浴室玩耍时间分享在B站，像交朋友一样。入驻后发现B站的小伙伴们还挺喜欢我这种交流方式，他们get到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点。





城市画报：B站的浴室歌单的选歌标准是什么？

黄龄：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没有太多刻意迎合或是太商业化的东西。他们也会分享一些歌给我，我会听，里面要是有我能唱的、想学一下的，我就录，还挺有趣的。

城市画报：未来在音乐方向上你有什么新的事物想要尝试？

黄龄：一切皆有可能。

城市画报：你穿睡衣唱歌和在舞台上唱歌，本质上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黄龄：在浴室更舒适，因为不用穿高跟鞋，在舞台上大多时候还是要穿高跟鞋的。但过程好享受。只是在舞台上要“gin”住，在浴室的话可以彻底放飞，你可以赤脚，可以踩在垃圾桶上，都行。

城市画报：你更喜欢一个人待着，还是和很多人在一起？

黄龄：我肯定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挺好，我是一个不需要很多朋友的人。

城市画报：小时候被告知不能继续排球训练时，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黄龄：当时就有点沮丧吧，因为跟队员一起相处就很有感情，再加上我也挺喜欢排球，训练让我有了不错的意志力，最后因为身高原因没有再继续。我可能和音乐比较有缘分吧。排球队的生活让我更有集体意识，在一个团队里面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懂得舍弃和放下一些东西，不然很难统一，同时一定要有一个leader。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但当leader选择了这个方向的话，就必须要跟ta配合好，不能自己搞特殊。

城市画报：集体生活会让你收起部分个性吗？

黄龄：集体生活可以让我更快地成长。集体生活里需要顾及大家的感受，比如作息时间，放音乐的时候不能放得太大声，需要按时出发，要有团队的精神。但偶尔有这样的一段经历真的非常宝贵，如果节目录制完了，我会挺舍不得，因为和

姐姐们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时间真的会产生感情，大家互相照顾，腿酸的时候互相帮忙拉筋、按摩这样子，很感恩这段时光。

城市画报：什么时候开始玩改造衣服？

黄龄：就是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开始的，来之前也没想过，直到收到了队服那一瞬间，就觉得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话，就好无聊。因为跳舞会出汗，而我特别怕热，心想应该要把领子剪大，剪得透气一点，就这样开始自己DIY。我有一把万能小剪刀，又剪衣服又剪刘海，拆快递、包装袋、剪我们家狗狗屁股后面的毛毛……我也没有想要设计得太好看，就觉得好玩，剪衣服的过程很愉悦。目测姐姐们还挺喜欢我的设计，很开心能和大家有这样的互动。

城市画报：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吗？

黄龄：我还算自律吧，我也没有变得很胖，皮肤也还ok，情绪管理也ok，也活得好好的。但跟完全自律的人还是比不了，我还是喜欢偶尔有人督促一下。

城市画报：你自己认为，对于你而言意义最大的作品是什么？

黄龄：一定要说一首的话，那就是我的人生中第一首歌《High歌》，当时听到《High歌》的demo的时候，我想原来有这么奇妙的旋律，原来唱歌不能只有模仿，而是要有自己的符号，要去开发自己的声音。我开始让自己变得更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对对我来说它是最有意义的。🎵



BROKER!

带过35个网红后， 经纪人张运气选择离场

文 夏阿怪 采访 夏阿怪 林可依 图 受访者提供 插画 Eve-3L

网红、KOL、带货主播、vlogger、up主、视频达人、自媒体……这些由观看和点击支撑起的名词，背后是网红经济的火热市场。

张运气也抓住了这波浪潮，成为一名网红经纪人。他带过35个网红，其中有秀场主播、电商网红和B站up主。和网红做朋友，和品牌方对接，还要网上冲浪，把握住当下流行文化。张运气无疑是这场“游戏”的资深玩家。

我们找到这位网红经纪人，和他聊了聊这个网红经济的“疯狂世界”。

魔幻入场

张运气在2017年6月开始决定成为一名网红经纪人。他当时还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每个月拿着不多不少的固定工资。然后，他看到一位跳槽做直播经纪人的前同事的生活状态突然变了，“像是突然发大财、明显超有钱”，张运气这样形容。

他向前同事打听了网络直播的行业，了解到网红经纪人这个职业。前同事告诉张运气这是非常考验谈判能力和情商的一件事，并鼓励平日里“很能说”的张运气也来尝试。

2017-2018年，无疑是中国MCN的爆发期。《2019年快手MCN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MCN机构数量为5800家，同比增长241.2%，2019年则超过6500家。张运气正是在这一阶段入场。

张运气过上了24小时无休的生活。由于直播的特殊性，很多主播都是日夜颠倒，晚上直播，凌晨剪片，白天睡觉。常常一到下午，四面八方的信息就涌入了张运气的手机。如果再撞上双十一、双十二、6·18这种大促，那就更忙了。

这几年来，他从秀场直播、到如涵控股，然后又去了B站，对接过几乎各种类型的网红，但张运气依然觉得这是一件充满压力的工作，“有一种事情永远做不完的感觉”。像最近在B站的工作，他的团队要负责20来个up主，经常一个up主的项目完成了，其他还有好几个在进行着。

但这样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吓跑张运气。让他留下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薪水，多的时候，光奖金一个月就能有4、5万元。另外一个成就感，网络的特点在于即时性和可数据化，张运气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自己所负责的网红的粉丝数、点赞数、评论数，当他将一个账号从0粉丝做到了50万时，这些真切的数据会让他非常兴奋。而过去在广告公司，“所做的东西没有任何声响，给不到我任何刺激。”

令张运气记忆深刻的是他给某位百万粉丝的网红一次策划经历。网红在微博上发布带有衣服链接的视频，用户可以点击购买链接，最后根据点击次数进行分账。在策划前，张运气对于点击数没有太高的期待，但一个月下来，给到张运气这边的奖金就好几万元。看到这个数字时，他想，“原来这么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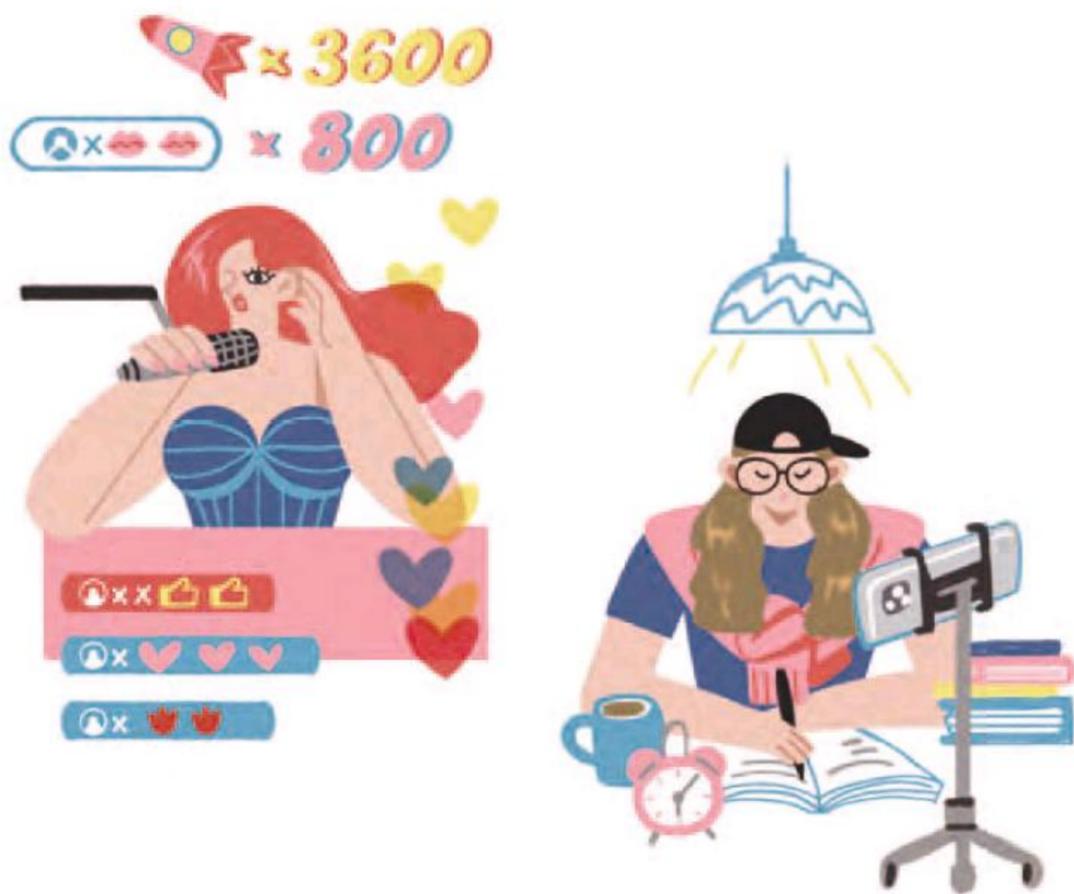
这个数字放在网红本人身上，可能还要乘以100。

网红和网红经纪人收入的悬殊没有给张运气带来多大困扰。张运气带过的主播、up主中大多都是95后甚至00后的女生，“她们虽然年纪很小，但赚的钱可能是我的十几倍。但她们的确有这个能力——无论是背景、长相或从事的工作还是正在上的学校，都能帮她们获得这些关注度。在清楚这种差距后，我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平衡。”

刚入行时，这种收入悬殊让张运气犯过一些小错误。一些大主播每天面对弹幕里的负面评论时，心态很容易垮掉。张运气最早很难理解主播的这种压力。他和主播说，“你就是被他骂，但是你能挣很多钱，有什么可在意的呢？”可这样的言语往往会导致主播更加不开心，精神状况愈发不好。张运气反省说，“那时候我没有充分理解她们的感受。”他再三强调，网红经纪人一定要有很强的共情能力，要敏锐地感受到主播的真实情绪，并帮助他们消化。

张运气和他的姐妹们~





慢慢地，张运气在备受争议的网红经济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追逐更大的刺激、更大的利益。而五年前，那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还在纠结——如何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时候太小了，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看周围的朋友干什么，我自己也就跟着干什么。所以说，现在我长大了。”

“网红可以做自己”

张运气带过35名网红，大部分是女生，大部分是95后。他和这群女生以姐妹相称，将她们当做真正的朋友那样去相处。

张运气成为经纪人时，他只是将这群女生当做工作伙伴，工作伙伴赚得越多，他能拿到的提成也越多。但慢慢地，他意识到在这份工作里，必须和网红产生一点工作之外的私人友谊，只有真正为对方着想，才能收获来自对方的真实反馈。这种真实也是内容产出的重要基础。

当一个人长时间通过镜头进行表达，这种来自他者的凝视和自我审视的综合作用下，也必将对于屏幕中的主体产生影响。张运气有一个网红朋友C，“她是一个gay里gay气的女生，喜欢欧美的流行文化”，但C去做秀场直播后，在张运气看来，她很不开心。

秀场直播，即主播在直播间和用户聊天、唱歌，受众主要是“直男”群体。在这里，女主播在视频中必须漂亮，会讨好男性观众，要一直单身的状态。同时还要非常清楚抖音、快手里正在流行什么样的歌、在用什么样的滤镜。“主播必须要做好这些功课，不然直播的时候就只能傻眼，没东西可讲。但当人花大量时间在这些上面时，整个人就会变得很‘抖快’。”

最明显变化是，大家一起去KTV唱歌时，以前唱蔡依林Lady Gaga的C，开始唱“轻轻贴近你的耳朵，莎朗嘿哟，情话永远不嫌太多”这类抖音神曲。平时逛街购物，C也开始尝试黑色丝袜搭配球鞋——“其实她本人是不喜欢，但是直播间里的观众喜欢”。

C被迫在秀场直播里迎合一种审美趣味，演成另外一个人，有次张运气和她一起吃火锅时，看着C在直播里“那样”说话时，“真的很受不了。”

张运气在做秀场直播网红的经纪人时，也多少有点“膈应”。他同其他女主播以“姐妹”相称，但他总能从一些非常微妙的细节里感受到一点不对劲——“她们还是会对我抱有一层防备，还会想，‘你会不会喜欢我？’我能有这种感觉。”

和其他直男经纪人相处时，张运气也时常感到不舒服，工作起来“畏手畏脚”。“这一行直男经纪人非常多，因为做经纪人一定要懂粉丝，才能告诉主播怎么去做。说实话，我真的没那么懂，所以做得也很痛苦。”

因为这种痛苦，张运气和主播C都放弃了收益颇丰的秀场直播，去了以电商直播为主的如涵控股。去到如涵后，他们说，“我终于可以做自己。”

C回到了原来的穿衣风格，开始破除掉单身人设，甚至视频内容里有了恋爱线。张运气的工作也进行得如鱼得水，相比秀场直播中的女主播需要“卖弄自己的长相”，电商网红的受众更多是女生，“女生是跟着女生买东西，把你当姐妹一样，和男生希望从主播身上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张运气无疑更懂女生。

当被问到“网红真的可以做自己吗？”时，张运气的回答非常肯定，“可以的，她们真的蛮做自己，‘我有男朋友，我卸妆丑，我穿衣服不讲究’，这些都会真实地展现出来。”而经纪人在给网红设计相关的内容线时，也会紧紧靠近网红本身的个性、尊重她们自己的意愿，“我接触到的网红，大家的内容都是由自己身上的东西外发出来，演是演得不像的，一定要做自己舒服的东西。”

18岁的B站up主Zoey_ZYi是张运气之前负责的up主之一。她就读于上海平和双语学校，在B站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发布的视频中，“和我过高效的一天”的视频播放量较高，达到39.6万，记录了Zoey学习、外出用餐、剪视频等满满当当的一天。

对于这类题材，Zoey认为“它能告诉别人，我的一天能干多少事情，从而被激励到——那我的一天也要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视频既能让人放松，又能帮助他们变得更好，他们就会喜欢。”

在谈论到是否能“完全做真实的自己”时，Zoey显得有点犹豫。她曾经将前男友拍进视频

里，分手时就很尴尬，弹幕里都在问“为什么要分手”。这之后，Zoey慢慢地不再分享自己的私事。同时，因为父母也会看Zoey的视频，所以视频里的Zoey，比日常生活里的她相对更“收敛”一些，以至于张运气见到Zoey后，感慨这个女生比视频里有趣多了。

但Zoey并不需要去表演成另外一个人，“拍摄每一个视频前我都会有一些策划，但视频里基本都是真实的，只是有一部分没有展现出来。”

Zoey也没有计划将up主当做一个职业，没有长远的规划，“做一点想拍的内容，自己拍得开心，让大家开心开心就行。”这也是很多年轻up主身上所展现出的一种轻松感。张运气这样评价他们：“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都非常聪明，都是在走一步看一步，敏锐地感知整个行业的变化。”

冷静离场

在网红浪潮里“冲浪”的这几年，张运气迅速熟悉整个游戏规则后，也感受到这个行业的瞬息万变。

拿最近在B站的工作经历来说，张运气发现，“小破站”的内容和最早的内容生产已经完全不同了。过去，B站上有大量的20-30分钟时长的视频

作品，节奏相对缓慢，但用户黏性高，即便是30分钟的视频，用户也能从头看到尾。而在短视频类APP对人们观看习惯改变的冲击下，张运气不得不对自己负责的up主提出“视频不超过10分钟、开头20-30秒必须进入到主题”的要求。B站失去了它的“慢”。

这在张运气看来是非常糟糕的。时长变短也影响着内容本身的深度。尽管B站本身内容类型越来越丰富，今年以来也陆续以“破圈”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但内容本身的这种变化，还是多少令人遗憾。

同时，内容方向的变化也越来越快，张运气感慨，常常一两个月，流行的东西就变了。新冠肺炎疫情以来，B站上健身类视频霸占了榜单，而在2月份前，这类内容并不多。但无论在微博还是B站，有一类内容是张运气认为数据不会差，那就是“揭秘类”视频，“揭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节目或者某一个人，大家都非常喜欢。”

这一年以来，“网红”也越来越难签。早期张运气主要在微博上寻找潜在“网红”，看到颜值高、视频内容不错的博主，就会发出签约邀请，但往往起签3年、5年的门槛就拦住了不少人。签下的年轻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喜欢工作，很多人以为可以不上班，在家里做喜欢做的事，然后轻轻松松赚很多钱，但真正做了这行后，会发现比上班累多了。”

张运气签下来的人也越来越小，不少还是高中生，有的还是在父母陪同下签了合同。但也有很多非常有想法的年轻人，自己一手管理运营账号。比如B站上拥有79.2万粉丝的学霸up主彭酱酱，她就读于剑桥大学经济系，在B站上分享自己在剑桥的生活。她表示接下的每一个品牌推广都是自己精挑细选出来的，在她带有推广的视频里，都会提前表示，视频结束处有一个推广，并且她也会和商家沟通好，“我会将推广硬硬地放在视频最后面，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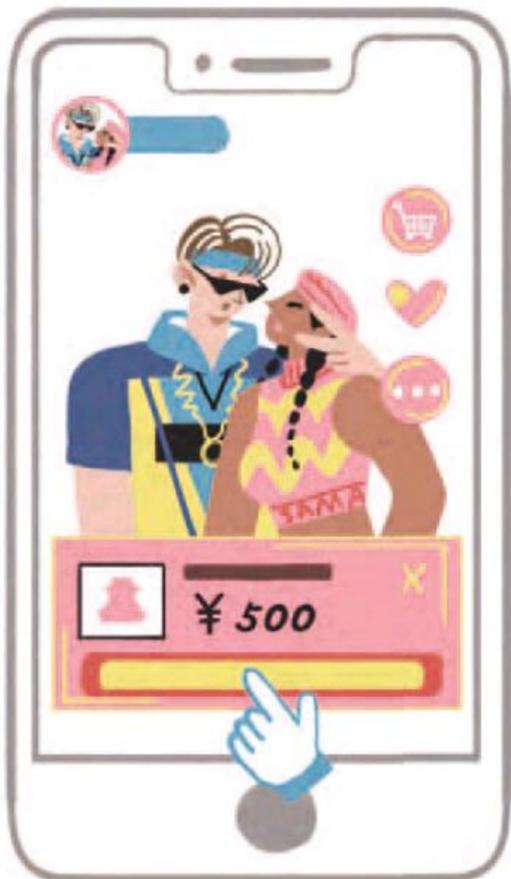
在B站上的品牌推广呈现出非常崭新的形态，不少up主会像彭酱酱这样直接表达，而弹幕里也会出现类似“让他恰”之类的调侃。这种关系在B站甚至很多其他的平台已经成为常态，但是不少品牌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让张运气非常头疼的一点——“有谁会想在视频里听你的品牌故事？”“为什么一定都要一个留学生说她在国外超市买了国货产品？”每次和品牌方的博弈中，张运气会感受到，“前浪们”真的不懂“后浪们”的玩法。可没办法，很多时候，最后的内容还是得按照前浪的brief进行。

“B站的破圈只能说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并不能改变品牌方投广告的方式，这个还需要时间。”

今年7月，张运气正式从B站离职，转换赛道，去了一家彩妆品牌负责营销方向。不再做经纪人的主要原因，是在体验过数据、流量、金钱涌入的兴奋后，这份职业不能带给他新的刺激。而回顾这几年经历，他看到这个市场愈来愈冷静，尽管几个头部大主播和明星在卖货直播里频频爆出令人咋舌的销售数据，但在网红经济之中起伏的网红、用户、品牌，都不再疯狂。“网红越来越难签，用户不再‘无脑’关注，而品牌也会更慎重地考虑我要不要投你。”

网红们也在寻求更多的出路，在努力维持现有粉丝量和知名度的同时，争取更大收益。“网红的更新换代比明星更快，我接触到的网红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如果有一天真的没人看了，他们也能接受，然后自己去做老板，或者去找工作，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总会有新的网红继续存在。👤



天津

当家作主，是独立的第一步

文 陈斐仪 卢绍聪 图 @哎呦杨小珣



冬暖夏凉的客厅是小珣和家属最喜欢的空间。墙上的“山”是她和家属一起用刷卧室剩下的墙漆刷的，山远看非常形象，近距离摸可以感受到“山”的层次不一。

小珣小时候因为个子不太高抢不过其它小朋友，经常玩不到秋千，她一直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秋千弥补遗憾，土豆听了她的念叨马上动手在家装了一个。



杨小珣

职业 数学老师

房屋面积 95平方米

装修花费 10万元

房屋来源 自置

因为种种原因，小珣和家属土豆今年才正式搬进了这间三年前已完成装修的房子。她将屋子随性装饰成自己喜爱的风格，空荡的家被家具、置物架、绿植、小物件逐渐堆满，「它慢慢变成舒服的样子」。

这里每个角落都藏着小珣的心思，与动植物共存的空间里，摆了无数个置物架，上面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小物件，背后都有着故事和记忆。她在铺满阳光的敞亮客厅里踱步，在阴天的厨房里拍照，在昏暗的灯光下窝在沙发看投影……折腾自己的家对她来说是种享受。小珣说：「这是独立的第一步。」

独立的第一步，给自己的家做主

三年前为了土豆父母来天津过年，小珣和土豆匆忙花了三个多月完成了房子的硬装。几年时间，小珣的审美和家装理念在变化，现在看来当初的装修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刚住进来，她就想把客厅的灰色瓷砖改成木地板，因为发现木地板拍照会特别好看。之前住处的厨房按照她和土豆的身高做了高低桌面，新家的橱柜制作仓促，桌面高度划一，做饭需要“躬身驼背”，让她感慨“由奢入俭难呀”。她认为，家装的战线要拉长至一年，设计师的选择也很重要，这样后期入住会少很多遗憾。

小珣很有自己的主见，但当出现其他意见时，只要不涉及原则都会顺从妥协。但在家装这件事上，她不会让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坚决执行。装修自己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她与家人有不少地方意见相左。她把墙都漆成了灰色，却被说这样

小珣家装了投影没有电视，空荡荡的墙下放了一个电视柜，收纳着凌乱的电线。投影的清晰度并不影响小珣对它的喜爱，过去注重仪式感的时候，它是一件得力的道具。他们把投影搬到卧室，将银河星空洒在天花板上，畅聊整晚。



厨房只挂了个“门都没有”的半帘，没有门，小珣和家属每次进厨房都会被它逗笑。

太暗了，不像是个女孩子的家。为了打造独立的洗浴空间，她调换了厨卫的位置，但家人认为这么大刀阔斧的改动，既麻烦也不值得。但家是自己的，每时每刻的感受，日复一日的相处，让她愿意承担一切，也一定要去试一试，实现这些踮踮脚就能够到的梦。“完成上一套房子的装修时，我的卡里只剩下2块7毛6，我也非常幸福，这是我自己做主的家”。

把家收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是小珣独立生活的第一步，那是一种精神和意识的独立，“家里每个角落都是自己做主，有一种专属的感觉”。她感叹，家不只是一个储物空间，而是一处需要自己花费精力布置的地方。小到装饰品摆件，大到墙壁粉刷都是小珣自己动手，在不断创造回忆的过程中，家也渐渐成了自己最喜爱的样子。疫情让许多人不得不待在家里，感觉无聊苦闷，小珣却不以为然，“家里随便走两步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我觉得待在家是种享受”。

添置家具，还少不了运气

柜子和置物架是小珣家最多的东西，不知不觉至少买了5个，她在添置家具上没有太多计划，更多讲求缘分，看到喜欢的就会入手。她特别喜欢在宜



开阔的室内阳台，摆放着她喜爱的藤椅，这里是小珣的下午茶专属座位。



01 | 03 | 04
02

01 小珣家进门就是一块印着一只猫，写着“命好”的地垫，寓指她的“亿百万”白猫就是从流浪小猫变成大小姐的。02 在小珣家的各个角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椅子摆件。03 在朋友那学到的收纳技能，既实用又美观，她的家被亲切地称为“葱姜蒜之家”。04 床头的KAWS手办是朋友送给小珣的，朋友还叮嘱她一定要放在床头，“回到家打开一看这个表情，行吧，他说放就放了”。

朋友送给小珣的
KAWS手办



家的特价区碰运气，每次淘到喜爱的家具都会特别兴奋。卧室的餐边柜就是她低价淘回来的，一开始柜子没有门敞开着，她想了很多方案解决——做个门帘挂块田园风格的小布，或直接装个门。后来，她又在特价区发现了19元钱的柜门，恰好合适。

除此之外，她还喜欢淘各种小摆件，尤其偏好“椅子”。当中有一把红色的小椅子跟她的缘分特别深，为了它，她特意跟朋友跑到香港买，可惜断货没有买成。半年后，小珣突然收到了一个快递，拆开来就是那把小椅子。“我知道一定是她送的”，小珣说，那种失而复得的惊喜和被人惦记的幸福感，让这把小椅子变得意义重大。



小珣每周会泡一次澡，边玩鸭子边看剧。这时猫咪会在旁边默默盯着，不敢参与这个活动，“对它们来说，洗澡就是受罪，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危险行为”。

客厅是她最经常待着的地方，这里满满当当地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家具和物件。最初她对家里的布置没有明确计划，住着住着家具摆设自然就到了该在的地方。原来带贵妃榻的沙发太大，就被小珣卖掉，换成了小沙发；茶几是从工作室搬回来的复古矮箱子，有一次她随手拿起垫子放在箱子上，顿时造就了完美的沙发脚垫。

夜晚打开微暗的灯光，小珣会窝在沙发上看综艺，有时打开植物后的地灯，看斑驳树影映在天花板上的画面，有种静谧灵动的气息。住得越久，她越少开天花板上的吸顶灯，比起主灯照亮空间的惨白，她更钟爱光源散落在屋里所营造出的温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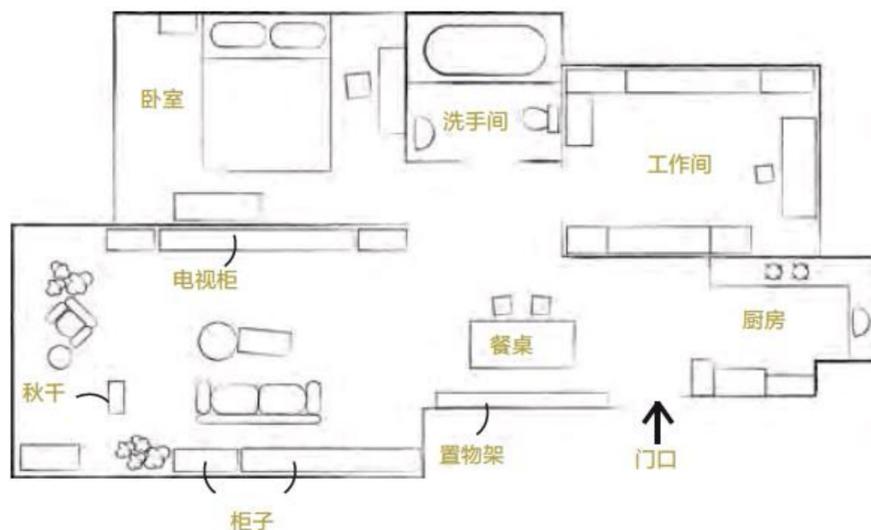
阴天才会进厨房

小珣不爱下厨，身为数学老师的她，对“适量”这个词非常抵触，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计量，做饭这件事就对她毫无吸引力。厨房自带着“火热”的属性，在这个没有空调的狭小空间里，煮个面条都能感受到水蒸气扑面而来的热量。唯有阴天，小珣才会钻进厨房，借着白砖黑缝的背景给小物件拍照，因为在这一天厨房里的闷热感会散去，光线强度是最合适的。

这个她不常待的空间里充满了土豆的小心思。他拿了个闲置的花瓶，随手放进了一把挂面，花瓶仿佛为挂面量身打造，不长不短正好合适。小珣最爱吃土豆做的椒盐猪蹄，无奈每次土豆处理猪蹄都会蹦一身油，她特意为土豆买了件雨衣。土豆穿着雨衣在厨房做菜时，她都会哈哈大笑。

土豆曾心心念念想要一台洗碗机。小珣本带着偏见认为用洗碗机是一种偷懒的行为，却在不停被“安利”后，送了他一台当生日礼物。“别人的意见总是很容易听进去的，但我真正审视这个东西后，发现是真的很好用”。洗碗机能擦干所有水分，让玻璃保持最干净的样子。

现在有了洗碗机，他们有了更多时间在这个自己打造的家里放松——在阳台荡一下秋千，跑到飘窗边上逗逗猫，或是窝在客厅沙发上看投影，“即使只是玩玩手机，我也觉得非常值得”。



本栏目欢迎自荐家居 editors@cityzine.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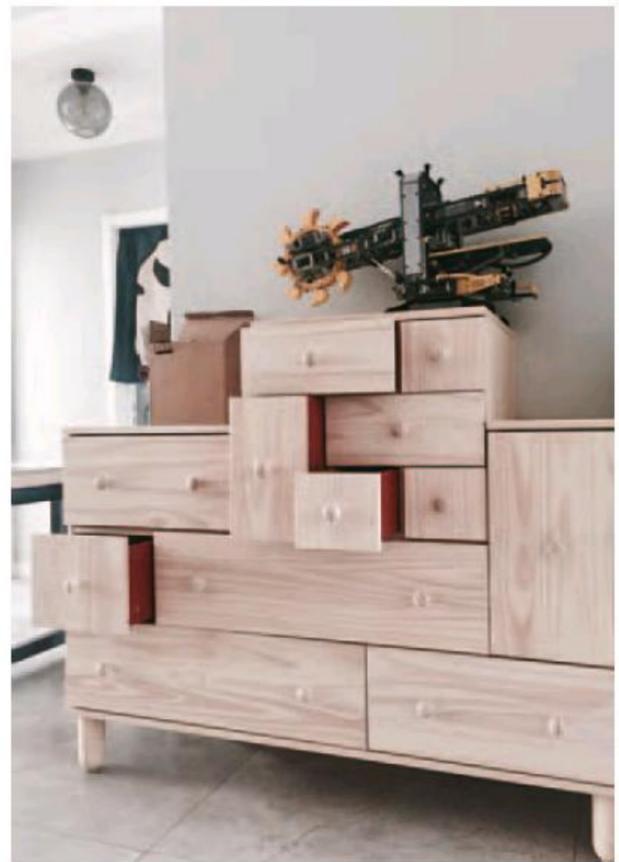
01

02

03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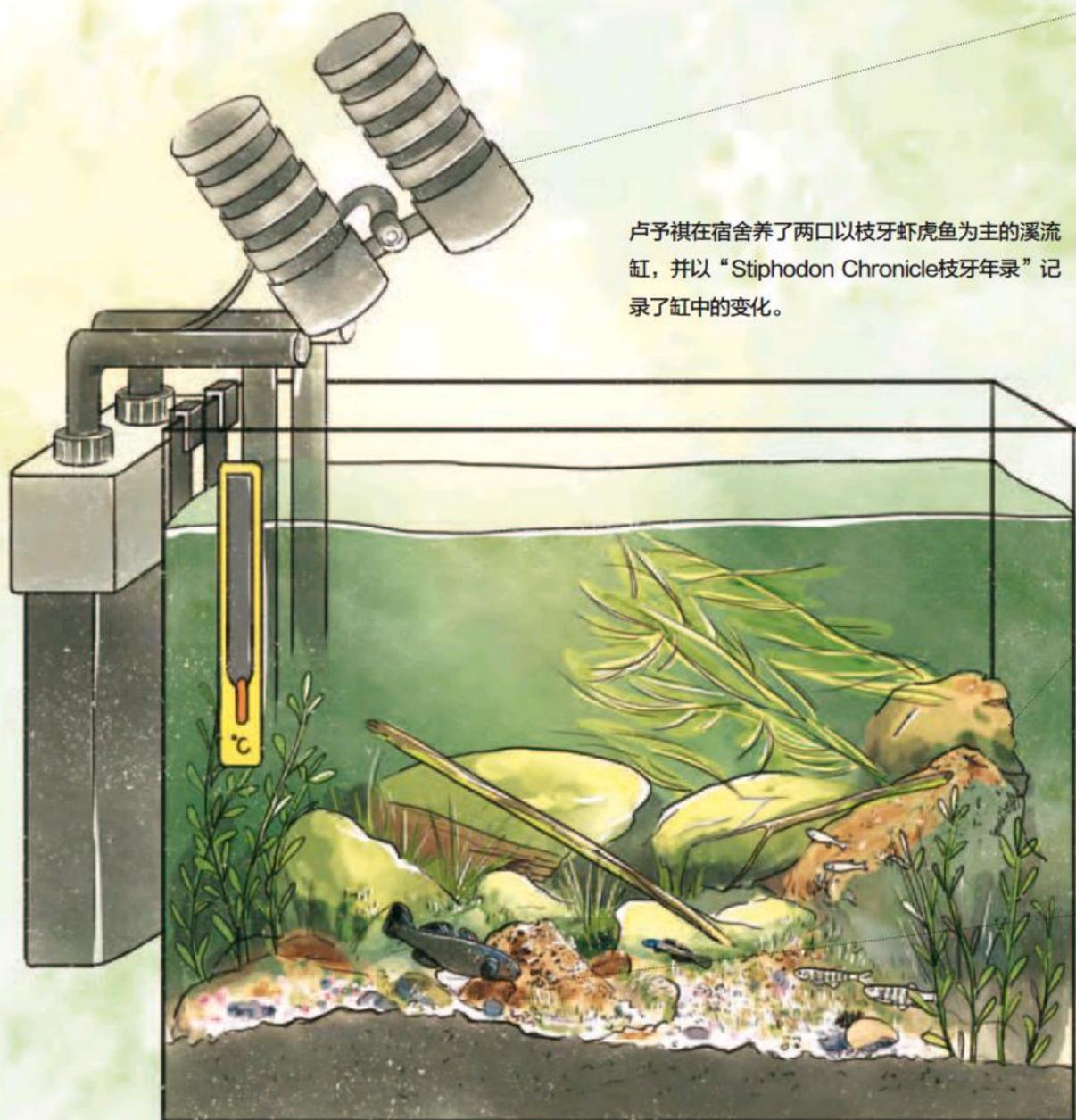
01 飘窗是两只猫咪的圣地，Lucky 喜欢看窗外飞来飞去的鸟，“亿百万”喜欢晒着太阳睡觉。02 餐厅的灯徒有其表，装低了只能照到菜，装高了很刺眼，站起来还容易磕到头，小珣说这是自己为了美感交的智商税。餐厅墙上的置物架是她最喜欢的置物架，上面每个摆件都是她的心头好。有时她会打开酒红色的台灯，在餐桌上工作或写花体字。03 电视柜上的黑色烛台、心形木勺、斯德哥尔摩地图都是从朋友那淘来的，“喜欢折腾家的人是个小众群体”，在他们的小群里，即使有人一次面也没见过，也可以分享彼此的生活，甚至连各自家里物件摆放的位置，大家都彼此了解，“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小珣如此说道。04 小珣第一眼就爱上了抽屉旁边的一抹红色。可打算入手时，柜子已经下架停产了，她只选择找代购，一波三折才买到手。有人建议她找家具店做个一模一样的，但她非常执念，“这样就没有那抹红色了，我是一个‘点’很奇怪的人”。📍



宿舍里的水生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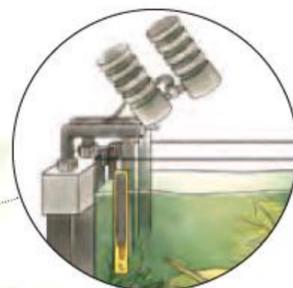
文 吴思雨 卢绍聪 图 © 故余未往

不在宿舍藏几件电器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卢予祺的秘密不是锅碗瓢盆，他在寝室的衣柜里藏了一个小鱼缸，书桌下面也放了一个。这个北大药学生在属于自己的6平方米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水生王国，在微博写了一部《枝牙虾虎编年史》。在他的视角中，这些流光溢彩的小鱼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朝代兴衰故事。



卢予祺在宿舍养了两口以枝牙虾虎鱼为主的溪流缸，并以“Stiphodon Chronicle枝牙年录”记录了缸中的变化。

插画 Eve-3L



设备

- 1.由于宿舍环境限制，使用过滤桶过滤。
- 2.日光灯，一开一关对鱼儿们就是一天。
- 3.温度计。



景观

- 1.凌乱的石头、沉木，模仿着自然水体的造型，同时为鱼儿设置躲避空间。
- 2.稀疏的水草、适当的藻类，对自然水体的模仿是原生造景的特点。



鱼&食物

- 1.苏拉威西鳉虾虎，俗称“黑魔鬼”，卢予祺称它为“溪流群落巡航者”。
- 2.过滤器管道积攒半年的菌膜，开缸养水两周的藻类，这些天然的食物只是鱼儿的半天口粮。



卢予祺

北京大学化学生物学系准研究生，微博@故余未往，95后造景爱好者，2007年开始接触水生生物养殖，钟爱枝丫虾虎鱼种和草缸造景。

世界的冷静旁观者

卢予祺的养鱼热情自9岁起就开始了，那时他常去书店翻阅宠物养殖的书籍，在考虑了饲养猫狗需要投入的精力后，小卢予祺非常理性地选择了养鱼，“因为父母和我都很忙，养鱼更符合我们家一些”。

他没有选择大多数小朋友喜欢的色彩鲜艳的鱼，而是选了一条灰突突的小鲫鱼和一些用来喂乌龟的饲料鱼。“它们都是炮灰，但我觉得它们朴实无华，很好看。因为我养的不是鱼，而是它的自然状态。比如说养金鱼就很难看出它的自然状态，毕竟它在自然环境里根本就活不过一天对吧？”之后他又向鱼缸里放了一些落叶、石子和枯枝，造景意识初步形成，“这就是我养鱼的开始”。

上大学离家后，卢予祺又琢磨着在宿舍开辟自己的一番小天地。入学军训时，他边站军姿边构思着自己理想的鱼缸，之后很快就将它做了出来。开缸从来都不是造景最困难的部分，熟练者往往只需一个下午就能完成，真正需要用心的在于开缸后的维护工作。“整个生态系统是活的，比如刚刚摆好的石头，可能过了两周就长满绿藻。”

学业繁重的卢予祺没有足够的精力兼顾场景完整性，这曾经让他困扰过一段时间，最近他放下了执念，不再想着长时间维护一个作品。“对我来说，鱼缸更像是一幅沙画，我在完成后便将它抹掉创作下一个作品。”他享受着“创世”的乐趣，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记录着鱼缸里发生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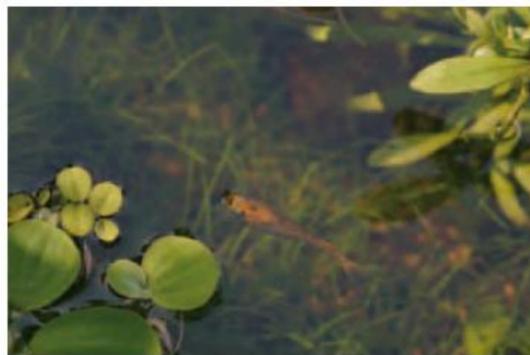
卢予祺认为养鱼爱好者与猫狗爱好者在性格上通常有着较大的差异，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外热内冷的人，和他人相处融洽却很少抱有强烈的感情。“我喜欢宏大叙事，追求统一规律和普遍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鱼缸里的鱼因优胜劣汰而死亡，他并不会感到悲伤，“我不是它们的主人，它们也不是我的宠物，它们在自己的系统里，而我只是这个系统的创造者和维护者。”

但铁树也有开花的时候，跟曾经喜欢的女孩子暧昧时，卢予祺养过一条俗名叫“黑魔鬼”的肉食性虾虎鱼。黑魔鬼初来乍到还是幼年，小小的一只，躲在专门为它制作的躲避屋里十分羞怯，甚至都不敢游出来进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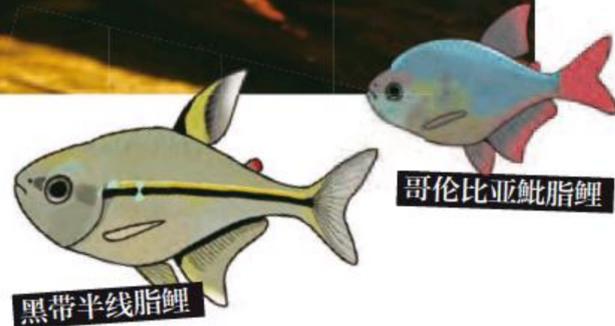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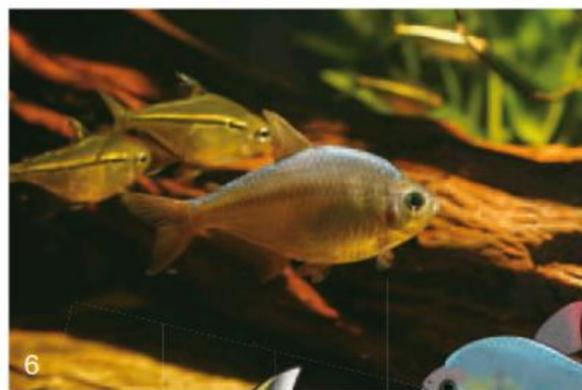
有一天卢予祺突然被表白，内向的他一下慌了手脚。就在这时，一直小心胆怯的黑魔鬼突然从洞里游了出来开始吃饭，他的心好像突然被什么撬开了。他拍了一段黑魔鬼游动的视频发给对方，喝了两瓶水，然后答应了表白。“黑魔鬼算是我们的一个见证，我们都很喜欢它。”有了特殊关爱的黑魔鬼很快从又瘦又小吃到得黑黑胖胖，卢予祺还给了它一个称号，“我叫它溪流群落里的巡洋舰”。

然而两年后，一只病鱼的到来让黑魔鬼一夜暴毙，这让他当时的恋人十分悲伤，对方建议再买一只黑魔鬼作为延续，而他拒绝了，“我说我要买性格温和一点的鱼，因为总担心小鱼被黑魔鬼吞掉，听到这些，对方就沉默了。”现在回想起来，卢予祺觉得黑魔鬼的死仿佛是一种讯号，之后两人感情也逐渐趋于平淡，最终一别两宽。

“对于情感方面我一直在刻意压制，感情会影响我的判断能力。我习惯以自我的角度分析事物，很少顾虑他人的情感问题。”于卢予祺而言，客观理性的旁观者或许才是他最习惯的状态。



01 1.卢予祺以自己在安徽褒禅山踏青所见的景色为灵感，制作了这个缸并取名为“褒禅山”，水清之至，潭中小鱼皆若空游无所依。2.牛毛毡在水底郁郁葱葱，青叶草探出了水面，“褒禅山”既是一处生态景致，也是阳台浇花的蓄水池。3.只需一个夏天的午后，观背青鳉和小蜜蜂虾虎就有了新家。



1.卢予祺夜里梦见死了一只溪蟹，早起喂食发现它真的一动不动了。这只鱼缸里唯一脱壳长大的红蟹离世，让他心生怅惘，“经历了相互驯养，它便拥有了不同于其他螃蟹对我的意义吧”。2.枝牙虾虎鱼喜欢伏于水底，卢予祺加入几尾鳊银汉鱼作为上层鱼的主角。3.枝牙虾虎鱼是一种群落性生物，它们之间存在等级关系，经常会发生领地的争端。4.西蒙氏枝牙虾虎，发色明显，趾高气昂。5.“公主灯鱼”黑带半线脂鲤。6.哥伦比亚魮脂鲤是缸中的驱逐舰，冲撞饲料的迅猛形神中带着一丝远亲水虎鱼的影子，卢予祺还给它们画了卡通形象。

他是虾虎王国的史官

卢予祺最大的乐趣是透过玻璃观察这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生物。有一种鱼不喜欢在鱼缸里穿梭游行，即使在光照充足的白日，也总是成群结队地趴在缸底的岩石上，像一群可爱的小老鼠到处找东西吃。它们是枝牙虾虎鱼，最受卢予祺喜爱的一种鱼。

枝牙虾虎鱼本身没有颜色，它们身上存有反光细胞，会根据心情产生不同的颜色变换。它们有着很强的争斗意识，族群之间存在等级关系。当两只争强好胜的虾虎鱼狭路相逢，它们会昂起光亮的小脑袋，张圆了嘴巴，扑棱着鱼鳍向对方“对吼”示威。地位高而自信的虾虎鱼称之为“极雄”，它们往往有着最鲜艳的颜色，依靠自身绸缎般的光泽就可以震慑其他鱼。地位低下的虾虎鱼黯淡无光，整个族群的关系一看便知。



检查宿舍的楼长找上门来前，他把鱼缸大大方方地放在桌上。

有一次他发现当关灯后所有大鱼都休息入睡，体型袖珍不占优势的黑鳍枝牙就会集体外出觅食，甚至会在月光下在自己种群的内部“发色”耀武扬威。“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操心的老父亲，关灯，怕它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关，又怕它们睡得太晚。”最后，他只好妥协，给黑鳍枝牙单独开了一盏小夜灯。

日行性的虾虎鱼竟会因为社会关系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这种独特的故事属性强烈吸引着卢予祺，他觉得自己就像虾虎王国的史官，观察着每一个部落的繁衍生息，每一个朝代的崛起衰落。

在钢铁丛林寻找自然

因为疫情闲在家的日子，卢予祺开始捣鼓一些新鲜玩意。他将褒禅山（位于安徽）的净水浅潭“搬入”两只小小的塑料收纳盒，摆在家中阳台的花盆之间。翠绿色的茎类水草长出水面，茸茸的牛毛毡水草爬满盒底，抬眼望去俨然一幅生机盎然的春夏之景，简约质朴又充满生活气息。

对于一些老派造景爱好者而言，这或许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开缸造景，它缺少过滤系统，没有单独的照明，甚至连容器都只是唾手可得的塑料盒。但卢予祺认为造景的乐趣在于连接人与自然，不该拘泥于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即使没有复杂的设备和名贵的素材，只要自本心向往亲近自然，一样能做出打动人的作品。

“我们这些生活在后工业时代的现代人，离自然实在太过遥远，天天呆在校园的学生就更是如此了。我认为无论是从事职业还是为人处事，我们都能从与自然的相处中获得巨大的智慧，远离自然必将导致与这种智慧疏远。”他将造景的爱好当作连接自我与自然的窗口，不断寻找和感受其中的平衡。

如今疫情渐渐向好，卢予祺又回到了校园，寝室中的水生王国度过数月劫难，终于又将迎来休整与重生。在故事的最后，史官又拿起他的笔，枝牙虾虎编年史，尚未完结。📖



卢予祺喜欢用多角度展现作品，他通过俯视拍摄还原自己平日的视角，又将它融入阳台的环境，希望营造一种浸入感。



一年的时间足以让“黑魔鬼”从小憨憨上位成为枝牙缸里的巡洋舰。

30000米的高空 和30万元的账面

文陆彦 图受访者提供

各位好，我是Tim!

Tim

科技类博主，影视飓风创始人。



在《永远是学生》14分43秒的Vlog中，Tim和几个小伙伴为了拍摄效果，将一张重达150公斤的乒乓球桌抬上200多米的山顶。时值酷暑，抬桌上山时大家挥汗如雨。最终抵达山顶，开始拍摄后，所有人都陷入极度疲惫的状态，拍摄没有完成。

这个Vlog让人想起了赫尔佐格在《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中谈到的一次拍片经历。那一次，他想把一艘船拉过山顶。当所有人陷入精疲力竭的时候，各种状况开始出现。最终，整个项目陷入失败。

「技术是最容易学习的……也是最难学习的，我们现在最想学习的是：如何正确地讲故事。」Tim在视频最后总结道。

Tim最敬佩的企业家是马斯克。他的车也是一台特斯拉。他认为马斯克的思维方式是力求穿透事物的本质，迅速迭代。



从沉迷游戏的“差生”，到“勤工俭学”的科技青年

1996年出生的Tim，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母亲学医。“小时候，父母对我管得比较严，”背论语、背英文单词、学钢琴，初中开始每周六、周日参加补习。但Tim初中时成绩“非常非常差”。从小玩游戏的他曾经拿着父亲的笔记本电脑，躲到一个角落里，玩整整3天。他的中考成绩只达到了职高线的水平，挫败感空前强烈。

父母很忙，特别是父亲。公司里的事加上儿子糟糕的成绩，让他的压力很大。“但他们不揍我”。Tim说。

为了给Tim找出路，父母各跑了一趟美国和英国，最终确定了位于英国吉尔福德的爱德华国王学校（King Edward School Witley）。那一年，中国学生只有他一个。这所学校是一个寄宿学校，管理严格，除了教育网站其他网站一律无法上。但学校不进行排名，除了学业，老师也会对他们作人生观层面的引导。

Tim的室友中有一个加拿大人、一个澳大利亚人、一个马来西亚人。只有隔壁寝室的一个英籍华裔的小伙伴用中文与他沟通，再通过英文把他介绍给别人。

在爱德华国王学校，学生在早晚上7点各一次报道。白天需要穿正装，早报道的时候Matron（舍监）会检查着装。下午4点后换运动装，进行一个小时的运动打卡。第一年，妈妈在英国陪着Tim，同时读了个研究生。妈妈每一两周来看他一次，每天与他通一个视频电话，用英语讨论各种话题、时事。“我妈妈也是一个好学、有毅力的人。”Tim说。

他读的课程叫IB，是一个在全球得到认可的高中教育体系。学生需要选三门高阶课程，三门标准课程。Tim选了物理高阶、计算机高阶、数学高阶，三门标准课程是：英文戏剧、中文、商科。两年后的毕业成绩是37分，算是一个普通的成绩。“我不抵触，但并没有很用心地去学。”他说。

虽然脑子里还是惦记着游戏，但游戏是打不成了，于是Tim开始写同人小说——基于游戏世界观的小说。每天写8000字，两年写了140万字，发在百度

贴吧上。小说挺受欢迎，粉丝每天等着更新。写到一年半的时候，一个画漫画的粉丝找他一起合作。Tim画分镜，对方将之变成漫画。他们向《漫画行》投过一次稿，还拿了一个新人奖。

2014年，读高一的Tim开始在优酷上做起了频道，当时用的是一个Go Pro相机，每周更新。他最早感兴趣的是特效，通过观看很多视频自学，同时开始着手做，并在网上分享。发现有人喜欢后，就开始做特效方面的教程。每周更新，雷打不动。他每天自学十四五个小时的特效和前期拍摄，并在2015年买了人生第一台摄影机，BMPCC。也是在那一年，他把自己的频道命名为“影视飓风”。高中毕业前夕，他带着自己的视频作品集，找肯特大学电影系的老师面谈，顺利被录取。

大一时，他开始正式做评测。同时跟进特效。当时，父母每个月给他600英镑作为生活费，“卡得很紧”。如果每天自己做饭，每天需要花十几英镑。如果想吃得好一点，或者叫个外卖，钱就不够花了。他开始给夜店拍照，60英镑一晚。给婚庆拍照，在高端的婚庆仪式上担任辅助机位，一次可以得到700英镑的收入。“吃得很基本，省钱买设备。穷到没钱了，申请‘代餐’（由一些实验室或者公司提供一些能量类食物给志愿者食用）。”回看那时的照片，人呈面黄肌瘦样。但把钱省下来买设备，用心做视频，他觉得很幸福。

从全网600个粉丝，到B站百大UP主

Tim从英国肯特大学电影系毕业时有两个想法：一是到美国读研，最好的电影技术在美国。二是回国创业。最终他决定创业。回国后，找到了现在的这个场地。租金方面得到了政府的补助。地方本来是个食堂，因为没钱，公司同事一起动手，手动改造成了现在的工作室，“脚下的地毯都是自己铺的，”Tim指着脚下的地毯说。这么大一个空间，装修只花了几万元，慢慢长成一个工作室的样子。

2015年3月的时候，Tim的全网粉丝是600个。暑假回国，父亲问他是否要开家公司，他听从父亲建议，开了传媒公司，但“对商业一点概念都没有”。

Tim创业后第一次尝试变现，因为没有商业经验，想出的第一招是卖桃子。“问我爹借了8000元，”Tim说。但因为不会选货，不会还价，不会送货，结果最后亏了1000元，这还不算人力。在卖桃子失败的基础上，Tim和团队很快从商业层面进行反思，并寻找新的逻辑，注册了淘宝店。贵人出现了。2017年，团队与一位向日本出口电芯和灯光产品的生产商开始合作，第一代“飓风灯”进入市场。市场上同类产品卖600元、700元，“飓风灯”售价300元，性价比非常高。到今天为止，“飓风灯”已经出售了5000台左右。

2017年开始，团队开始推出服装线，首先是T恤。同年，推出了针对影视拍摄而开发的、比较高端的电池。年底，Tim第一次收到了一个十多万元的单子——“英雄联盟”春季大赛宣传片。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去重庆、成都进行拍摄，最终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喜欢的片子。“对我们的鼓励是非常大的，虽然现在看单子非常小。”Tim回忆。



拍摄还原阿波罗登月时使用的微缩月球沙盘。



团队测评过的器材。



Tim和他的宠物猫。

与此同时，Tim和他的团队也开始做各种硬核科普、测评、短片。短片既有体现各种商业元素、各种高科技元素和最新特效技术的作品，比如《相机大战》《“0”成本仿拍<荒野猎人>》，也有向梦想致敬的作品。团队成立以来最爆款的短片《升空30000米，我们把相机送出了地球》，讲述的是一台相机携带着一万个人写下的梦想，升入30000米高空，拍出了地球的全景，再顺利返回到地球的故事。

这也是Tim秉承了5年的梦想。5年前，一个在英国的中国少年用他最擅长的短视频记录下这个梦想。就在他以为永远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时，事情出现转机。最终，当承载着梦想的气球冉冉飞向太空时，Tim想起了一位老师曾对他说过话，“人类要么不就是充满未知，要么就是什么都没有”。

展望未来，无论视频也好，文字也好，传播的媒介都有可能变化，但对Tim来说，“以不断迭代的商业与技术向世界输送打动人心的作品”这一核心不会变。

但不是一切都像30000米外的气球那样热血浪漫。今年初因为突然爆发的疫情，Tim没有及时收回收回的款项，导致一百多万元的现金流落在外，而公司发完年终奖后，账面现金只剩3万元。复工后，Tim开始直播卖货，凭借着直播帮公司渡过危机，甚至还迅速拓展。

30000米的气球和3万元的账面，是Tim未来一定要面对的两个隐喻。他在一个商业世界里打拼，却说出“我想死在火星上”这样的话。不断迭代的商业技术和打动人心的作品并不矛盾，但需要年轻的Tim去做更多的平衡。他或许早早明白了这一点，毕竟他曾说最想学习的，“是如何正确地讲一个故事”。👍



短片《升空30000米，我们把相机送出了地球》
中气球升空的景象。



Tim正在拍摄视频。



《沉睡的小溪》系列摄影作品，妈妈开着窗户睡着了。

美国东北森林中的 黑色童话

文 傅尔得 图 Dylan Hausthor&Paul Guilmoth

五年前，Dylan Hausthor和Paul Guilmoth一起抵达了美国东北角缅因州卡斯科湾偏远的山峰岛（Peak Island），在上面租了间房子后，就在那个被他们所形容的寒冷住所里，展开了与世隔绝的新生活。虽然他们后来搬离了那个小岛，但其在岛上的创作《沉睡的小溪（Sleep Creek）》，则在2019年冬天，由希腊雅典的独立出版社VOID出版。而这本摄影书甫一出版，便被摄影界的诸多名家、评论家、媒体等列入了2019年的各年度最佳摄影书的推荐榜单之中。

《沉睡的小溪》是基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怪诞传说或神话，以复杂多层的影像来进行叙事的一部虚实交织的作品。这个大多在傍晚和黑夜拍摄的作品，以其怪异的氛围和松散的叙事，唤起了人们既现代又古老、即混乱又模糊的思绪，以一种交织着原始、暴力、悲伤的基调和宏大的时间轴，呈现出一个历史与现实交融混杂的黑色童话。

画面中不断呈现的美丽与邪恶的矛盾感、虚构与现实的模糊性，都将传统摄影的属性和原则——打破，使得这个黑色童话的时间和空间被扩大和模糊，它变成了既是关于美国东北角新英格兰地区的，也是关于整个美国的，更是关于人类与自然、地域、历史、现实等关系的故事与传说。

对于大学毕业没几年且都正值二十几岁年纪的创作二人组Dylan Hausthor和Paul Guilmoth来说，他们正以其愈发神秘和模糊倾向的作品，成为美国摄影新力量的生力军。

这股新力量与之前的摄影表现的最大不同，体现在他们基本上抛弃了把摄影与纪录画等号的想法，从而表现出视觉上的高度主观性。也就是说，他们作品中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不仅不再明显，而且更加模糊甚或不存在。

关于纪录和反映美国的摄影的变化，得从Robert Frank在1950年代开创的主观纪实开始算起，到2000年前后60后摄影师Alec Soth拍摄《沉睡在密西西比河畔》时，视觉上就已变得非常抽离和诗意，虽然他在主观上也以不可忽略的线索反应了美国的历史和现状。而2018年被提名为马格南成员的70后摄影师Gregory Halpern，其探索加州现状的摄影书《ZZYZX》在2016年出版后，便引发了一场摄影界内轰动且持久的被公认和追捧，与Alec Soth的诗意文学性不同，Gregory Halpern将其作品中的人物与环境等以小说的结构进行了编排，他的视觉无论在冲突还是在美丑上，都比真实世界来得更为激烈。再看看80后的创作者Curran Hatleberg，他游走美国各地的作品，在展现了纪实摄影和肖

像摄影的传统之余，同样更加杂糅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展现了一种经过建构的魔幻现实。而对于90后的Dylan Hausthor和Paul Guilmoth而言，他们同样更在乎观者的主观体验，《沉睡的小溪》以神话和小说的视觉建构，将抒情的叙事和对自然与神话的探索结合在一起，这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情绪和基调，使得观者在其作品的多面性和矛盾感中，仿佛被抛入了时代的缝隙深处，或是掉进了一个既美丽又邪恶的梦境之中。

作为正在变化中的美国摄影新力量，Dylan Hausthor和Paul Guilmoth更进一步打破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不再将岛屿看作被纪录的对象，而是将其作为构建一幕幕不连续的浓缩了故事与传说的场景，由此，该系列变成了一个培育观者情绪反应和精神抒发的对象。

而摄影与现实的天然联系，又使得这些叙事模糊的画面，内含一种真假难辨的张力，这也恰好反映了我们面对传说和神话时所采取的心态：它们可能是被编造的，或许曾经发生过，还有可能存在部分的真实，但无论真假，它们都反映了现实中矛盾的本质，直指了人类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精神处境。

当Dylan Hausthor和Paul Guilmoth将他们从当地人所讲述的诸多生与死的故事，都融合进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便知道，这个将更进一步打破了虚构与现实的视觉创作，不再是一本关于地方景观和人物肖像的纪录，而是关于一个地方在宏大时间轴下的精神沉淀，是试图抓住始终飘荡在其幽闭深处的鬼魂，是力图要为我们描述出一个个诞生于美国东北部森林中的黑色童话。



《沉睡的小溪》系列摄影作品，摔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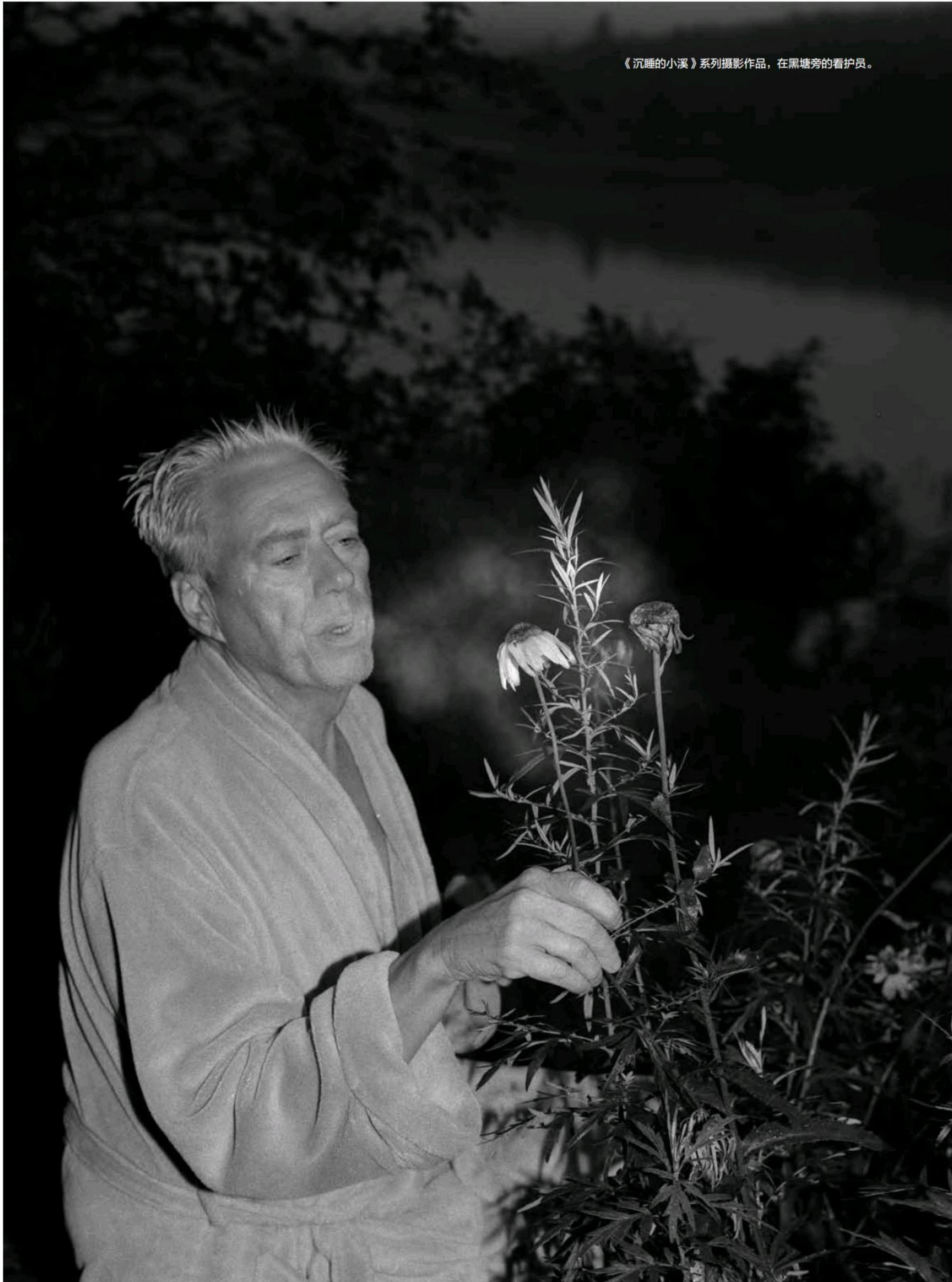


《沉睡的小溪》系列摄影作品，米歇尔 (Michelle)。



《沉睡的小溪》系列摄影作品，迈克尔（Michael）。

《沉睡的小溪》系列摄影作品，在黑塘旁的看护员。



《沉睡的小溪》系列摄影作品，明亮的鹿。





《沉睡的小溪》系列摄影作品，生产。



《沉睡的小溪》系列摄影作品，谷仓。



《沉睡的小溪》系列摄影作品，夜间草地。



Dylan Hausthor & Paul Guilmoth

他们是一个生活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乡村创作二人组，均毕业于缅因艺术学院。其创作实践主要集中于深植于当地的摄影项目和摄影书的制作。2015年，两人一起创立了名为Wilt Press的独立出版社和音乐厂牌，以及两年出版一期的名为Wilt Press的视觉杂志。2019年冬，他们的第一本摄影书《沉睡的小溪》出版后，被众多国际知名艺术家和评论家评为2019年最佳摄影书。

城市画报：《沉睡的小溪》系列是拍摄于美国新英格兰的某一乡村地区，你们都成长于那里吗？你们和成长的环境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

Paul Guilmoth：我们都出生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小镇，也一直住在那里，我身份的方方面面都是在那里塑造的。那里租金便宜、安静、有着多样的野生动物，那里也被历史所笼罩，当然尽管有时也很丑陋，但我就算离开那也绝不会太久。

Dylan Hausthor：我同意 Paul 的看法。《沉睡的小溪》发源于美国东北角海岸外的一个小岛，但我们觉得这个小岛似乎没能把握住一个更大、更整体的现实，我想这种感觉也体现在照片中。我们最终搬离了小岛，融入了更为熟悉的人和环境之中，比如我们的家庭和成长的地方。

城市画报：你们是怎么开始以组合进行创作的呢？虽然说艺术家二人组合也不少，但毕竟每个人对同一件事都会有各自的不同想法。你们作为两个个体，在创作《Sleep Creek》（《沉睡的小溪》）系列的创作中，是如何进行分工合作的？如果产生了分歧，又要如何达成和解和妥协呢？

Paul Guilmoth：在 2015 年搬到山峰岛上之后，我们便开始了认真的合作。在那之前，我们只是碰巧志趣相同的好朋友，我们会听同样的唱片，玩气枪时会一起对着同一只罐子射击，也都对成长过程中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这个地方的奇怪故事有着共同的兴趣，当我们开始拍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沉睡的小溪》就自然出现了。岛上有一种明显氛围，那帮助我们形成了目前的创作。如果有分歧的话，我们都会编辑的过程中进行解决。

Dylan Hausthor：如果说《沉睡的小溪》系列散发出了一股力量，那绝对是来自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虽然有点老生常谈，但沟通的确是我们完成这个项目的关键。无论是我们的合作还是单独创作的作

品，我们都非常在意，但我们都很小心不要让它们变得过于重要。而要谈到最终的作品，其大概会介于精致的创作和像是我们握住对方的手画出的手绘作品之间的程度。

城市画报：你们一起生活在与外界隔绝且仅通船只的山峰岛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什么吸引了你们要去那里生活？

Dylan Hausthor：多年来，我就一直很想要搬去那里，当我们大学毕业时，似乎就到了最恰当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小城市上的大学，我想毕业时我们都很高兴要离开那里，去寻找一个适合我们生活的社区，一个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观察苔藓的地方。

Paul Guilmoth：在物理上与一块大陆隔绝，是我所找到的一种寻求宁静的办法。搬去那里就像一种治疗，在一个被大自然所包围的地方，我可以欣赏周围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物。

Dylan Hausthor：我还想说，在那里会感觉到很多不一样的孤立感。在岛上待过一段时间后，我试着在另一个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在城市里感受到的则是一种更加尖锐和令人不安的孤立感。尽管岛上的人要少得多，但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更鼓舞人心、更加自由的孤独，一种我认为被我们所建立的社区所阻碍了的孤独。

城市画报：为什么要将这个系列取名为《沉睡的小溪》？这一系列最开始的创作动机和计划是什么？在创作的过程中，你们是否和最初的想法逐渐发生了偏离？如果有的话，主要有哪些？

Dylan Hausthor：我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把这个系列叫作《沉睡的小溪》，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把它暂定为“树林里的疯子”。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在岛上拍过一位身穿裙子的女人，她当时正好躺在一条流经一小片森林的小溪里，那些照片最后虽然没有收录到这本书中，但它们所表达的情绪无疑形成了书名。

Paul Guilmoth：是的，此外，我对与特定地理位置相关的艺术很感兴趣，但对那些试图“代表”某个地方的作品，则持谨慎态度。大多数人都至少与一个地方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不管他们是出生在那里，还是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某块土地大多会从字面上和隐喻上浸透着个人和历史的记忆。当谈及乡村地区时，我常常想到这一点：在某地扎下根，并且拥有一块土地，这会让人们产生一种独特的自豪。我们所采用的就是一个置入了扎根感的地点，这有助于将作品与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以此欢迎那些带有自己独特视角和历史

感的观众，进入到对这片土地的观看之中。有一段时间，我内心其实有点想要真正地考察这个岛屿，并想以一种与它的日常大致相似的方式来展示它，但很高兴的是，后来我们决定不朝这个方向走，因为原先的创作路线感觉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像是在做新闻报道，其实那就好像我们在试图主张一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城市画报：不同的动物在你们这个系列中出现的次数很多。它们给人一种孤决与野蛮、独立和残暴的感觉。你们为什么选择拍那些场景下的动物？它们在你们的整体创作中进行了哪些部分的支撑？

Dylan Hausthor：对我来说，我一心痴迷的是生存的极端性和戏剧性。讲故事一直占据我脑海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是我对原始的、基本的人类欲望、问题和需求的浓厚兴趣。我对神话和童话故事都非常感兴趣，它们都涉及解决人类的普遍问题。我从不吃肉，我一生都将会践行素食主义，但我着迷于把杀戮和处理生命作为一种谋生方式的想法，那些擅长于此的人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还想说，当我独自在树林里拍照，或找寻蘑菇的时候，也是我感到最自在的时候。在那些经历中，野生动物无处不在，倘若不把它们拍下来，似乎有点不尊重它们。

Paul Guilmoth：完全同意。这当然是很自然的，因为，除了人类以外，其他的生物大多时候都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我的灵感和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观察自然界中的事物以及看看它们是如何存在的。比如，我会花上几个小时来观察白头翁或燕子从河的一岸到另一岸去寻找食物，或是看一只蜘蛛怎么把一只飞蛾卷进它的蛛丝之中。

城市画报：出现在这个系列中的人物，每一个都像是一部浓缩的电影片段。他们带有一种默片式的叙事的张力。虽然你们拍摄的是一个一个人，但他们却似乎都不指具体的人与事，而是指向了不同的情绪。对于作为创作者的你们而言，这些人物肖像的叙事性，都指向了什么样的情绪呢？

Dylan Hausthor：我希望《沉睡的小溪》系列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能给读者呈现出一种介于主角和反派之间的人物形象，或是介于在吸引人注意和可让人投射情感之间的对象。你的问题提得很好，我认为正好切中了我们希望传达的内容：没有具体的细节，但肯定是指向了某种情绪。

Paul Guilmoth：不过，我好像从来没有试着给人贴上类似的标签，这让我回想起我们刚才讨论到表现形式时所提到的谨慎态度。我对拍摄对象的肖像和人格的欣赏，大多发生在照片之外，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我的朋友或家人，而我需要了解和关心我所拍的人。出现在《沉睡的小溪》系列中的人们，与他们所帮忙建造的虚拟环境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他们仅仅是因为被编辑到这本书中，所以能够来帮助完成整体的故事和环境的“构建”。这些肖像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既原始又现代的语言符号。

城市画报：如果说《沉睡的小溪》是一部你们用视觉所构建的神话，那么这个神话的主旨与精神是什么？摄影不仅与现实紧密结合，而且还带有证据式的天然属性，你们在使用摄影这一媒介的时候，是如何运用了该媒介的这一特性，用现实的场景来支撑虚构的神话？

Dylan Hausthor：我对摄影最感兴趣的是它与真相交织在一起的粗暴历史。我真的很担心创作者的身份在拍摄中所起的作用，因此，这需要对观看照片的人产生信任，相信他们有讲述故事的能力，因此，有关神话的故事就不需要我们来解释了。《沉睡的小溪》中的所有照片都是真的，但又没有一张是真实的。

Paul Guilmoth：我认为 Dylan 刚才的最后两句话说明了一切。作为艺术家，我们都有这样的意图 为观众提供一个想象的空间，并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解读。重要的是，我们在照片中已留下了足够的信息，但同时，我们也模糊了时间和地点等明显的标志，所以，只要拿起这本书，每个人都可以编造自己的神话故事。

城市画报：在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 Alec Soth 的《沉睡在密西西比河畔》系列中，他以一场沿着密西西比河的长途独自旅行，对一个高速发展的美国所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以视觉画面的选择进行了一场省思。你们的系列《沉睡的小溪》虽然只限于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叫山峰岛的小岛，但也以某条小溪作为线索。我想知道，你们在图片中所呈现的宁静、黑暗、残暴、怪诞、悲伤等感觉，是否也表达了一个基于美国的地方发展与现状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情绪？你们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地域性和更为广阔的社会整体普适性之间关系？

Dylan Hausthor：美国的政治现实令我们两人都深感不安，以至于我们都感到既不可能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不解决问题。我想，《沉睡的小溪》中的一些照片，确实反映了我们在这段时间里的生活感受。我们都对自己的家乡怀有深厚的爱，但这种爱是复杂的，并受到殖民主义、仇恨和种族主义历史等的质疑，这些历史仍旧影响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当然希望承认这段历史，或许还希望用我们的一些带有残暴感的照片对其提出警告。

Paul Guilmoth：作品的地域性只是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而发生的事情，人类与自然和土地的关系则更为普遍，这是一种甚至不需要被看到就能感觉到的强大的东西。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也是悲伤的，具有破坏性的，通常还是排他的，这就导致了你所提问中所提及的黑暗。这本书所说的语言，更类似于人们在世界上可能感觉到了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语言来进行表达的感觉，因此，我们希望这些图片能像人们的直觉一样被普遍接受。比如，当你看到两只发光的眼睛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盯着你看时，你的胃可能当即会下沉，那么这便是一种更基本的交流方式。

Dylan Hausthor：美国无疑是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地方，但是如果用《沉睡的小溪》来表达这个信息就有点太狭隘了。Paul 刚才所提到的人类力量的普遍性，则更接近我们所感兴趣的東西。📍



那多，20年写作小叙

文项斯微 图受访者提供

纵观那多的创作履历，会发现他很高产。2000年开始出版第一部作品的他，如今已经出版20多本书。2018年《19年间谋杀小叙》开始，他转向撰写现实主义犯罪，关注案件背后的人性。今年刚刚出版的《骑士的献祭》，就源于五年前他听到的一起真实案件，「整个故事听下来非常非常的堵，这种情绪冲击，而不是残忍的犯罪手段让我记了很长时间」，他说。五年后，他写下了这个因善杀人的人间故事。



骑士的献祭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5
定价：39.00

小说讲述了一个男人，作为爱人和父亲的故事。恰是因为善良，他杀死了最爱的女人；恰是为了解除家人的痛苦，他做了最残忍的事情。

和那多约在愚园路上的小咖啡馆见面。

我们的采访定在早上十点半，他十点左右醒过来，从家中缓慢步行至咖啡馆，点好一杯手冲——时间刚刚好。他身着一件颜色狐疑的T恤，既像浅灰又像浅绿。

就在几天之前，他的太太赵若虹还在微博上吐槽他：“和一个完全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相处，到底是什么样的？1. 他今天穿着老头衫和短裤去了我的新店开业活动。2. 参加完活动，拉着我在下午三点钟去吃烤包子和烤羊肉串。下午三点，35度的户外，烤包子的维族兄弟都惊了，一直问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加热包子……”

眼尖的网友甚至还发现，他穿去开业活动的衣服上，尚有一团墨渍。

“为什么会有墨渍？难道你现在还是用笔写作吗？”

“我也不知道啊……”那多慢吞吞地回答——那多说话语速很慢，问题都要思索一番才会作答。“赵若虹也嫌我说话慢。”他坦白。

那多最活力四射的时期，可能就是开出“赵小姐不等位”连锁餐厅的时段，那几乎是作家开餐厅风潮的起点，在他之后，作家韩寒、张嘉佳等相继走入餐饮业，均以失败告终。韩寒和张嘉佳的餐厅都是走的合作路线，但那多不一样，那多是全身心投入，前台、后厨，他忙前忙后、迎来送往，以至于上海的写作圈内传出了那多一举荣登上海第三富有的作家的传闻。

那是在2012年前后。身在上海，我们都见识了“赵小姐不等位”等位四小时以上的盛况——真的是只有赵小姐本人才可以不等位。毕竟，这家餐厅的宣传点正是“悬疑作家那多献给妻子赵若虹的结婚周年礼”。

但即便是那样的时刻，那多也坚持写作。长乐路店三楼有个小小的阳光房，不那么忙碌的下午，那多就蜷缩其中，静心写作。

纵观那多的创作履历，会发现他很高产。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的他，如今已经出版20多本书，“三国事件簿”系列、“那多灵异手记”系列、《百年诅咒》《甲骨碎》《清明幻河图》《一路去死》等等，再到2018年出版的《19年间谋杀小叙》和今年刚刚出版的《骑士的献祭》。

但实际上，那多这些年的写作，是慢下来了。

2017年，他关掉了餐厅。太太赵若虹开出了“73小时高跟鞋”，变成了家里更忙的那个人。自诩为“魔都宅男”的那多，做过海关公务员、记者、餐厅老板的那多，每天上午起床，为了预防老年痴呆先背一小时单词，为了活得长久一点而隔天做一个多小时运动，几乎每天到咖啡馆写作三小时，在太太下班前赶回家中抓紧时间与她聊天——那是他们夫妻相当重要的交流时刻。

在整个采访中也能感到，太太赵若虹的重要性，赵若虹就像是那多最好的朋友，能干漂亮懂文学，现在赚得也比那多多，问那多，这会影响他的家庭地位吗？他很知情识趣地说：“没什么影响，我家庭地位本来也不高”。

望着眼前常常陷入沉默的那多，的确会感觉到，最活色生香的他，是活在赵若虹微博描述里的那个他，以及斗地主牌桌上的他——牌友们是上海作家小饭、苏德等等，但是人到中年，牌局组织起来已经越来越困难，逐渐缩减到一两个月一次。

每日在咖啡馆的三小时，那多通常只产出五百字上下。“很难想象吧，而且我是不带手机的。有时也会有两百字，一千字。我不像小时候那样敢随便落笔了。”

转变自撰写现实主义犯罪的《19年间谋杀小叙》开始，他的兴趣点偏向于现实犯罪，写作上更注重刻画人物：“我在写那本书时经历了很多的事情。2012年春夏时，我陪爸爸去昆明疗养开始构思。爸爸生病，我结婚，爸爸过世，第二年，我岳父过世，然后我开餐厅。然后又把餐厅收掉，我也毕竟40岁了。年龄就是经历嘛。我再去写那些人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

不得不提，那多的父亲是作家赵长天，曾任《萌芽》杂志主编，是新概念

作文大赛创始人。但父亲其实从未想过那多会选择作家这条路，也几乎很少和他讨论创作问题。

从小，那多家里书架大都是纯文学大部头，父亲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给那多，他读完人物关系表就已崩溃。父亲也并不责难，知道他喜欢金庸古龙，还会去作协图书馆借武侠书给他看。

但那多心里知道，《19年间谋杀小叙》，是父亲会真正觉得好的东西。可惜，那多现在的创作，父亲已经看不到。

而他也已经变成了一个随时会把“年纪大了”挂在嘴边的中年人。

说起来，那多最近的壮举，是要在家中院子内挖一个池子。池子是专门用来看倒影的，“只能映到树和夕阳，不能有邻居家的房子”。这听上去有些浪漫，也有些上了年纪。

他本来想着是一个长方形的池子，“我再一头种一棵枫树，两边是枯山水。”那多喜滋滋地找了张网络示意图出来展示，确实美。

结果，他买了镜子回家等着夕阳出来量了量，发现倒影里面全是居民楼，只得作罢。

“想得挺美？”

“是，想得挺美的。”



那多

著名悬疑小说家。2000年起开始文学创作，凭借其超凡的想象力一举成名。著有“那多灵异手记”系列小说，《百年诅咒》《19年间谋杀小叙》等二十余部小说，作品总销量数百万册。



城市画报：《19年间谋杀小叙》和《骑士的献祭》好像都和真实的案件有联结？

那多：《19年间谋杀小叙》其实不算是，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大学生投毒案发生，只能说这个确实启发了我。《骑士的献祭》倒是有一个真实的原型，是在警界待了二十年的万安兄告诉我的，这是万安碰到的唯一一个不是因为恶念而生杀人的案件，整个故事听下来非常非常的堵。这种情绪冲击，而不是残忍的犯罪手段让我记了很长时间。写的时候就执念很大，有很多东西不想变，我觉得真实就是这样。但网上有很多这个案件真实的东西，我反而没有去看。因为跟真实的案件连接太紧密，创作会受限制。它会在我这里长成怎样的故事，才是重要的。

城市画报：但我看你对北大弑母案和白银案等真实的案件也都很感兴趣？

那多：知道很多真实的案子，知道人在那个情景下是的变化和可能性，能够帮助创作。其实对我来说，我最想知道的是那些犯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种要靠小说家去想，很多是想不到的。我相信采完之后一定会对以后的创作有帮助，但你采不到。

城市画报：那你现在手头正在创作的小说和真实案件有关联吗？

那多：但是我现在正在写的也是一个上海真实的案子转过来，但是转化的程度就会比《骑士的献祭》要大得多。它是上海1949年以来最大的连环杀人案，杀了二十几个人。但是好像媒体的报道很少，我也是从那位警察那里了解到的。我并不追求我要写的这个东西是真实的案件转过来的，只是恰好。我觉得我以后可能真实的痕迹会越来越少。

城市画报：听说你还给你的杀手设置了歌单？

那多：我设定他是很喜欢张国荣的一个人，我的小说里会有一些歌词和他听歌的场景，丰富这个人物。但我不是张国荣的狂热粉，只是塑造人物很合适，是对阅读状态的一种拓展。

城市画报：你的大多数故事都是以上海为背景？这是为什么？

那多：我几乎没得选择，因为我生活在这里，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背景设置在上海，我随时脑子里是有画面的。我希望赋予人物真实的生活，包括我之前写的那多手记，也会有真实的新闻出现，街道的名称、办学的名称。我一直以来试图创造一个让读者误以为真的世界，所以对物理方面的真实是蛮关注的。《骑士的献祭》最后，我写到主角去深圳、站在街上前看后看时，我是停下来——因为我发现我不确定。然后我就找了大量的深圳街景以及过去的街景看，看完之后心里有底了。

城市画报：你最近两本小说里，都有重要的少女角色。

那多：其实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把少女写得栩栩如生了，也有很多女性朋友说，一看就是直男写的。包括《19年间谋杀小叙》里的文秀娟。当然也会有很多人说，没想到作家是个男的。

城市画报：你喜欢观察女性吗？

那多：没有那么多年轻的坏女人给我观察……但我觉得还是因为赵若虹是一个细腻敏锐的女性吧。你得要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感知到她情绪的变化，能够感知到这些，那你的level肯定和以前不一样。所以经受了她的磨练，理解了一些女性心理，会写得更细腻一点。如果我找的是个粗线条的、什么都摆在脸上的太太，或者是一个性格相对迟钝的，那磨练就不会这么深。当然我写的人物其实还是和她不一样。

城市画报：从《19年间谋杀小叙》开始，你在书中都有提到感谢太太赵若虹在本书写作中提供的帮助，她对你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吗？

那多：书名我肯定都会问一下她，我还是很信任她的文学品味。她提的意见，我是考虑最多的。有一些东西，她会强烈建议我写。包括《骑士的献祭》，包括我现在正在写的东西，都是她强烈建议的。平时我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和案子，就会回家讲给她听——我这么沉默寡言，好不容易可以说话，肯定要和她说一下，否则家里也太闷了。

她看的纯文学作品比我多得多，她的文字的感觉也很好。她喜欢哈金，卡尔维

诺，一些俄罗斯作家。我一直看通俗。但是有时候她的品味会过头，超出了类型小说的需求，我需要拉回来，不然这样可能卖不好……她有时候会针对故事提出一些很特别的点，让我去思考。

城市画报：父亲对你的写作的影响大吗？他是不是在赵若虹之前你会去聊的那个人？

那多：对。但其实我和他大概聊的就两本书，一本是《百年诅咒》一本是《19年间谋杀小叙》。《百年诅咒》是我往这个方向转的第一本书，缘起是他有一天拿了一本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茨威格对一些神秘主义的理解启发了我，那时候我一直在写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19年间谋杀小叙》我和他聊的比较多，那时候我陪他在昆明疗养，每天一起散步。这是成年之后比较少的集中在一起的时间，会有些不习惯，但是当时你知道时间不会很多了。我写那本当时有个很不确定的东西，我前面的主角是柳絮，移到文秀娟，第三部分再移回柳絮，行不行？因为你视线在一个人身上，读者是有主角情结的，会不会一下子断掉？我就问他行不行。现在发现大家会觉得这是个特别的东西。

城市画报：以前很多人看的是你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情节，你现在更注重人性化的内核，这会造成粉丝流失吗？

那多：分两方面了，一方面我还是会满足他们，继续写那多手记系列。尽管其实现在的那多手记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基本上我只想自己（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写《百年诅咒》《甲骨碎》，就会有原来的读者不喜欢，当时我会觉得是他们跑错了馆子，想吃炸酱面我上了一碗意大利面，但是在我《19年间谋杀小叙》这本书写完之后，我就非常少看到这样的评论了。那说明之前的确是这个事情做得不够好。现在我对我写现实犯罪这块还是很有自信的。

城市画报：你怎么看紫金陈被骂文笔不好的事？

那多：我在读的时候没有强烈地觉得他的文笔差，也就是说他的文笔是支撑他的作品的。他是国内这些人里，我比较少的有期待的几个人，我还蛮期待他会有一个更厉害的超过《无罪之证》的作品，他的《长夜难眠》也不错。本来这个类型就不要你文笔很好，但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城市画报：根据你的《喂食者协会》改编的《致命愿望》片花已经出了，应该很快会上线，你参与多吗？

那多：爱奇艺买了我两本的版权，先做了这本。我至今不知道被改成什么样，因为他们不肯给我看剧本——我就觉得应该改了蛮多的，我没有参与。但这是《白夜追凶》的公司做的，我对他们还是很信心，基本品质肯定是有的。大不了就像《十日游戏》，有口碑，但是不爆。

城市画报：为了《骑士的献祭》你也做了直播了，你觉得作家做直播荒谬吗？

那多：主要是累。但现在没有办法，直播变成了一个渠道。

城市画报：我看你说准备建一个泛悬疑类型小说闭门研究会？

那多：我觉得类型小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习得的，不像文学写作那么孤独。类型小说至少在中级和高阶段的阶段，是可以交流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人可以和我聊一下地面技巧，我就跟我老婆说这个事情，她说这不是很容易吗，你现在打电话给蔡骏。我就打了，蔡骏觉得也是个好事儿，就把邀请名单确定得差不多了（目前邀请名单上除了蔡骏与那多，还有负二、君天、哥舒意等）。我们来攒这个局，一开始主分享就是我和蔡骏来，我们想好了第一次要讲啥，就等定时间了。我想试一下，如果发现大家兴致缺缺，那散了就散了。

城市画报：你觉得会有那多式悬疑这样一个模式吗？

那多：说实话我没有去想自己的风格要是怎么样。我只是在不停地磨练我自己的技艺。有让我觉得很煞根（上海话，过瘾）的情节和人物，和光影片段。我比较自信的是，我每天在写的时候，会分成几个不同的角色在写作。首先，我是一个作家，我知道我的人物是什么样的，我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接下去要发生什么。第二个是我的人物，他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应该想什么？反应是不是如前一个作家身份所设想的——往往是我处在作家身份时，我会把人物想法是空着，等待填补，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我需要随时掌控我的读者的心理，我的读者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我想要他是什么感觉？我希望他这个时候是紧张的，或者我希望他这个时候是松弛的，到下一刻才紧张。《骑士的献祭》在设置章节时，我设想在某处读者就是要翻页过去透口气，再进入到下一章节。这时候，我对排版也是有要求的。

城市画报：你有过创作危机这种东西吗？

那多：好像没有。现在排着的东西写完肯定得好几年。但基于真实犯罪类型的，不太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比如我很想写的一个东西，来源是有两个中年骗子租在一个小村子，走的时候带走了村子里的小女孩的案件，故事有很多种版本，其中一个报道说，那是两个非常穷非常落魄的骗子。这一下子给了我灵感，我就会想，他们是如何到这一步的。如果我有一天我能够想通他们是为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这个小说就可以正式开始准备了。造情节不难，但写通人心的转折，才是最厉害的。🔴





「发展」，纳米比亚兰斯特拉 II (Langstrand) 的海边度假村

文周仰 图利娅·肯尼迪 (Leah Kennedy)

在纳米比亚荒漠 开启上帝视角

灰黄色的土地扩散到画面之外，上面点缀着建筑——时而是糖果色的小房子，排成整齐的行列；时而是棚屋和平房；时而则是带有草坪的建筑群，那片翠绿在大面积的灰黄中尤其显眼。有时画面中有汽车，还有路，和笔直成排的热带植物。第一次看到这些照片的人，大多会疑惑，这是什么？它们很像是展示城市规划的沙盘，却又有着超越沙盘模型的细节，若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平房间偶尔会有人，还有沿路的电线杆和交通标识，都有着一丝不苟的阴影。这是我们可能亲眼见到过的场景，在我们乘坐的飞机起飞或降落时，如果靠着窗口，就会见到城市建筑一瞬间化作沙盘里精致的模型，只是通常在大城市之间飞行，我们极少能见到人类建筑处于如此广阔的荒漠自然之中。

澳大利亚摄影师利娅·肯尼迪 (Leah Kennedy) 此前也从未想过要拍摄这些纳米比亚荒漠中的小镇，但机缘巧合她加入了一些摄影师的空中巡游非洲之旅，他们计划乘坐小型飞机和直升机，从空中拍摄纳米比亚的美景。最初，利娅·肯尼迪的兴趣主要在于通过航拍呈现近乎抽象画的自然景观，但当她从500米至1000米的空中飞越纳米比亚西南海岸，看到斯瓦科普蒙德 (Swakopmund) 和卡曼斯科 (Kolmanskop) 这样的地方时，一个新的想法产生了，她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人造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这个系列可以说是意外收获，”肯尼迪提到，“人类的手笔分散在广袤的大地上，纳米比亚干旱荒凉的地貌如同空白的画布，将图像转化成了观念”。



“源起”，纳米比亚斯瓦科普蒙德的进城移民定居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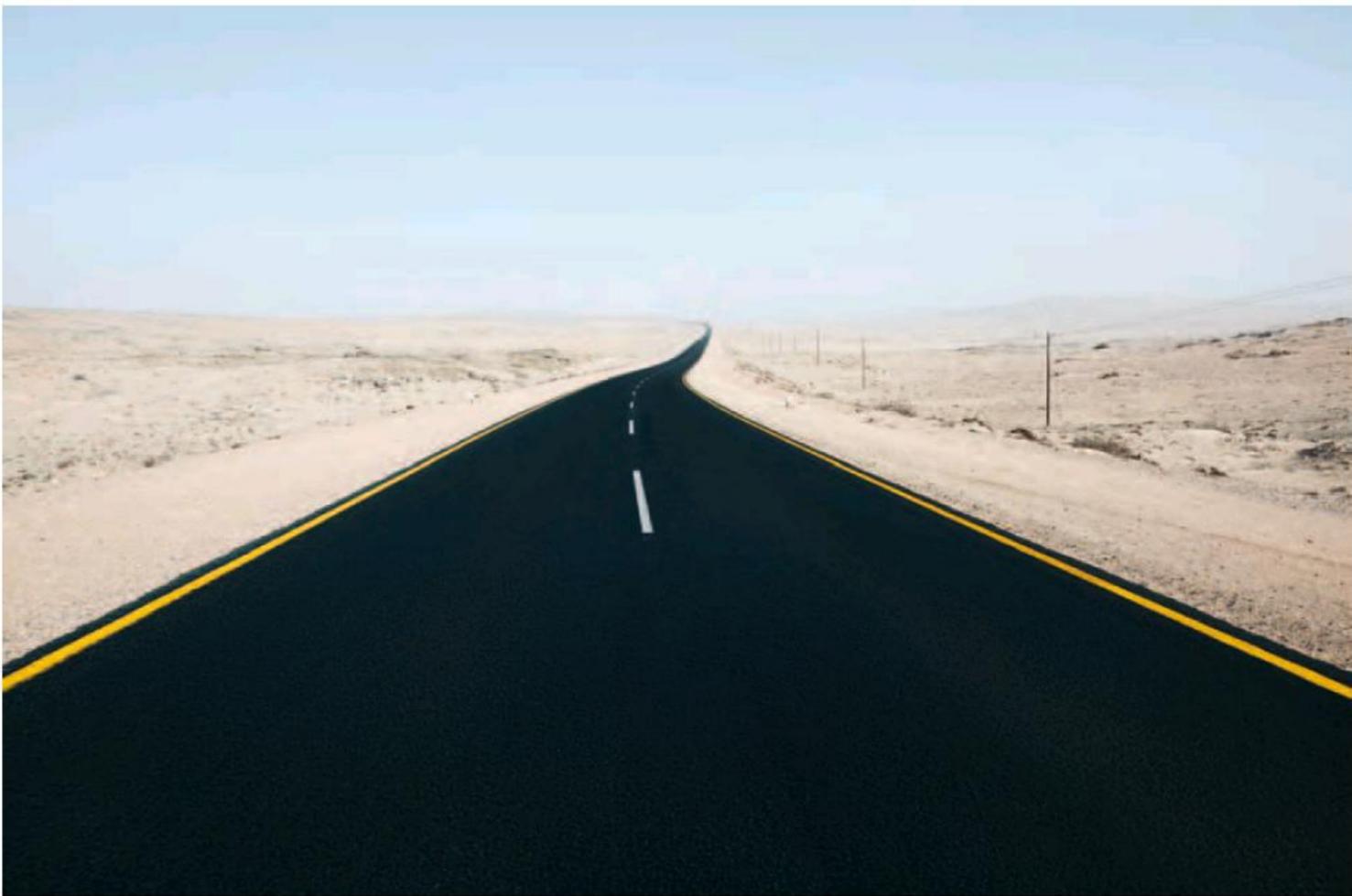
“进程”，纳米比亚斯瓦科普蒙德的新建房地产



“郊区”，纳米比亚兰斯塔兰的海边度假村



“怪异”，望向鲸鱼湾和斯瓦科普蒙德之间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平台



“无人之地”，吕德里茨 (Luderitz) 和卡曼斯科之间的道路最近刚刚被封闭



“道路”，纳米比亚斯瓦科普蒙德路上的工人与行人



“游玩”，鲸鱼湾与斯瓦科普蒙德之间大道上的探险旅游项目

自从1858年艺名纳达尔(Nadar)的法国摄影师驾驶热气球飞越巴黎上空并拍下最早的航拍照片——这些湿版照片早已不存于世——这种抽离尘世的俯瞰视角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一个多世纪来,人们尝试了各种形式的航拍,从热气球到风筝。如今,我们都可以坐在电脑前将在线地图切换到卫星图视角,或者自己尝试无人机航拍,但是对创作者来说,亲身登上轻型飞机或者无门的直升机,依然能带来突破。“我有一个无人机,但主要用来勘察和拍摄视频,而照片总是要自己去空中拍摄。我认为飞行的体验是必要的,对我来说飞行和摄影的直接关联十分重要。”当然,高空的风在没有门的直升机舱内呼呼作响,身体还是会紧张,但“当把相机举到眼前,开始透过取景框构图,就会忘记恐惧”。

2013年,利娅·肯尼迪第一次接触到航拍,她跟随一些澳大利亚摄影师从西部的库努纳拉(Kununurra)坐上直升飞机,飞越了奥尔德河(Ord River),至今她还能回忆起那次经历的兴奋感觉,“不仅是因为直升机飞行,更因为我发现了一个从未设想过的新视角。”这些年来,肯尼迪从空中拍摄了澳大利亚的盐碱地貌,红褐色土地上黄色、绿色或者浅蓝色的池塘在照片中看起来就像是抽象绘画,熟悉的比例感在其中消失了,观看者几乎难以辨认所看到的是宏大自然,还是显微镜下的细胞。新作《进步》虽然不再呈现抽象图案,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画面中宏观与微观的错位。“这些图像至少暂时脱离了它们原生的现实,有时就像是微缩的图景。这种模棱两可和远离现实的感觉十分吸引我。”肯尼迪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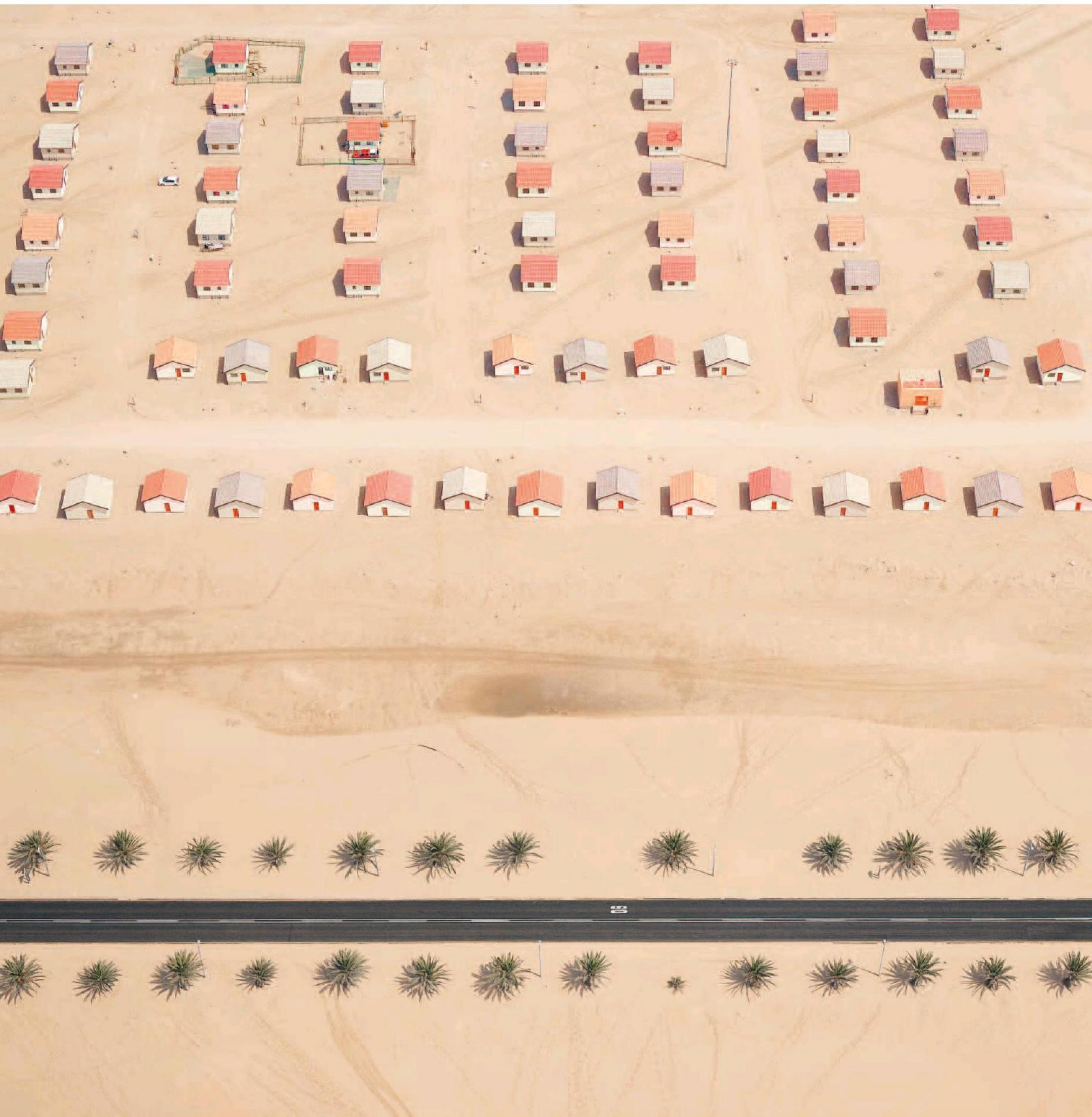
如果利娅·肯尼迪从地面深入纳米比亚,她会发现这个位于非洲西南海岸的国家自1990年取得独立以来就相对比较平稳,虽然也有着长久被殖民和斗争的历史,目前种族间的和谐让这个国家大多数白人依然留在纳米比亚,不过作为撒哈拉以南最干燥的国家,纳米比亚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肯尼迪从空中看到并拍摄的港口斯瓦科普蒙德的人口约四万出头,在纳米比亚排行第四,这个一面临海三面被沙漠包围的城市于19世纪末由德国殖民者建立,当时,距此30公里的鲸鱼湾(Walvis Bay)已经被英国人占领,而德国也需要一个港口。一百年多前斯瓦科普蒙德初建港口时,常常被靠岸的水手和派驻其中的贸易公司员工嫌弃。根据一份在线的地方志记录,1893年被贸易公司派驻此处的员工在给家人的信中描述,他们只能在沙地中挖洞搭建掩体居住,“窗户——不存在的,但是风从四处的裂缝中吹进来……没有地板,睡觉的地方只有细沙,以及上百万的沙蚤……”显然,利娅·肯尼迪试图通过航拍呈现的人类城市化的过程,在最初是艰难而缓慢的,到1905年,尽管斯瓦科普蒙德已经新建了40多幢房屋,其“城市”规模比德国殖民地的其他区域像样许多,一位当年乘坐蒸汽船路过此地的工程师还是感叹,“对这片陆地的第一瞥很让人绝望,满眼除了黄色的沙丘就什么也没有了,此刻很可能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在叹息自己到底造了什么孽,看看同伴们的表情就够让人沮丧了。太阳毒辣得如地狱一样……”

如今,由于城市附近发现了铀矿,开采的需求让斯瓦科普蒙德的基础设施得以扩建,它成了纳米比亚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是在一些来自真正发达地区的游客看来,冬天夜晚的斯瓦科普蒙德依然荒凉得如同鬼城。利娅·肯尼迪的航拍经历或许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但是顺着海岸线继续向南飞行,她见到了一座真正的“鬼城”:卡曼斯科则是钻石矿产资源衰竭之后遗留物,干燥的气候令20世纪

初的德式建筑得以保存。1908年,有人在卡曼斯科发现了钻石,随后蜂拥而至的开矿者建造了一个完整的德国城镇,包括医院、舞厅和剧场,这里还曾拥有非洲第一条有轨电车。然而在二战之后,随着新的更易开采的钻石矿藏的发现,卡曼斯科经历了衰落,与所有耗尽的资源型城市一样,沦为空城。如今游客可以趟着齐膝深的沙子访问这片废弃城市,但不会有人为之长久地停留。自然正在重新夺回这一领土,将它慢慢掩埋在黄沙之中。

如果说斯瓦科普蒙德和卡曼斯科是严峻自然环境中人类城市发展的两种可能性,那么利娅·肯尼迪的航拍照片似乎是凝固了人与自然互动的中间状态——“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创造了极其有趣的对比,从我们对土地占用的早期阶段,一直到人类离开后,自然重新接管并抹除人类痕迹”,肯尼迪如此解释拍摄这个项目的动机,她将这个系列称为“进步”(Progress),但也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进步?照片中沙漠上那些低矮的棚屋,让我们想到一个世纪前斯瓦科普蒙德那些早期居民的艰苦住所,这种临时房屋仿佛城市入侵自然时不断推进的“前线”,它们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繁荣的斯瓦科普蒙德还是荒废的卡曼斯科?在某种程度上,肯尼迪的这个系列与纳米比亚的社会和现实没有太大关联,而是一个关于城市发展的寓言。

什么是进步?对于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摄影师本人并没有答案,“或许没有答案才是意义所在?对我来说,‘进步’是一个包含巨大矛盾的概念,它有积极的方面也有负面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的矛盾。拍摄这个项目就是希望能够唤起人们对于‘进步’概念的思考,以便去平衡社会进展带来的正负两方面后果。”利娅·肯尼迪这样说道。诚然,城市化、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张力不算是特别新鲜激进的议题,但利娅·肯尼迪这些无边无际的影像让我们着迷而又紧张,因为一方面,航拍带来的上帝视角让我们想象这片平坦的土地如规划蓝图一样在眼前展开,我们可以任意地添加自己的创造;另一方面,人类建筑在其中又显得如此渺小,显得孤立无援,似乎一阵浪一阵风沙,就会将它们不留痕迹地摧毁,这是我们不熟悉的脆弱感,也让人忍不住担忧,之后会发生什么? 📍



“当下”，纳米比亚鲸鱼湾的新建房地产

一位00后同人圈太太 入圈7年后的独白

口述 苏原 整理 夏阿怪 图 Eve-3L



苏原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同人文学创作者，瓶邪太太。入圈7年。

2020年上半年，同人文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一位同人文写手在AO3网站（国外非商业、非营利的同人作品托管网站）发表了一篇以肖战、王一博为主角的同人文《下坠》，引起部分肖战粉丝的不满。一些粉丝通过举报、投诉让包括《下坠》在内的相关同人文下架，AO3网站入口关闭。这场风波过后，对同人文及写手们的误解甚至是不解依然存在。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的同人文爱好者及创作者（圈内称之为同人文太太），来和我们分享关于同人的世界。

（以下为苏原自述）

入圈

初一那年，我在爷爷家看完了第一本《盗墓笔记》，看完后，朋友发给我四个文档，“你可以接着看这个。”我打开文档，以为是另一部小说，看着看着，我突然发现两个主角的名字和《盗墓笔记》里一样，但时空背景完全不同，当时觉得非常奇妙。

从那之后，我就这样入了瓶邪圈。

假若我来介绍同人文的话，会这样形容：如果很喜欢某部作品或某些人物，我会将他们从原著中的角色拉出来进行二次创作，创作核心一般是围绕人物关系展开。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写同人就是想看你们在一万万个世界里面谈恋爱的样子！》，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因为同人并不仅仅和爱情相关，但这也代表了我的一些想法——希望我能用自己的笔让我喜欢的人和作品生长出他们的无限可能。

我的CP有他们的特殊性，吴邪是生命有限的普通人，而张起灵有“麒麟血”，拥有更漫长的生命。他们的结局一定是其中一方死亡，然后另一个人孤独地走下去。现在我们只是在把时间拖得更长一点。

我写文章有点像整理旧仓库，仓库里的东西都是原著摆好了，我再将箱子搬开，找到一些零碎的小东西，可能是一只发夹，一个包，一个相册。我写不出特别庞大的剧情，都是从很小的细节出发，写一个起承转合式的短篇。我不愿意打破原作基调，更想讨论在这样一个基调下，两个人会如何选择。

目前，创作同人文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是一名中文系的学生，在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时，我会想象那两个人在里面会如何生活；读到一些诗歌，我也会想到我的CP。比如我有一篇文章，背景设定在南宋初年，为了切合古代的背景，我在人物的对话中设计了一些用典，包括《诗经·小雅》《楚辞·九歌》《越人歌》等，我还查阅了《东京

梦华录》中关于宋代新婚夜的习俗记载。

8月17日是小说中张起灵和吴邪重逢的日子，我们会把这一天称为“过年”。每年这个时候，圈子里有名的写手会组织起来写贺文，0点后大家开始陆续更新，持续一天。内容没有限制，有文字，也有插画。就像大家聚在一起放烟花，你也不会管天上的烟花是红色还是蓝色，纯粹觉得放烟花很开心。

去年“过年”那天，我无意间翻到2017年8月17日发文庆祝的写手ID名单，然后“惊恐”地发现，那么多个ID里，我认识的只有两位。

这两位写手姐姐已经工作了，她们维持了七八年的创作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预感，我也不可能一直呆在这个圈子，我的爱好可能随成长而翻篇。

从初一到大二，这对CP随时可以让我对生活重新充满勇气，也在我对大学专业选择产生怀疑时，让我知道，我可以饱含感情、毫无功利心地写作。写同人文时，我不用考虑升学，不用考虑发表，只享受创作当下，还能收获一些真情实感的评论，通过写文章交到朋友，我很满足。

所以一想到五六年后，我也要离开这个圈子，觉得还挺残忍的。

共识和争议

同人圈里没有成文规则，存在共识，也存在争议。

比如有人认为，同人文写手不能写“性转”，即不能将一个男性角色转变成女性角色，但有些人就觉得无所谓。不过大家会有共同抵制的东西——OOC，即out of character，指写手在创作时完全不顾原作里人物的性格和经历，只是借用了主角人物名字，写了一篇不相干的小说，也就是所谓的“披皮文学”“换头文学”。

不过圈里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的，都在慢慢长大。

同人文里还有一类是“拉郎”，也就是常说的“上下五千年皆成CP”，即将两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硬凑成一对。比如最有名的CP是伏地魔和林黛玉，非常有意思。

我个人比较反感的是同人文圈的饭圈化。我们圈子里有一个性格张扬的写手，她产出的作品基本是架空背景，因为用第一人称，读起来有时候完全看不到原作人物，有网友表示自己的不满，她就将负面评论挂到个人主页，她的粉丝就一窝蜂去骂那个网友。这位写手的粉丝很多，她带出来的风气让我特别难受，就像在看微博饭圈一样。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因为喜欢这个人物、喜欢原著才会聚在一起，最后不应该变成对于一个写手的拥趸。我们创作时，也会时刻记得，一切人物属于原作者，不属于我自己，原著永远在个人之上。

同人文其实是一个“圈地自萌”的东西，就是画一个圈圈，我自己在里面开

心地玩。有些文章可能会“狗血”，但作者会在开头做预警，如果接受不了，就不要看。关于肖战的那篇《下坠》开头也做过预警。但最后事件的发展，也让我始料未及。

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对我的一个爱好，若是引起别人的不适，他们可以集合起来，用一股排山倒海之力就将其干掉。

过去我会吃饭时看 LOFTER，然后直接点击其中的 AO3 的链接跳转，当时还想，还有这种东西，真的太好了。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这样的空缺，最后还落得侥幸——至少 LOFTER 还在。

因为这件事，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待肖战。他的任何“动静”都会让我不舒服。我有一个好朋友是肖战粉丝，事情刚发生时，我和她进行过一次长谈，很难过地达成一个共识——我不可能再对他抱有好感，我也不会再购买他代言的产品，但我不会在任何公共场合、社交平台发表反对他的言论。

也正是因为肖战事件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是一个小众群体的一部分。我从 13 岁开始看同人文，从小沉浸在这样一个圈子里，和它一起长大。突然，我们被外界化成一个“圈子”，媒体开始报道我们，我们成为被审视、被研究的群体，而外界竟然能对于我们的行为总结出规律，成为研究报告。更可怖的是，我看后发现，竟然还说得挺对。

这些报道里让我感受到“被凝视”最深的一个词，其实是“他们”。我和我的朋友，被认定为“他们”，我们的文章出现时会被加上书名号。还有一些学者像写摘要一样对一篇同人文进行概括，让我感觉，“我们”这个世界，和“你们”这个世界，是隔断的。

最后，我也没有很失落，反倒有“世界的大门被打开”的感觉，明白了“我喜欢同人文，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真相。

三个“不是”

同人文里面还有很多更深刻的议题可以讨论。

对我来说，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得承认，同人文对我起了一个性教育的作用。性教育在我的家庭和学校里是缺位的。父母回避这个问题，学校只会告诉女生要如何保护自己。那些直接和身体有关的细节，甚至避孕套的使用，我都是从同人文里看来的。

第一次看到时，既有懵懂又有五雷轰顶的感觉。但看到后面会发现文章写得都差不多，只是一些要素的组合。因为我是中文系，所以会联想到盛唐时流行的题材边塞诗，很多写边塞诗的诗人并没有去过边塞，但只要意象、要素用得好，也能写出好诗。

高三时，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聊耽美文学是女权主义的产物。耽美文跳出了言情小说中男权社会的设定，而是女性创作、女性享受和女性欲望的投射，其中也不会有受保护和保护者的角色分工，两个人是完全对等的。我听到后假装镇静，这些是我过去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同人文也遭遇了很多误解，刚开始写同人文时，我爸妈很担心我变成同性恋。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我写这个并不代表我是同性恋，再说就算我是同性恋，又怎么了？

我妈妈是一名语文老师，也是我很重要的读者。从小到大，我会将我的创作发给她看，她会给我很大的鼓励。在看完我的第一篇同人文后，她说，“你为什么不去写原创？”

我很激动，差点和她吵了起来。因为她潜意识里有一种原创比同人文高贵的

感觉。我努力向她解释，“这不是我为什么不去写原创的问题。我这个故事是因为他们两个才会诞生，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就不会这篇故事的灵感。我是为了他们两个才写的。”

在我看来，同人创作者的存在，也会影响原著作者。南派三叔也是在和读者的互动中进行创作，早年他就曾给腐女写过一封公开信，探讨同人与原作的边界问题。后来在影视剧中，男性主角也曾被安排有暧昧关系的女性角色，但这个女人不幸去世了。我觉得即使是为作品的商业价值考量，主角可能也不会有类似“女朋友”的角色。《盗墓笔记》是南派三叔的作品，是他的，但同时也是我们的。

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对目前针对同人文的误解做一个解释，我只想提三个“不是”：同人文不是小黄文、不只是耽美、写作者不都是同性恋。

流浪

今年 7 月中旬，《盗墓笔记》影视化的最新成果《重启之极海听雷》轰轰烈烈地上映了。我的微信好友——也是我因为写同人文认识的朋友——在朋友圈激情大喊：“第八年了，磊（南派三叔原名徐磊），原来人真的可以喜欢一件事八年。”

但与此同时，以 LOFTER 为根据点的同人写手正在经历又一段艰难的时光。6 月，LOFTER 突然在安卓、苹果的应用市场被下架，7 月，LOFTER 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自查，大量已发表的作品被强行设置为“仅自己可见”，官方宣称审查三个月；众多 CP 的 tag（tag 是为了帮助用户搜索自己喜爱的作品和 CP 的）被大面积屏蔽，在“瓶邪”登上微博热搜的同时，LOFTER 里的“瓶邪”tag 却在一夜之间减少了一万多。许多同人作者慢吞吞地把过去发布的作品一点点搬到另一个平台，然后为自己写“墓志铭”：致我仅认识头像和 ID 的朋友们，你们能在某处找到我。

多年以来，从百度贴吧，到不老歌，到 LOFTER，同人总是在流浪。我们就像蜗牛一样背起自己的家，但又总是因为相同的爱好，再次一点一点凝聚在另一个地方。

但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酒后拨号， 谁能为你的冲动买单？



庄小哥专栏

小庄，果壳联合创始人，“科学艺术中心”主编，著有《爱与性的实验报告》等科普著作。

大概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学者就开始研究由于酒精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交影响了，它们被统称为“酒精短视”，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就是喝多了给前任或暗恋对象打电话，甚至发出性邀约。

有没有那样的一些晚上，夜色温柔，空气微醺，美好得让人想失足。人影交错中，你独自走上灯火阑珊的街头，突然忍不住，拿出了口袋中的手机……

特别想给某个人打过去。

好吧，还有个细节需要补充下：刚刚在朋友召集的派对上，你喝了大约七八杯的威士忌兑汽水，以及两小瓶黑啤，警察大哥要赶过来给你做个吹气检测的话，酒精含量铁定突破 100mg/100ml。

所以此刻你的行为，可以被叫做“酒后拨号”，drunk dialing。这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相反，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经历——不是拨出电话的那个，就是接到电话的那个。当中可能有一些美好青涩的回忆，不过我想，尴尬后悔的估计也不在少数，倘若事态严重到不忍回想，就只好以“我断片儿了”来搪塞。

如果还需要给自己更学术一点的解释，那不妨请出“酒精诱导的抑制性控制障碍”。在实验室中，科学家已经清晰地为了这种障碍找到了原因：2011 年《生物精神病学》（Biological Psychiatr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密苏里大学心理科学系的一项研究通过比较喝酒的人和未喝酒的人的脑电位，发现喝酒的人在犯错后作出调整的努力更小；而 2015 年在同一期刊上，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精神病学与神经影像中心的研究者称，他们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在一群年轻被试身上观察到，饮酒会使得当事人前额叶区域的大脑活动减少——这个脑区的作用正是我们用来确定行为后果，以及针对后果作出调整——可见酒精让人失去了一部分评估选择的能力。

大概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学者就开始研究由于酒精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交影响了，它们被统称为“酒精短视”，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就是喝多了给前任或暗恋对

象打电话，甚至发出性邀约。通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做出的每一种举动，都是两种力量经过角力之后的结果：一种是激发行为的刺激，一种是约束行为的抑制。比如，无意中听到一个关于前恋人的故事，或者看到了和 ta 有关的某个东西，都有可能被激发起想要联系的冲动；但与此同时，对于这么做的负面考量（比如觉得丢脸或会对关系造成潜在损害），则会按下那只冲动的魔鬼。酒精短视理论认为，当人们喝醉时，将会更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激发线索上，从而导致抑制力的失效。

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发展得越来越跟个人体器官似的手机，不啻为一种令人失控的催化剂。想想看，喝多了哪怕无聊得随便翻翻通讯录，也会不慎让手指滑向拨出的深渊。

专门针对“酒后拨号”的调查，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6 年，是一个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团队做的，他们想要搞清楚人们酒后拨打电话的频次有多高，动机是什么，以及动机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参与调查的共有 150 名男性和 234 名女性，年龄在 18-44 岁之间，以大学生为主。统计结果得出，其中 286 名被调查者有过醉酒后拨打电话的举动，并且达到了平均每月 5.66 次，其中 366 名被喝醉的人打过电话，频率是平均每月 6.37 次。看到这里我大吃一惊，深深感慨自己的经历倘若放进去的话，肯定拖了大家的后腿。

当然，这些电话并不都是给前恋人打的，有的人可能会给暧昧对象或仅仅是普通朋友打。动机方面，除了诉衷肠、忏悔和挽回之外，无聊以及寻开心也是一部分被勾中的选项。而且，毫不意外，男性比女性更有意愿为一次 sex 而去打这个电话。

有趣的问题显然是，女性也会酒后拨号乱个性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方式要稍稍含蓄一点。2016 年，来自佩斯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博士莱奥拉·特鲁布（Leora Trub）和泰热尔·斯达克（Tyrel Starks），特地在女性群体中开展了相关研究。要说明一下，这两位学者原来关注的是青少年和成年女性的危险性行为，鉴于喝酒属于危险性行为的主要诱因之一，所以她们便围绕暴饮、情绪调节、酒后短信、性关系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做了一番调查。数据分析表明，酗酒会导致那些情绪策略有缺陷的女性发出更多短信，并且显著地和性有关，由此带来更多健康风险；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性伴侣的女性在酒后发短信的次数，也明显多于有一个或没有伴侣的女性。另外，作者在发表于《赛博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交网络》（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上的文章中指出，由于短信这种媒介的特殊性，有时候明明可能只是无关的调情，也会被收信人过度解读。无论如何，买完醉想细诉衷肠也罢，想放纵自己也罢，将近一半的人清醒之后会对此感到后悔。🚫



全新路虎发现运动版媒体试驾会

近日，捷豹路虎与番禺鸿粤捷豹路虎联合举办了媒体试驾活动。全新路虎发现运动版凭借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以及ATPC全地形进程控制系统，带着试驾记者纵情驰骋于高速公路之上，肆意撒欢于坑洼沟壑之间，展现了其先进科技与强大的全地形能力。



荣耀 MagicBook Pro 锐龙版 3999 元起

近日，荣耀 MagicBook 系列新品发布会上，推出全新 MagicBook 14/15 系列锐龙版及荣耀 MagicBook Pro 锐龙版，新一代 7nm 制程的 AMD 锐龙 4000 系列移动处理器，带来 A+ 级生产力。笔记本售价 3999 元起，高性价比抢占 2020 轻薄本行业下半场。



威斯汀携手黄轩推出全新宣传片

万豪国际集团旗下威斯汀酒店及度假村再度携手健康生活大使黄轩，以全新品牌宣传片引领宾客在威斯汀标志性的天梦之床渐入酣然好梦。此次合作通过酣然好梦、活力运动以及营养美味三大品牌核心健康生活要素，进一步强化威斯汀品牌健康活力的品牌理念。



饷店线下店主扶持计划登陆广深

近日，爱库存推出去中心化的品牌特卖平台饷店，在广深等地推出线下店主扶持计划，助力线下店铺主创业创收，实现“天天有饷，店店有饷”。目前超过 17 万广东人成为饷店店主，6 月广东省店主总销售额接近 2 亿元，排名第一的店主月度销售额超 500 万元。



首届广州 K11 艺术节“天生会玩”开幕

近日，广州 K11 以“艺术社交”为核心的艺术节“天生会玩 Cheer Art”正式开幕。艺术节将持续到 10 月 31 日，顾客在 K11 能欣赏到西班牙艺术家奥田·圣·米格尔、奥地利艺术家欧文·沃姆的作品，并参与艺术、音乐、戏剧等多种形式活动，回归线下的真实社交。



广汽新能源埃安 V 携《味道》上市

近日，广汽新能源携导演王维明联手打造的温情大片《味道》，在广深沪三地埃安 V 云上市发布会现场进行了全球首映。“下一代智能 SUV”广汽新能源埃安 V 同时宣布正式上市，埃安 V 5 款配置车型，补贴后售价为 15.96 万元起。



大湾区美业新零售联盟成立

近日，大湾区美业新零售联盟成立暨美艺互联生态系统上线发布会召开。该联盟旨在疫情环境下，推动行业抱团取暖，用互联网数字化的方式构建美业新生态，赋能美业中小微企业和传统线下门店，协助美业中小微企业实现快速复工复产、推动行业复苏和发展。



五羊牌雪糕开挂潮牌征程

近日，五羊牌雪糕携 2020 年全新产品亮相广州太古仓“粤新粤潮粤有味”主题发布会。五羊牌雪糕携手知名栋笃笑演员郭嘉峰首发品牌潮流单曲，更和广州美术学院联名发布粤潮周边，新潮玩法充分诠释五羊牌雪糕在传统中焕发新意的品牌态度。



亚航启动小程序预约机票服务

近日，亚洲航空正式启动小程序线上预约机票服务。旅客只需在微信平台搜索“AirAsia 亚洲航空”小程序，就能进入预约页面。预约成功的旅客，会优先获得亚航专属预约优享服务。接下来，小程序将推出专属的预定福利，包括机票折扣优惠券等促销活动。



“探索梦号”首获风险管控认证

近日，云顶邮轮集团宣布旗下星梦邮轮“探索梦号”荣获全球最大规模船级社 DNV GL 颁授海事业感染风险管理及防控认证 CIP-M，成为全球首艘获此认证的邮轮。星梦邮轮亦宣布将“探索梦号”派遣至中国台湾，展开跳岛游新航线，成为全球首间复航的邮轮公司。



广东中旅推出毕业游优惠活动

高考结束后一两周以及公布成绩后往往会出现“毕业游”小高峰。针对今年疫情环境，广东中旅推出为毕业生量身定制、极富“个性”的学生优惠活动和小组团个性化的省内周边游产品，包括海滩玩乐、粤北漂流、亲水乐园、山水度假等多种玩法，价格亲民实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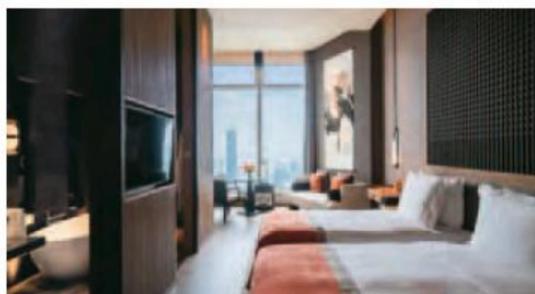
全新捷豹与路虎亮相国际车展

近日，捷豹路虎中国与奇瑞捷豹路虎携多款明星车型亮相 2020 年第二十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新英伦至美跑车全新捷豹 F-TYPE 焕新而来，以现代方式重新演绎捷豹双门跑车经典。全新路虎卫士 110 也于车展迎来华南首秀，并开启预售。



来广州滨海世外桃源畅享马来西亚美食

自 7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广州南沙花园酒店在南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支持下，携手马来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等联合举办夏日滨海马来西亚美食节，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美食爱好者呈献色彩艳丽、充满味蕾惊喜的东南亚风味美食。



在广州卓美亚乐享夏日时光

在卓美亚酒店 50 层之上俯瞰珠江新城的迷人景致，让手工甜品、夏日限定套餐以及热气腾腾的小火锅点亮夏日的美味旅程。即日起 2588 元可享豪华客房两晚连住，更有买 1000 元享 1500 元餐饮储值卡，乐享夏日悠然时光。



Kipling “袋”你领略城市生活新态度

本季 Kipling 着眼于城市急促多变而又充满活力的都市生活，突出实用性与功能性，全新演绎 Kipling 经典 CLASSICS 系列，感受轻装出行的便捷与巧妙。Kipling 标志性包袋产品 ART 单肩包融入本季 CLASSIC 系列，全新缎蓝色迷彩图样，完美适配通勤所需。



一汽·大众探岳 X 正式上市 炽爱先锋之夜

近日，探岳 X 全国上市活动——“炽爱先锋之夜”以多地连线全场景直播形式举办。探岳 X 首席品牌官江疏影、演员尹昉、阚清子以及体坛名将孙一文、谔龙众星云集，通过分享各自追逐热爱故事，让探岳 X “不负吾爱”的品牌理念引起直播端网友的高度共鸣。



作为一汽·大众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的华南区，广州珠江的“探岳 X”号游轮与总部联动，同步举办了线下上市活动。探岳 X 全系共 4 款车型，搭载 EA888 2.0TSI 涡轮增压发动机，分为高、低功率版本，市场指导价区间为 23.58 万元 - 29.58 万元。作为大众汽车在中国生产的首款 100% R-Line 车型，探岳 X 将 Coupe 运动风格设计与高性能产品特性相融合，集高颜值与高实用性于一身，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对颜值和驾控的追求与需要。